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一・史部・詔令奏議類

右編補十卷（卷三至卷十）〔明〕姚文蔚輯……………一

古奏議不分卷〔明〕黃汝亨輯……………二七九

歷代名臣奏疏六卷〔明〕王錫爵輯……………五〇九

歷朝茶馬奏議不分卷〔清〕廖攀龍等撰……………六三九

右編補卷之三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旰堯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侍郎官劉光祖上聖範

劄子曰

右編補 卷之三

聖範三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

爲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畧運天下有餘智既

受周禪卽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蓋

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沉厚精審

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

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

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

通治道每因欵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

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

趙普於是大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

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君

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沉

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驥曰

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

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微慮遠必資通變

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卽今同僚共事

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

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

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爲外

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

當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

副使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

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寬簡不爲黨比遇

事敢言普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

嘗欲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

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

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

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

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塞國

右編補

卷之三

一

事乃措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太宗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為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為王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遇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稱賢相當時無譏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極此足以為法也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三

聖範九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闕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掌邦計貨泉

所聚職任尤繁所異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為共濟公家之務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諮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他部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云

不為訕上明辯是非不為侵官所以盡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為已任太宗以納諫為盛德方錫為盧多遜所不悅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今筦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給旨稍煩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
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
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
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
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
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
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
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
其後入爲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
無先於選將帥旣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彬
以下欲取幽州自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惑悞聖
聰陳畫謀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
剗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
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今宰臣普三人中書再出
藩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
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體
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
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爲子孫之遠圖則
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錫前後

右編補 卷三

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
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嘿失建官本
意於是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
脩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
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蓋擢左司諫賜金紫并
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
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
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
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
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錄然則舍已從人

右編補

卷之三

六

固堯舜之所以爲大也
聖範十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
有一強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
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
宗社之本也祖宗時窒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
歷言之太祖皇帝旣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
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
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
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

三

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乘間數言之請授以他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亂之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強臣擅兵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爲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內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

右編補

卷之三

八

命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爲宜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臺司隸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

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逆塞其源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爲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

加訓勵今察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儉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馭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經國

右編補

卷之三

九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裡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寔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寔微寔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

右編補 卷三

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迺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

右編補

卷之三

十

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界

五

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論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資人臣以禮義庶耻陸贄勸德宗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益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一

三

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益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

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扁鵲俞跗茂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二

三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沉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闢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蓊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稱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

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三

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雖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

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右編補

卷之三

十四

十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

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

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

布編補

卷之三

十五

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悵遠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

陛下盛德過於言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疾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摠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宗澤上奏高宗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

方編補

卷之三

十六

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言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業之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眷蒙塵沙漠翹翹俟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

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根
本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
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
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
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
是一欲爲虜賊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以津
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
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七

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
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在妄干冒其俟鼎鑊

趙元鎮上奏高宗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嘗謂天下
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
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
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凌遲衰弱之漸
人皆謂夷狄之爲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
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
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

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
所欲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搢紳者間猶昧
此或租於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
爲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
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
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
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
乃復爲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
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
乃復舉此迂濶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

右編補

卷之三

十八

引咎哀痛之詔半爲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
成效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爲之抑亦爲之而後至
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爲
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
厭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鏞程
昇爲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
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
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詔
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
人心况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為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為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與議攸歸士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

右編補

卷之三

一九

一

胡寅進萬言書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曰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眾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眾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益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

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

右編補

卷之三

二十

一

吳伸上書

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杏塞之氣充物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宋高宗紹興五年布衣吳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薦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結交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關茸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于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畝畝憂及國右編補 卷之三 三

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何爲置而不問爲復來天下之言爲文具官直言之人爲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况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寤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苟無達官爲之薦引必沉百

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隗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躡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鉗天下之口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獵爲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况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王十朋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

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傳功
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
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
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闕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
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
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
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
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
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
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
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
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
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
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
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
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
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澁鬱
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
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

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
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
取之計况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
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
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
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
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
於嗣登太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
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

右編補

卷之三

二

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况講和之後舉天下
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
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
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陳亮上五論

孝宗時陳亮上五論其三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
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
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
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
爲人主之職本在于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

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省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五

十

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鑿奸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六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

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摠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亮又上書

亮又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七

十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跣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中難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益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與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

楊萬里上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六

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益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

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
蹶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
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之堅而其謀也老夫
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
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
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
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一也而
子犯三過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

右編補

卷之三

二十九

公

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
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
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
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
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
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
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
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
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
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

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
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
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
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
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
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
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
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
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
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

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
爲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
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
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
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
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
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輶已駕紛紛擾擾以
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此今日
之和者苻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
不形喧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

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一

尚

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益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固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奔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

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二

尚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

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
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若一君也
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
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
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
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世主言者大抵言人
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
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下方來之祚則
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喻也臣益喜而憂之
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爲靖康之役彼謂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三

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
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
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
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
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
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讐
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
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
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
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慮乎抑將外姑與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四

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
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
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
安方逆亮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
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
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
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
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
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
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

之好而陰益爲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
而爲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
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
不敢知也益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
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
墮何謂謀畫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額相顧
以敵讐未滅爲大憂以天下未一爲大耻以宗廟社
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爲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
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鼻息
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

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脩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五

三

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

則餒而始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策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耳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五

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

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上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此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一

一

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

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二

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轍洛南而李景威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

重秦也能病漢也蓋死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為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狽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崕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入孰不操戈以制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九

一

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微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益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益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

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悉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十

一

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法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善之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地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

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
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
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備
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
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
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
而極言至此

其三曰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
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
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十二

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
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
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
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爲其全不
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
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
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
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
也况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
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

右編補 卷三

而爲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
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祗也蓋觀之
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
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
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
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蓋觀之劉宋乎蓋嘗
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
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
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
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十三

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
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
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
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
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
河北嘗爲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
長安嘗爲吾有矣迨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
有矣隆興之舉也待離又嘗爲吾有矣有則有矣而
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
以爲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

二一

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爲懦而蜀其以維爲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國乎天之於我國家益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

王質上奏孝宗

宗孝宗時王質奏曰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至不能不喜害至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於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操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隣悍敵亦且逡巡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退縮而不敢措意於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鳴之以害夫誘之以利而鳴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開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於內而表暴於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各於予璧而喜於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諸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於兵

而不知益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而宋不服令其師曰入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惴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以至於顛沛而不可自立故臣嘗以爲善謀國者尋其間而善爲國者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於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十五

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弊而遷或以隣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其處利害之際至

右編補 卷三

於符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益本於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於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范成大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知處州范成大上疏曰臣聞自古建功業者必有一定之規摹規摹既定則以其力之所能及者日夜淬厲以赴之而不可分其力於規摹之外所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十六

謂力者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世事無窮而三力有限豈可分之於不急之地哉臣雖疵賤去國未久固嘗仰窺陛下神謨聖策將大有爲竊計復古之心規摹已定然而風俗宴安期會倥傯稽古禮文之事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日力窮於不急之務國力耗於不急之須人力疲於不急之役皆非所以副陛下規摹之所欲爲者非曠然大有以損益之恐不免於志勤道遠之歎願陛下與共政之臣自治三力專用之所欲爲之地凡規摹之外一切稍緩俟大

一一三

欲既濟復之未晚昔越勾踐未得志也蚤朝宴罷非謀吳之策則不講自古能用三力無出其右者故功業卓然此雖陳迹可以驗今臣故併以為陛下獻

魏了翁上疏理宗

理宗時知瀘州魏了翁上疏曰臣聞之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

右編補

卷之三

四七

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丁寧懇惻可以感動人心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謂俗儒

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冬冥晦而歛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未喻六條行之以明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繚繞回互為自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捨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之

洪舜俞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曰晉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立太學

右編補

卷之三

四八

大興元年帝親雩初置諫鼓謗木新作聽訟觀二年置博士員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庶獄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者事之所當急後者事之所當緩緩急先後不舛其序治道何患於不舉元帝承皇綱解紐之餘宜思興起國勢如拯溺救焚之急顧乃以安平之大體治危亡之壞證以守文之常度制應變之危機故近世論者謂此何等時而舉不急之務訟觀作矣胡不築將壇以拜淮陰太學興矣胡不立武舉以招汾陽親雩之禮行矣胡不屈尊而勞細柳博士之員置矣胡不造

以圖修攘之治是非數端為可略也典午綴旃胡羯扛鼎中原豪傑競起而逐鹿時之所急不在是也使當時內以經制國用為實政而不以練衣為僅足之規外以嚴飭兵備為實功而不以玉冊為苟安之地晉其興乎厥今金甌雖無玷缺之虞玉關未有閉拒之策戰難於必勝守難於必固和難於必信而民力國計已俱至於窮不及汲於豐財強兵先其所當急而論義理者多清談言政事者多細務拆裳補帶以為巧折柳樊圃以為固厝火積薪以為安脫有意外之警臣恐非雍容拱揖之所能辦也

右編補

卷之三

聖九

郝經進議世祖

元世祖自將攻宋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郝經進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

右編補 卷三

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為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代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蠅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

右編補

卷之三

五

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率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于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率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周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石介上言神宗

神宗熙寧間石介上言曰善爲天下者不視其治亂

者編補

卷之三

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爲天下孰爲國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與國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反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祿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權

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有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取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祿山滔泚思明宗權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於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祿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

者編補

卷之三

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况匹夫平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况四夷乎矧諸侯乎矧大臣乎噫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於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奸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紂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奸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奸雄有豪傑有義勇可

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爲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喪嗚呼民可忽哉

學校

宋歐陽脩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五年歐陽脩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

右編補

卷之三

五十三

而脩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林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

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脩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益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巨暮于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

右編補

卷之三

五十四

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

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迫此設施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

布編補

卷之三

五

尚

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

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下若卽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脩其實事給以糗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

布編補

卷之三

五

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脩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韓駒上高宗論

高宗時韓駒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

道爲闊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本於此枝披葉
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
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
者亦無乃非其實乎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
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神宗皇帝既罷詞賦而經
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
人學者知通其大義則其文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
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章句六經之旨亦已明
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皆爲偶儷之詞
汗之文纂錯以爲工繁雜以爲美昔李剛言六經

右編補

卷之三

五七

文不拘於儷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則不偶儷
矣其曰遘閔旣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晉宋之間
始拘於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必衍以
爲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爲四句然而偶儷之
作近世尤甚是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嗚呼臣
不知始變斯文之體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卅角
時從鄉先生問爲文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畧
如爲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坊屋視同列者果皆
如此因退而嘆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
猶女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與刺繡者

右編補 卷三

與繡則固不同矣然其爲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
幾之暇亦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
代有之乎六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奧博稽上古此
固無逃於聖鑒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
汗盛於東晉至其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
竊惟神宗皇帝罷詞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
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止爲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
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
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瞻
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

右編補

卷之三

五八

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楊雄莊周列
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
事尚當取爲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楊雄之深莊周之
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
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
以王安石爲師至今有司頒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
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體哉則是學者不能
上陶風化以復渾灑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
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偶儷
漫汗者則衆指爲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

二九

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爲異端乎此亦積習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爲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以爲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爲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爲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痛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璧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割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

右編補

卷之三

五九

志

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宴居與門人應對之際諄諄以學爲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况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亦不可偏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書謂之盡得安

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爲不足尚也以爲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爲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樂於閑佚而爲之說臣嘗游場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爲資者老莊楊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問之不必巨魚萍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

右編補

卷之三

六

志

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爲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楊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爲醇儒矣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董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爲故紙以與家人覆篋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

而甚情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苟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為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為過士之不學不過稠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天下以為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峩冠曳帶所有者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特枵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賓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奉使北虜虜人道使者由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素明於地里因責問之虜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獸虜不能名以問敞敞為言此駁也虜益畏之父老為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言讀暨為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曰吳有暨暨暨讀為結此得非其後乎問

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果吳人也慶曆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幾何而不為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奈何今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恍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蒼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群臣曰天下至廣藉群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產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為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內皆承風以不學為耻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為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濶然不十年陛下必

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風俗

和洽上言武帝

魏武帝時和洽為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右編補

卷之三

本

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司馬光上謹習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驚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

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

右編補

卷之三

本

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疆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

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上陵下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率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

右編補

卷之三

六五

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爲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媮薄叛君不以爲耻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爲非禮不爲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

則酒肉金帛甘言屬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鉅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爲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佐以奪其生殺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

右編補

卷之三

六六

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綱紀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

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
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
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心而小大之政多譙讓
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
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
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
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
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
右編補 卷之三 本七

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
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幕時節度使之權
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
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
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
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
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
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
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

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
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史謹譁而斥逐御史中
丞輦官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
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
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
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
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
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
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
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情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

右編補 卷之三 本八
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
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旣爲
之則此效之下旣言之則上從之前旣行之則後襲
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
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
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
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
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彞第殺彞父子官爲
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
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

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網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爲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

右編補

卷之三

六九

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

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張方平上奏仁宗

仁宗時張方平上奏曰臣聞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時風寢敝是非起於愛憎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節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

此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二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卽措置有乖於理體謨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滋于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婁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嶺外師合官爲監察所言未爲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爲職豈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

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微等所上封
奏觀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
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蘇轍上奏哲宗

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
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
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替歲而敝事稍
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
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祇
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

右編補

卷之三

七二

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
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
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為
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
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
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群下獎
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
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
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
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

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
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
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
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
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
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
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
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
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
言者天祐皇室啟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

右編補

卷之三

七三

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
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
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
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
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
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
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庶耻道廢風俗衰陋
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
備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
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

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魏了翁論風俗疏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二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爲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爲能通天下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三

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歛而歸已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場之緩急言焉則矜以爲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

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踣閭而語可出入益嗜利亡耻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爲耳士大夫而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秘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况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諛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爲讜直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詞而後微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

右編補

卷之三

七十四

相師如此類者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削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徘徊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投竄死徒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

受寧禱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誅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傲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之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模收拾人物苟挺持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决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增而决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五

則意嚮所形人心胥奪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與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牟子才上疏理宗

宋理宗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人之良心廉耻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耻盡已皆由士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願以為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昔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嬖人王驪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為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耻跌礪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耻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頹風俗之衰莫此為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燼惟大廉不污惟真儒不磷或變或燼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真儒也人豈無真羞惡今以誘而奪世豈無真廉耻今以誘而喪士大夫而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為君子固伯玉之所當耻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五

而眾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為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下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內侍強幹為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書姓名于簿惟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靈素郭天信之流趨者瀾倒迄至敗露今元忠非卜史宦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黥奴耳士大夫屈不貲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

固自寬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叅之公論以爲淑慝
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污穢而不羞以孤行暮夜爲得
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爲監
凡有夤緣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爲厚廉
耻明羞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

終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七

右編補卷之四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肝姦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禮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周武王問太公望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
也望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

左編補

卷之四

以人言斷望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
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
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
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望曰其爲
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
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漢李固上疏順帝

漢順帝永和初李固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神爲寶
治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
田子方軼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
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
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
彈冠振衣樂為時用四海歡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
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
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
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
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又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
右編補 卷之四 二

唐崔羣對憲宗

惟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
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托
疾病可勅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為大
司農

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
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
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
稷之福也

李絳對憲宗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
耶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
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
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
布編補 卷之四 三

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
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
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
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
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
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
以此處之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曰右臣與孔戣同在
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

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殘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殘殘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殘頰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

右編補

卷之四

四

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殘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殘尚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殘尚未得退殘獨何人得遂其願人皆求進殘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宋祁上奏仁宗

右編補 卷四

宋仁宗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審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爲邪不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譏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駕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奸詆人必以難驗之事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殺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

四一

加賞焉可也故大關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
讒佞終不去矣

范仲淹上百官圖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
范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
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
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嘉祐元年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
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樞密使

右編補

卷之四

六

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
蓋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奸
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
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
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
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
所難也臣以為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
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
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
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附人主

不附人主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

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
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
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
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
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
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與造事端謀動大臣
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
實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
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

右編補

卷之四

七

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
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
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
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
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善者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
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聽矣是則陛下雖
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
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
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

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禪補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右編補

卷之四

八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茂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爲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爲仕宦捷徑也粵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不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勅俾之久於其職

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宋英宗治平二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觀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卽位之初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爲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

右編補

卷之四

九

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卽請宸衷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旣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寧特倚非常之眷絕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屢趨殊

梗不得入奉冕旒畧舒臣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欣頌以謂臣下情僞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致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

右編補

卷之四

十

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饒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爲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爲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慙慙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旣以進身爲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爲哉又況君子常爲小人所勝抑

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爲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爲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爲皂隸宗社廢而爲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一

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授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擽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爲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旣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奸詐小人惑亂聖聽奸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卽

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
卽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
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
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
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
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奸佞破壞則朝廷自
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

文彥博上奏神宗

宋神宗熙寧四年文彥博上奏曰比者臣以劉邵人
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二

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
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
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
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
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
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儉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
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
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
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
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

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爲大
忠之賊小利必爲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
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深深切書曰在
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
巧言孔壬伏望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
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
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
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冒冕旒伏候嚴誅

孫覺論諫官奏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諫官貶秩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三

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勅命降授前件官同知
諫院臣已祇受訖於二十二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
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
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以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畎畝
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
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
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勅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
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強就職則臣
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
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攷聖人旁稽傳

記反覆一二爲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氓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任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

右編補

卷之四

十四

情不敢隱而每犯顏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其代某臣又以爲不然衛大夫史鮪以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

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未薦薛宣成帝用之鮪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武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復爲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顛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其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爲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五

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爲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

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擾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末計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使邵允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

右編補

卷之四

十六

奸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爲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陳師錫上奏神宗

神宗時監察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聞堯舜禹稷之相遇其朝夕都俞勸戒不過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蓋爲君之先務在此也夫知任賢矣而任之之意不

專賢不可得而任矣知去邪矣而遲疑不斷雖有去邪之意邪亦不可得而去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非害霸也任賢而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又曰郭何以亾管仲曰以其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以亾管仲曰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郭由是亾由此言之人君不得任賢去邪之道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守而不變將至於亾其能霸且王乎管仲且猶知此況不爲管仲者乎宋興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享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

右編補

卷之四

十七

如仁宗皇帝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於開納直言善御羣臣賢必進邪必退自明道中初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僻知輔佐之失職自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耆參劾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皆罷去天下已服其英斷矣寶元之初地震冬雷用諫官韓琦之言而宰相王隨及同列陳堯佐盛度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嘗用夏竦爲樞密使諫官歐陽脩論其奸邪即日罷竦判河陽晏殊爲宰相諫官蔡襄言其不恤邊事廣置田宅卽日出殊知穎州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爲本

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若仁宗舉於
偏聽優柔不斷諫備位言不見用賢善不進朋奸
不去則安能享四十二年太平之福乎臣願陛下遠
思堯舜禹稷任賢去邪之道中采管仲齊桓善善惡
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太平之盛指日
可見臣以疎遠朴陋誤蒙收擢敢竭所聞上裨萬一
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倘蒙加意豈獨一介小臣之幸
實社稷生民之福也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宋哲宗元祐中諫議大夫孫覺乞收還給事中
右編補

卷之四

十八

且在諫職上奏曰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
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察
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寵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別
挾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言事官不顧大
臣威勢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
言官之責也何至言未絕於口而身已擯于外不惟
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為朝廷不顧忌諱
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可不為朝廷
惜哉臣近因見御史程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
饋馬先朝不為施行程思為國子司業進神宗挽詞

誤落韻亦小過耳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絳
言縝為相非才即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
宗朝言事臣僚為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
終始保全之故言者敢肆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
多由此出如臣微眇流落于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
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
擢寘經筵去年七月中始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
事不合聖旨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
蒙恩遷給事中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
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
右編補

卷之四

一九

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一
日去職怨嫌已成如程思黃絳有希縝意旨中臣者
臣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收還給
事中新命使臣且在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
差遣臣不敢辭

任伯雨上言哲宗

哲宗時改元建中靖國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
人故以中為名右正言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
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

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
以不戒

綦崇禮論朋比劄子

宋高宗時綦崇禮爲兵部侍郎論朋比劄子曰臣伏
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奸回斥去不疑
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
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懲羨吹整不復論事寢以
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果於侵訐一唱十
和以售其奸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
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
右編補 卷之四 二十

張浚議任事奏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
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
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
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
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

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
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
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
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
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
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間起居郎胡銓上疏曰臣聞人主高拱
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
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

右編補

卷之四

二十一

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
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
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
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無衆人之善而賢主能無宰
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
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
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未嘗不係乎斯二者
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

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耻與噲為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克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克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為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為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袁說友論實才

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為輕議而更以為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

孝宗時袁說友論實才上言曰臣聞聖人之用人不務愛其始之所似可喜而每信夫終之所果可用蓋天下之才貴乎實而不貴乎名也高標大言自立名字足以驚眩當世而譏評時政則又恐上軋下鼓動震喝若纒纒可愛豈不似可喜哉然終之成就迄於

荒忽澶漫不適於用而沽激矯訐自足以取名矣至於實才之在天下非有喬傑卓鷲之行以自表立往往自為可用能行之學以致力於事功誠寔之地願以虛名者視之殆無一可喜然實之所在要其成就於後者必有績用惠利之可書是以聖人之用人知其始若可喜者為不足進而終之果可用者為必可恃則有以黜虛偽之名崇務實之士而實才之用始足以辨天下矣仰惟陛下臨御今十八年焦勞求賢以起平治而事功之立猶未能盡副宵旰之念何哉夫實才之與虛名其相去已不侔矣而士大夫好名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之弊甚於好利好利者其弊止於一身而好名者將欺天欺君欺人自欺之不暇人而至於所欺者如此則大用而禍大小用而禍小是豈為國家福哉大抵士之在朝振職以治內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模稜以固位姑息以養譽者反以得立朝之名州郡之職練兵而愛民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措斂以稱最結託以求譽者反以得作郡之名右選之職熟韜鈴而尚智謀可也實之不務而或文雅以綠飾言語以媒譽者反以得無資之名斯朝賜對詳利害而計實用可也實之不務而或訐詈以為直矯飾以沽譽者反以得

讜言之名相師成風以爲當然而弗之變使人主焦勞獨運於其上而百職浮靡掠名於其下坐糜歲月而功效弗立抑可惜也今之人才固未盡至於此然以陛下求賢甚勞願治甚切而大勲之集尚未足以當聖意者臣恐隆虛名之弊猶有以累陛下之知人也今欲曠然大變使人皆有趨事赴功之心不事大言不務好名不爲矯行以恪意於實用實効之地此只在陛下一好惡爾臣竊觀仁宗皇帝謂張士遜曰今之士多不能補益時政又揚君之過以釣虛名朕甚惡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故雖一耀州縣令張龜

右編補

卷之四

三四

年亦以其賦調先期犴獄無擾卽下詔褒用於是實材輩出項背相望仁宗之治軼迹三代者其機在此臣愚欲望陛下於用人之際凡文武之臣內外之職悉別以名實而考其始終度其人有志於實用而不事矯訐沽名者則浸以任使若其大言無當敢爲誇辭駕虛名以動主聽者一毫不以假借仍中諭大臣於進退百寮一以實材爲急陛下一好惡之頃大臣一進退之際將不出歲月皆視儀聽唱靡然嚮風懲虛名而務實用誰不能爲國家辦事者則天下之大事舉矣惟陛下財幸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孝宗時蔡戡論用人不當上奏曰臣聞自古人君立事用人未有違衆自任而能成功者也未問事之是非人之賢否先觀衆心之向背如何書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夫謀而至於庶人可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國人皆曰賢可以已矣又且察其人焉不聞國人皆曰不可而其人可用也故人心之所不欲雖有良法聖人

右編補

卷之四

三五

不能必行人心之所不與雖有典故聖人不敢必用蓋違衆而立事事雖可立亦必不濟違衆而用人雖可用亦必無功而況事未必是人未必賢詎可輕拂人心乎古之稱堯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堯舜聖之盛者天下後世不可及矣宜其任已而自用也方且舍己從人蓋謂一己之聰明或有所偏不若天下之聰明爲公也恭惟陛下體堯蹈舜冠德百王方欲規恢遠圖紹復大業人心向背不可不察夫立一事而人心不欲必其事之不可立也用一人而人心不與必其人之

不可用也彊人心而為之非徒無功臣恐適所以害之也臣願陛下法堯舜舍已從人之美稽箕子謀及庶人之言詳孟軻國人皆賢之說於立事用人之際博採公議俯徇人心人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能順人心則合天意以此立事何事不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惟陛下所欲為耳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宋孝宗時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

右編補

卷之四

三六

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遣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

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播敢於盡而不敗於播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

右編補

卷之四

三七

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表紹則取表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蘧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鄴為宦者引為相而鄙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佛眾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卽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奸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憾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莽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旣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悻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下

右編補

卷之四

天

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爲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人才上

右編補 卷四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途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創爲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

右編補

卷之四

元

女

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

五三

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廋辭以爲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恠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鱗鱖之筍以羅橫江之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文

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爲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

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咕咕者爲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爲六經之正經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一

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曰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虱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廋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廋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郎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

之能古文者畧做宏辭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
獻策者略做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
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
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
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足信也

論人才下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
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
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稽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
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
右編補 卷之四 三二一

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生
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
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
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
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
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
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陰陽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
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
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
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

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此于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
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
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
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
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
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
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
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無一人爲之用其果
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磨翦拂而用之則故
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
以爲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
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
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
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
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
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
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
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
知忠義才德之士暫聞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

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禦有慶曆元祐
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已長告許與羅織以痛折
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
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鑛陛下
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
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
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
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
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
右編補 卷之四 三五

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
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
右之有讒人欺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益曰
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益有漸也自以為忠
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
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
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
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諂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為異
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

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
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
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
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
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
者必有以不作其言而堅其君益曰非有利於我也
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
託足疾以諧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竅如此君
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
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
右編補 卷之四 三五

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
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
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
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
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光宗紹熙四年陳傅良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
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昨具奏給事
中黃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
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

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闕畧黃
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
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闕官今已數日臣愚
窺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
傳人臣暫夫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
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
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奏對激切憲宗嘉之明日
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李藩裴瑄進賀曰陛下納諫寇於前王臣等既不能
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
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瑄復贊其留遂令元
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
此猶是專制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
尚書權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
之尋令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
除龍圖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
門職典顧不留瑀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
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
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

右編補 卷四

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
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
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
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
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
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
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
大臣効李藩裴瑄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黃裳依
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
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託不朽曷勝榮幸
右編補

卷之四

三

林大中上言光宗

光宗時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
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
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
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
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
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葉適上奏寧宗

宋寧宗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

五七

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
用之預卜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為成王賦卷阿之
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
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
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
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
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
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
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
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
申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
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
馴致臣灾疾羸殘日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
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
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
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
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
必使眾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眾不
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

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
前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
臣久病積衰已絕策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已體
國真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
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
而與公家相為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
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
詩惟陛下財幸

楊簡上奏寧宗

寧宗嘉定間楊簡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己從人禹以
才系不 卷之四 五

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
不諱于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
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
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
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
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
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
寢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夾
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變而決策不回者耻於改

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禍及國家今朝廷選
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
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
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群臣之改過
服義者表章之升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頽波彰明
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群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
服義爲大善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辨而
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
大夫知改過服義爲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
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
右編補 卷之四 四十一

喬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直前奏事劄子曰臣
恭惟陛下軫國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睿斷
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外臣民疇不鼓舞
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
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知左揆之忠直無他
勝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
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似
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

能長慮却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
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睨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
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
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
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填箠之相應
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
下萬事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比民
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
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世之爲
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
右編補 卷之四 四十二

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言
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
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
凡親故夤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
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胸中
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
以爲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焉示公而已也貌
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爲公耶是故專制擅決
者固不足以爲公而徘徊猶豫善避形迹者似公而
亦非公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爲公而謙遜畏抑務

無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柱石不牢大厦將顛而何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爲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一腹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侃然正色爲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讒間之隙既開交關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爲此之黨此以爲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爲此之私此以爲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爲此論猶慮簧鼓是非徒亂人

石編補

卷之四

四

意况當中外搶攘事變叢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楮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志在好亂二也韃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關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爲公家遠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嘆惟曰其奈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

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爲多臣願以此事爲大臣勉元祐之初聿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停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已平心爲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以此語爲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爲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其澄明之性則

石編補

卷之四

四

發爲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齊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於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志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且憂懼悶鬱之不暇而况權勢之相逼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全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耶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黠白爲黑以紫亂朱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

皇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
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
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
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
之明臣非敢爲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
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牆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
起縉紳是以懇懇愚忠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
思舜臯陶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袁甫進講故事

端平中中書舍人袁甫兼崇政殿說書進講故事曰
右編補 卷之四

漢元帝紀贊曰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
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孝宣之業衰焉

臣今月初九日獲侍清光于經筵陛下舉漢元帝
好儒故事玉音云論者謂元帝特未得真儒而用
之耳如得真儒而用之何患牽制文義優游不斷
耶此論甚佳卿以爲如何臣奏聖學高明如此可
爲宗社慶可爲善類慶大凡真儒固鮮而識真儒
者尤鮮譬之玉焉真玉未必無瑕人見其瑕也遂
輕棄之不知雖曰有瑕不害其爲玉何可棄也若

石而無瑕不過石耳又奚足貴人才亦猶是也真
賢實能豈無微過惟識真者不以小疵掩其大德
如使寸寸而量銖銖而較則真儒不以小瑕而棄
者幾希此惟在陛下明知人之鑒以洞燭人才之
底蘊而已矣陛下欣然嘉納臣退而思之尚有未
盡之遺論焉當元帝時劉向之剴切蕭望之之剛
正雖未足爲古之儒就漢世言之亦可謂儒之真
者矣元帝非不知二賢之可用也向數有論奏深
當上心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望之爲師傳帝
知其經明行修材任宰相夫既心知之則當篤任

右編補

卷之四

四

其人既曰將思之則當力行其言然向之精忠終
不能奪王氏盜竊之權而望之一爲恭顯所陷耻
以其身就吏寧死而不悔嗚呼曾是而謂元帝好
儒可乎論者謂帝特不得真儒而用之故有優游
不斷之失不知有儒如蕭劉尚且外爲尊敬之貌
而內無信用之實李使抱恨以終其身假令得古
之真儒元帝能用之耶然則人主之病莫大乎柔
弱而不斷則左右小人乘間投隙變亂是非君子
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此則漢元帝膏肓不治
之疾而非漢無真儒之所致也有天下者尚鑒茲

哉

劉克莊進故事

理宗時劉克莊進故事曰杜衍為相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或詰責其人仁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臣按內降非盛世事也詩詠后妃以無私謂為賢桑林禱旱以婦謂盛自責益自昔未嘗無是事但古先哲王理慾明界限嚴能防其微杜其漸爾降

右編補

卷之四

四六 云

及叔季非惟不能防杜又且開扇破鑄以導其來西園買官斜封墨敕至今遺臭故諸葛亮有合官府為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之歎我朝家法最善雖一熏籠之微必由朝廷出令列聖相承莫之有改其後老蔡用事患同列異議始請細札以行之初猶處分大事既而俯及細微後不勝多至使小臣楊球張補代書謂之東廊御筆汙成禍亂臣嘗竊論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出一二則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等寧謫而不以漢議為是茂良必大寧去而不與

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倖之間此所以為極治之朝也臣采之輿言謂邇日蹊陰傍啓廟堂積輕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近臣薦進者顯仕幸貴游之子專城多恩澤之侯畿郡調守上煩宸斷小臣改秩或出中批既累至公亦傷大體求者予者奉行皆以為常不以為異遂使天下之人以誨純仁茂良必大之事責望有司以衍之事責望大臣以仁宗禁中之語責望明主臣竊為陛下君臣惜之本朝名相多矣惟衍號為能卻內降者豈有他道臣嘗考之其拜也在慶曆四

右編補

卷之四

四七 云

年九月其免也在明年正月當國僅三數月噫此衍之所以能直道而行乎臣故謂小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內降可執橫恩可省人主能以朝廷紀綱為重貴近干請為輕則堂陛尊而命令肅矣惟陛下留神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理宗淳祐間權司封郎官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曰昔司馬光進言謂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

可專取文藝之人欲理萬事耶然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又曰人各有所長或優於德而齋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陶稷契尚各守一能况於中才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匪其人何由致治乞朝廷設十科以舉士

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待用無遺則皆有以自見而

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分朋植黨之弊昔臯陶謂舜受敷施九德咸事則俊又在官可以撫五辰而凝庶績奈何後世之君不知出此文帝好清靜而豪傑之士難合武帝用才智而道德之士見遺宣帝尚刑名而儒學之士不用皆由所尚之偏故天下之才不能以盡用要之人主當與天同量栽培傾覆生育長養各隨其稟賦之自然而無容心於其間苟好惡之私先累於其中則人才高下必不能隨宜器使而急於求進者必至迎合黨同而伐異俱欲求勝非惟不

足以成事而清流濁流之患實基於此司馬光論任人欲取道德器識明達勇果刑獄錢穀者並用之而長於此短於彼者不可求備此乃官使人之要術也嗟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爲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爲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專於學問則以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爲遲鈍寬厚則以嚴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以辦吾事濟吾治而已

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者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畧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剡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衆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爲吾用而何事不立中興之烈可指日以冀耳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牟子才面對劄子

宋理宗時牟子才延和殿面對第一劄子曰臣一介
踈慵待罪博士比因愚黷游乞退閑將期獲展於素
心乃遂繳膽於二奏旋申前請乞閔俞音致令孤子
之蹤尚玷班聯之末茲緣參告適值對班幸天表之
再瞻豈愚言之敢愛臣聞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
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國論危疑
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昭然號於天下曰皇極曰大
中以為包含依據之的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
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

右編補

卷之四

五十一

極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
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而訓之而後世遂以為寬
洪廣大之言又以大中為含洪姑息善惡不分之目
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
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說不明而是非顛倒賢
否貿亂其餘毒遺烈往往足以斲喪元氣殘害國家
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來姦邪失職居
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輩乃欲合兩黨而用
之其意將以消平舊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
用兼用必至交爭此元祐調停之說也自此說一行

未幾而李清臣以吏書入矣又未幾蒲宗孟以兵書
進矣又未幾而鄧温伯之徒復以外藩起矣雖瑣瑣
繳駁諫官論列事得暫止然此路一開終不能遏小
人之進激而為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斷
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雅浩雖來章蔡未去邪
正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嫉視熙豐之人紹聖之
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旦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
建中其意蓋欲以元熙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
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
符建中之說也自此說一行而鄧洵武以愛莫助之

右編補

卷之四

五十二

汝

圖進矣又未幾而温益錢通之徒據要津矣又未幾
而蔡京為左丞且拜右僕射矣雖旌別淑慝有詔紛
亂憲章有戒然此機既決終不足以止小人之來激
而為宣靖危亂之禍則此說實為之非殘害國家之
鳩毒乎慶元中柄韓專國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
以為攻訐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
或者附會又立為建極之說以示廣大含容之公一
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
邪正之相揉此慶元建極之說也自此說一行小人
懼其事之變也復嫉言者以辨治為請矣未幾而僞

師之莖嚴行約束矣又未幾而習僞攻僞之禁申致其嚴矣雖廢退之士先後復官而復讐之說一進終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實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蠹賊乎是三說者雖其爲意各有不同大抵皆以含糊鶻突爲說是以忠邪並世薰蒸變化荃蕙化爲蕭茅嘉穀化爲稊稗人類殄絕世道陵夷所謂斷喪元氣殘害國家蠹壞善類之禍靡不有之是非天之作孽也人才之辨不明而其禍必至於此也陛下以聰明之才當艱難之會其於人才進退之間嘗致其謹矣然天下之才有君子有小人存編補 卷之四 五十一

其名既殊其類又別嘗卽其情狀而觀之大率不過數端其言剛正不撓無所阿徇者君子也辭氣卑佞伺候顏色規闕意向切切然貪進務入者小人也光明正大踈暢洞達魁壘傑特無纖芥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渙恣回互隱伏閃倏狡獪睚眦鄙賤枉道苟合者小人也君子小人情態昭晰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言與行違迹與心異者則尤人之易惑也今不問賢否不察疑似而一槩以大度包容之曰我調停也我建中也我建極也豈不誤人國家哉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

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而國家受其菑故一小人之進若未甚害也及其久也呼嚮引類根據朝廷交通官闈劫制人主然則當正邪交攻欲定未定之前而進皇極大中之說者陛下其可不察其說之所以然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淳祐間洪舜俞進故事曰明道中執政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臺諫官須出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治平二年以

存編補

卷之四

五十一

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迺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臣聞臺諫天子耳目之官耳以司吾之聰目以司吾之明而人執之可乎張行成無先容舉爲殿中侍御史柳公權有諍臣風屈爲諫議大夫萬乘親擢通臣莫與夫如是則任耳目之寄者激昂振厲思稱主知周而無所比正而無所阿朝政之得失廟論之是非相業之修廢不吐不茹悉以上聞不

至於懷私恩徇偏見以亂天下之公我朝祖宗法
臺諫官須出宸選正以是也異時唐介論文彥博
王陶彈韓琦以二輔臣之賢猶不為之少隱况下
於文韓者乎雖然臺諫不由進擬固足攬馭臣之
柄要必人主有至明之見而後能奮獨斷以聳眾
望否則不謀之外廷謀之左右親昵附下罔上抑
又甚矣大明在上邪正洞燭得范純仁呂大防而
內出姓名得歐陽脩余靖王素而御筆親除斯無
愧累朝之盛

牟子才直前奏劄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五

牟子才除起居舍人進對直前奏劄曰臣聞君子之
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
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
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
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助益陽
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
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內健而外順內陽而外
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內外之辨使之界限
一明不相殺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為小人得其
位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為言安也言

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乃所以為安也自古
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
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
君子小人而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
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
有天下國家而欲久安而無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
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混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
吾將以是為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為致泰之
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焉夫元祐
之所以為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祐之所以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五

為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四五年嘗
時言者已凜然以邪正之不辨為憂朱光庭則謂用
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臣日進
而邪臣未退范祖禹則謂儉人在上則害政事在下
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當使之
在位為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水炭同處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於浮議
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小人而
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
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

爲據蓋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則墮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絕禍萌敦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奈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能以一日安其後黨綱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益亦踈矣遂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爲元祐矣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是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闢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償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華競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並用而卒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惡又敢欺誣其狡獪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淫諛之辭足以諱張而爲患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耻爲正論而厚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肯而終趨閃倏游颺蹤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喜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某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翼僞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此激作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爲變多端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
 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
 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
 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
 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
 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
 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
 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本然
 之真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人之
 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否在
 右編補 卷之四 五

正之所在而為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意承
 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顏苦口者必容輕儇便給狡
 慧剗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出入
 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必用
 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持去其狼戾馴獫而
 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耻而擢其靖退有守黜
 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狂狷
 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疾而疏藥石則忠邪之
 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
 上而論思獻納多英雋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

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
 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
 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
 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為進
 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鑒紹聖以
 往紛紛之事務使邪正不混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
 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才之孰忠孰邪而
 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臣謂用者不必用去者
 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隱憂所發
 冒進警言不勝拳拳

右編補

卷之四

五九

右編補卷之五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旴姥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禮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哲宗元祐初王巖叟論求賢當去六蔽上奏曰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

右編補 卷之五

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內薦此誠以自厲外勅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眾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

道其略有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局於偏見則為蔽喜於附已則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警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收得之為朝廷用以賢繼賢社稷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論人臣有六正六邪上言說苑

右編補 卷之五

二

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

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
 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口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
 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
 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
 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云

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
 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
 別是非無門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小
 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
 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
 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
 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誣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
 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
 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
 乎安敢不盡力乎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唐武宗會昌中召李德裕為平章事上言曰今月十
 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
 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
 聖慈下問輒敢覲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
 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臣嘗以鯀共工
 謹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謹兜則為黨舜禹則不
 為黨何者共工謹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
 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
 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

右編補

卷之五

四

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
 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
 孫弘並進然廷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知
 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
 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從玄齡之
 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
 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
 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
 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

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咎宰我鑽燧爲火惡旣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諂詐常以勢力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汝

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奪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則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噏噏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所冀小臣瞽

說免惑聖心臣不任忿激之至謹錄奏聞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宋英宗時帝召問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滕元發治亂之道元發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又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深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富弼論辨邪正奏

宋神宗元豐間以司徒致仕富弼論辨邪正上奏曰

右編補

卷之五

六

汝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踰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臣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

執政者輔贊萬幾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

右編補

卷之五

七

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論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

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其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致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讐何卹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

右編補

卷之五

八

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與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雋為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雋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眾議畋語為是雋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雋

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雋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亾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所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

右編補

卷之五

九

存亾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病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禮日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審其所

右編補 卷五

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可得邪安可幸而致邪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操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已

右編補

卷之五

十

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致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則不勸不見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

七三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世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一

升

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允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三

升

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

而已但且欲一臣狂瞽非臆說也其在方策者比
此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
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於衰病
之中祗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
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
況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
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
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
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元素曰無意
修文辭忠懇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三

云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哲宗時御史中丞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曰臣今月
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
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
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
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
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
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

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
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則不仁者遠論
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
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積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
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
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
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
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

右編補

卷之五

十四

云

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
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旣得
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
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
若君子能內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
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
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
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
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其不悅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積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五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懌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踖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

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

右編補

卷之五

十六

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起居舍人范祖禹辨邪正劄子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內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內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七

下皆無小人也陛下自初臨政以辨別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無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夫儉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位則壞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

右編補 卷五

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在下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五年吏部侍郎兼侍讀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上奏曰臣愚竊以為分別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

右編補

卷之五

十八

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于後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虛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為奸邪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奸邪導

七七

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恤惇獨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利眾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眾則為奸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奸邪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

呂陶乞罷言職奏

右編補

卷之五

十九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乞罷言職事上奏曰臣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開眾正之路杜群枉之門功業隆而聲名白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而已蓋朋黨之患不止於忘國家之事以私已自營挾疑似之說以養交固寵而其患乃在乎中傷忠直爾忠者先傷則凡懷忠者不容直者先斥則凡任直者不免夫然後率天下之人為不忠不直而相與共欺其君者朋黨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患不能知治道而患在不能知朋黨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不能去朋黨昔者劉向論朋黨數千言李德裕從而推

廣其說然二人者卒為朋黨所害使人主能知其弊則二人者豈有不能自明之理哉故曰患在不能知之也唐文宗聰明俊偉有志於治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二李之黨難始失其制終成其亂雖欲痛治勢所未可故曰患在不能去之也蓋人主所恃以治天下服萬民者議也朋黨作則公議亾人心無所賴上下相徇毀譽亂其人主雖獨公其心於上天下誰與同其是非憂樂哉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宋高宗紹興四年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上言曰臣

右編補

卷之五

二十

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於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者正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以類推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

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茂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已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已者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至於今日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公

陳淵論考實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考實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在乎知人而知人之要莫若考實而欲以耳目之所聞見心志之所測度期於得人雖堯舜不能也今夫騏驥之於駑駘其技固不相侔矣使之同一阜樞羈縻而飲食之雖騏驥亦何以自別乎故必待歷塊超

澗奔逸絕塵然後知其異於凡馬也堯舜號爲知人而書之所稱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明試以功考其實也車服以庸因其實而用之耳若舜之在下堯既聞其聰明矣又歷試之至於用鯀亦然四岳舉之堯曰方命圯族既而曰試可乃已自今觀之若舜者宜不待試而若鯀者又不必試然且云爾者考其實而已唯考其實故舜之聖終有以底績而鯀之不肖不能逃其罪於九載之後也迺者朝廷進用人才間有異於是者雖陛下明於知人處之莫不曲當無可議者然臣嘗謂人之才智隱於無爲若功業則遇事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公

陸九淵劄子

宋孝宗乾道間國子正陸九淵劄定官輪對劄子曰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
 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
 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管仲
 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
 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囚卒之中齋戒設壇而
 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
 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
 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
 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

方編補

卷之五

三三

一

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
 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
 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
 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專又豈足
 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
 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
 之所敢知也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宋理宗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
 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

黻率諸生上書言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
 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摠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
 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支黨
 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
 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願指臺諫以去之臺
 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
 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
 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
 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
 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三

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
 下明聖而顧不察此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
 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
 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
 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
 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
 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
 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奸險者
 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
 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



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又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魄遺不止於鞭鞮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五

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理宗時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受之力以備戎行無卻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爲義何敢辭難今當遠離蒙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仰禱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問天地

陰陽之大分也稟剛善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鳳麟如松柏高翔特立無所依憑小人如蛇蚓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蓋嘗以此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水炭不同故守道據正靖共爾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已隨時上下者小人也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辨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常分而專欲

右編補

卷之五

三六

公

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爲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寬平無我咨諏善道常與公論爲主者君子也險復自用媚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祿素餐頑頓無耻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相扼者小人也廉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汗寄治身私託公患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勤疆夙夜盡瘁百爲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



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惘疑
虛喝敢爲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
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
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
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強
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爲物慾流轉
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
客或爲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
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
則通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七 升

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讒慝
爲愛憎則是非雜操以意見爲厚薄則邪正倒植寄
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剪羽翼於忠諫則知
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
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
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
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其患在人
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

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
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
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
周墀之正直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
自破矣

臣問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
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者必
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
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不可不辨真僞一槩
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苟能公心無我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
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爲比
周則信之任之何嫌其爲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
濟私文飾奸言舐排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
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
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尚何朋黨之足慮哉奈
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人焉則意其類之皆
賢也並蓄無收而不察其真與僞退一人焉則疑
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其是與非況進
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天下之至公

鳥可併其類而爲之升黜縱使爲君子之黨其間豈無售僞假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爲賢而是使縱使爲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爲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爲黨非所以獎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爲人主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爲心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九

女

可以常爲泰而不爲否矣

牟子才劄子

起居舍人牟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灾冒犯愚慮荷陛下寬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游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賢而聚邪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幸而散則人情之所

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乃所以爲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爲小人之聚一聚一散相爲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政屈伸之候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污之幾一息少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陰長有天下者不可不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棧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九

立

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鑄躑躅忠賢曾草菅之不若

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為禍益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曾布溫益志在朋好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下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益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儉小人相與交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備六士屏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

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于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閱汗青而慨嘆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逾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翁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鬱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

右編補

卷之五

三

來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欺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召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剗胎毀卵鳳凰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

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媚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殺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

石編補

卷之五

五

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群凶闕觀時或小曹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撼搖其居設局張穿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譏議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

右編補 卷五

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播毒含蠱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休中立之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召用訛撼靡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耻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鑠之論以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喻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

八五

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路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迓續主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礪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為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參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為陛下獻詩曰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五

予其懲而忘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上疏曰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

久至八百年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伸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備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

右編補

卷之五

三六

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脩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蔡襄奏神宗

神宗時蔡襄又奏曰臣竊以諫臣司衮職之闕格君心之非臺官糾正朝綱繩百官之失明其職之各異也伏觀近年臺官侵諫諍之職諫臣言風憲之事此孔子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也臣今欲乞諫臣惟司人君言動之過補時政闕失之事若夫百僚之愆繆

臺綱之不擬則有御史在焉庶幾臺諫之任皆得專職而言責不紊矣

司馬光上哲宗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脩飾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右編補 卷之五 三七

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得任中書于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益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于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

鄴曰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

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去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按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達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道迂回近者數月遠者逾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七

右編補 卷之五 三七

辭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正則為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今眾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

右編補

卷之五

三十九

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慎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

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脩復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

胡寅上奏徽宗

徽宗宣和中胡寅上奏曰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况天子之大臣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虞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

左編補

卷之五

四

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不烈而無總六曹有司之事至於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史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深恠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効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

之功庶乎可冀矣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元世祖至元七年議立三省侍御史高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远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漢武帝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廉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唐陸贄上奏德宗

唐德宗貞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曰今日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無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立

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羣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以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

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
 選人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
 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
 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
 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
 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
 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
 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
 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
 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
 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
 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
 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
 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
 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用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
 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
 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

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
 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
 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
 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
 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
 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
 是百司之長無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
 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
 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
 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
 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
 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
 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
 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
 薦非宜復委宰相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

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冥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

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益以其意性儉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奸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

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
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
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
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
薦易明欺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
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
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
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 所賣其弊非遠聖
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
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件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
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
長官慎東僚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
名失實當闢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
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循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
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
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
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
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
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
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
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
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
選不失類以類則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
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
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
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

右編補

卷之五

聖

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
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
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
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
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
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
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
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
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
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

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
行所舉輒試其於進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
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
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
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
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
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
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
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石編補

卷之五

四九

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
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
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
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
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
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
如聖有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讒嫌昔子貢
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

右編補 卷五

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
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
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
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
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
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
見遇之恩輒因陳言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

司馬光上神宗奏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宋神宗熙寧中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國之
政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
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
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論
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
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
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
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
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
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

九三

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乘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老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趣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爲憂存亡不以爲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爲賢仕宦者以此爲榮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爲術臣懼向去仕宦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

右編補

卷之五

五十一

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預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致疑誤後學敗亂風俗

司馬光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中尚書左僕射司馬光上疏曰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

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表帥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右編補

卷之五

五十二

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別致合舉官

臣寮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卽時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賊舉主減三等科罪因受賄循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立

官示罰卽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

呂陶上哲宗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謂朝廷差除之法大別有三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聖旨然後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法度之設至詳至密所以防大臣之專恣

華小人之僥倖也夫威福者天子之所得專法度者大臣之所當守今大臣進退羣吏一出已意蓋不守法度而欲專威福矣臣恐朝廷不尊而紀綱紊亂當此之時宜戒其漸也

王覲上哲宗疏

刑部侍郎王覲上疏曰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便殿去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虚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爲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旣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爲多

陳次升上哲宗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切恐相為朋黨相為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右編補

卷之五

五五 三

葉夢得上徽宗奏

徽宗時翰林學士葉夢得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加此殆為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

右編補

卷之五

五五 三

楊萬里上孝宗疏

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奸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為此言不可不以身先眾人願乞為郡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

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十

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中有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

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侍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謂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卽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

右編補

卷之五

五

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于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

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
弊可以漸革也

王質上舉賢能論

孝宗時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
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
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
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踖蹠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
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
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
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醜顏安據乎其

右編補

卷之五

五九

四

而竒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
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
爲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拱挈
以讐天下之情夫既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胃露臆
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
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
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
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胃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
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
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

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
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昔者堯舜之咨四
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異朕位也四
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圯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
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
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
岳遠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
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
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
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

右編補

卷之五

六

四

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
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
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已畏事而省過失者也
夫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已畏事而
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
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
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
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
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
臣之論薦也然欲其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

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牟滌上奏度宗

度宗時太常寺丞牟滌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螻蟻微忱有不能自己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獎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諭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

右編補

卷之五

李

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爲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拏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士習不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爲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亦擢寘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爲國朝名臣科

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張忠定詠允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獎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爲本今士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張浩對金世宗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

右編補

卷之五

李

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乎事遂寢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六年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奏曰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於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

有損益至於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爲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爲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爲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光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宣之于外陛下有是政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於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蓋亦注意於郡守乎自陛下編補

卷之五 六三 云

下卽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癯疾病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不謂注意矣然臣尚以爲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爲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爲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著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黜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第之詠可繼於成周循良之盛不減於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

終

右編補卷之六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旰姥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蠹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

右編補 卷之六 一

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頰有經國大才爲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一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爲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于天性逆亂

之源言此謠矣隋文既濟混濇廢竟禍及其身社稷
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
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
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
邪爲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曰禮云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
家蓋爲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
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范獻忠對中宗

右編補

卷之六

二

志

唐中宗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
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
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
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
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王者
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
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裴度上表憲宗

憲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
爲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

右編補 卷六

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
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
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亂山東禁闢奸
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闢患大小者臣與諸
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
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
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
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
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樞密稹解翰林而恩
遇如故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宋仁宗時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近日竊聞李
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
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
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
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
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
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
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
爲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必肯行若不自

一〇一

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悛心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
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
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
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
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
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
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更不須候
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
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

布編補

卷之六

四

志

以彰聖明之德

劉安世應詔言事

哲宗時劉安世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又應詔
言事曰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二十七卷太宗皇
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嘗任職
官遣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
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
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
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
致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瑯

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
為行賊喻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
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惠均被動植及其
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
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幾之暇屢省先訓異日
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奸伏望
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
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宋欽宗時諫議大夫楊時論王安石學術之謬奏曰

布編補

卷之六

五

志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
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
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以王
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
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
痛加寬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
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安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好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
合符節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

不可縷數姑卽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神宗皇帝常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勛祖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

右編補

卷之六

六

志

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臬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艱難耳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于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范宗尹乞革欺罔奏

監察御史范宗尹乞革欺罔之風上奏曰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繼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卽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曾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

常同論朋黨之禍

宋高宗紹興元年大宗丞常同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成夷虜之禍

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極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

右編補

卷之六

八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司城子罕爲相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奸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

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感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政而專其政

宋張方平主柄論

仁宗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宸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投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懷爵祿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

右編補

卷之六

九

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戒慎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與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用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惡果行喜怒匪動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閭閻有失之閭寺有失之廟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奸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閭寺柄在閭寺其肘腋必在閭閻蓋情款密者則機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於莽冲

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虺蜴之宅北司內省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弄檻之地庶邦列都爲斧鑕之場四方相仇烝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僻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稔惡謂篋積已固肩鋤不足嚴謂垣墉旣脩關鍵可以弛倒罇授盜脫輻自絕及奸微竊弄包藏結蟻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爲堅冰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祿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一

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爲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倚命也可不慎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亾之迹以爲鑒焉

宋祁乞專刑賞狀

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君失操之則凌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

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患况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摠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於上則朋黨成於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法而罪之黨人所愛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交而輕公法捨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一

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霄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於天下矣况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况陛下之德之明賞必善罰必辜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汎擁九五之丕構摠天下之機樞倒持利劔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

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
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
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形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
乎彼群黨於私門奮乾剛擊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
然矣臣蒙恩深厚不敢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范鎮上仁宗奏

仁宗時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又上奏曰臣伏見自
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又黑氣蔽日天色沉陰
雨而復止者數矣此皆政事不決之應臣兩奏乞與
御史辨陳執中事仍乞榜朝堂及今十餘日未見行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一

下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是非不辨則賞罰
隨而廢矣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畏御
史之言遂不敢留樞密院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
將以為非而畏之也以為是而畏之殆非陛下所以
任之之意也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而以責中書樞
密大臣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
史爾而御史是非謬已如此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
左右之夫所謂謬者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任私情
而不顧公道也務角勝也專於為逆詐也陛下何不
勅大臣以法律處之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則是

非辨而賞罰當矣漢帝時魏相為丞相其傳婢有
過自死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殺之
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相
自以過譴咎出至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
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
屠斬於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有請代廣漢
死者皆不聽宣帝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
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
卒斬廣漢者以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
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如廣漢比也直欲
方編補 卷之六 十一

戒佚欲

彭龜年上光宗疏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害治之
事非一而逸豫為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
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

隨於豫而不盡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入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女子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真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讐未復大耻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內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蓄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滌侈消靡精銳隳曠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

右編補

卷之六

十四

十

稍歛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盡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怠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綰一字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據天下利勢

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真德秀上理宗奏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爲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爲陛下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五

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鷦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日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祇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

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爲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替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

右編補

卷之六

十六

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爲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爲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絕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止固其效悠

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日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爲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爲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已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求有不求非天夭民民有自天之道故天亦天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爲師而以祖已之言自鑑此又陛下

右編補

卷之六

十七

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爲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騫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盡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爲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

惟聖察

魏了翁上理宗奏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右編補

卷之六

六

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幻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好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

右編補 卷六

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

右編補

卷之六

一九

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亾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二年殿中侍御史孫升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

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爲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爲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右編補

卷之六

二十

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諫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均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均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慨然論議封駁聳動中外旣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旣不克從又不獲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繆無耻苟容尸祿爲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

大臣姑徇人情悅其阿意旣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員素餐無所獻納則是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均乎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陳次升上徽宗奏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而在人

右編補

卷之六

二十五

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

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寬刑罰徹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冤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輒敢引此以爲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高宗時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德季后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蕃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

後權歸闈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仁宗時司馬光上劄子曰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宿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殺之謂昏下情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曠萬幾乖戾亂之至

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為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為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為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儒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右編補 卷之六 三

煬帝沈酒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為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群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群臣群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顯

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術究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為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為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亾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唐貞觀三年太宗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無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相隔疎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無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宋真宗降詔李逸論奏

宋真宗景德四年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
劄子不列姓名言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發
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
宣行則又違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
臣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
典言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官聯並勤夙
夜固傾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
道而有因循未革習以爲常馳競相緣免而無耻或
攸詞之曠廢或言事之詐欺宜頒申做之文用洽至
公之化文武臣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

方編補

卷之六

五

故當無隱僮思盡瘁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
匿名俾有傷於公禮蓋有愛憎是徇善惡多誣但欲
潛惑於聰聽不願顯行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
今後所上章疏並具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于樞
密朕卽臨時相度自餘並付所司依理施行通判李
邈上奏曰臣伏觀乙丑詔書文武官凡上章疏不得
更乞留中並當付外施行者若帝王省決章疏不得
留于禁中四方聞之以謂天子禁中留一紙書亦爲
敕文所束帝王必不盡知天下之事若升殿論奏不
間小臣博訪得失可以輸盡忠懇苟機密之事不可

示外者豈得頒令行下臣聞唐憲宗時李絳面請獎
納規諫上曰卿所陳至公有裨於我今韋處厚路隋
甚有諫疏言極忠益卿不知則當時諫書亦有留中
之制且忠臣以款誠結明主陛下亦欲盡察諸臣才
器若悉付外則何人復敢獻言此詔若行恐非允當
願令追寢以開言路

劉隨上仁宗奏

宋仁宗天聖八年右正言劉隨上奏曰臣聞好問則
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
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

右編補

卷之六

五

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
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訐直逆耳之說
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且直者邪佞
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身不得不危
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先帝焦勞寤
寐思得正人至于再三未獲謹直遂下此詔增置諫
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四人諫官二人宗
道劉御史二人劉平其孜孜獻替者唯聞宗道而已
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
諫官二人臣及孔御史二人曹脩古其間道輔穎秀

已在清途脩古稱職亦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素靡漏言此乃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等事舉朝官員誦其言語羣邪側目增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姦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

右編補

卷之六

五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宋仁宗至和元年知集賢院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曰臣昨聞吳充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

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意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謗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警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右編補

卷之六

五

之權增君之過皆爲不忠陷於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善而幸於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於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然竊憾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奉以

聞

司馬光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御史中丞司馬光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
家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爲兩朋有如讐敵所以然
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已之是
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肯判其得失是
以群下紛紛日鬪於前而朝廷爲之多事者也伏見
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踐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
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
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而

右編補

卷之六

三十一

各爲私鬪不知窮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
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當如日月發
言當如雷霆昔漢武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
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安得不畏
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循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
此最人君之大患也國家政事未有不先經兩府相
與商議然後施行關防秘密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
已下臺諫方得聞之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
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賢誰肯以已之所

爲非而以他人之言爲是哉必須排擯沮抑以爲難

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

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

闕失者陛下當清心審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

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此果當不

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又

何紛紛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固有爭執者陛下亦

當再加審察更以理道往返與相詰難以盡其情果

有可取勿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萬事無

不當矣必若理道是非顯然在目而其人執迷文過

右編補

卷之六

三十一

強狠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豈以爲不可哉如此則

豈惟事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

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謹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

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者正謂此也惟聖明裁察

許翰上欽宗奏

欽宗靖康元年翰林學士許翰又上奏曰臣聞君子

謂小人爲邪小人亦謂君子爲邪君子小人雜進於

前而忠邪之說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

始爲中司爲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

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今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其事如是而將成其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說審克夷考而卒不讐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黻之前都俞清矣又廷臣之間必有朴茂沉詳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殺亂可質而定蓋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窳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群言繁與群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之明主能以其躬爲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呂願浩上高宗奏

高宗時呂願浩上奏曰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適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酈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推勅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

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也

崔敦詩論聽言疏

宋孝宗時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臣嘗謂人臣獻言靡不盡其誠人君聽言要當攷其效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諫唐太宗思魏徵之言是皆利害雖一時所陳忠邪乃悠久方見此不可不察也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惟劉陶楊賜嘗言之其後事作始閔故事得陶與賜所上章奏皆行封侯之賞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神宗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唯趙高言之爾

右編補

卷之六

三

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屈已受言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然而論思獻納臣下雖盡其忠考擇審觀人主當謹其術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群臣言事朕行與不行皆當記之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行與不行並置簿錄上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于以考其是非而究獻言之情于以驗其成否而要聽言之效又使群臣知其有此懷忠者得以盡言懷私者不敢妄言將見言必可復不爲文具

此於聖政實非小補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孝宗時蔡戡乞優容言者疏曰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故無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多難之世則為伏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我祖宗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鋒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

右編補

卷之六

三五

蓋嘗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脩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儻能幡然而寤改過不吝適所以成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縉紳之士莫不為朝廷惜而臣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尚存故也夫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此人臣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肥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餓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

右編補 卷六

忠義所激不得不然捨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者也又況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於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為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來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都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

右編補

卷之六

三五

彭龜年論群臣進言疏

光宗紹熙四年彭龜年為秘書郎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疏曰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詞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怨汝

晉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譎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譎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群臣之言陛下旣疑而不聽則譎張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爲幻者可以投閒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爲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群臣爲此不過欲歸過於上邀名於已耳爲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爲唐安公士

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爲過改之則爲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君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刻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慶曆三年仁宗旣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勅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竟因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燾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尚不憚於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群臣獲仕清時因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臣恐譎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胷中當如清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酌

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譎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蓋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察社幸甚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三年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卽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存存如耳熙寧之世

右編補

卷之六

六

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復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卒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仇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仇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親政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

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人胥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劉克莊上理宗奏

理宗時劉克莊上奏曰臣聞之道路皆謂朝廷近愆多言之患稍有厭言之意臣固知其不然也陛下自初臨御導人使諫凡嬰鱗直突苦口難堪之言皆霽威嚴和顏色以受之間有留落在外已而相繼收召或至於大用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大臣旣再當國虛

右編補

卷之六

七

心無我凡意見桷鑿議論矛盾之人皆泯恩怨包同異以容之初若齟齬難合俄而驩然相得或與之同列可謂有大臣之量矣學士大夫遇主如此遭時如此政之得失事之當否不有造膝乎不有附耳乎而自頃以來小大之臣囊封匭奏往往播騰上焉者失納約之義下焉者犯橫議之戒幾於太強聒矣然其大意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爾豈有他哉自昔議論之臣人主無失德則言掖庭或言戚里或言土木或言聚斂陛下毋恠其如此也求之在上而已仁祖恭儉之主納一女口而王素諫擢一妃族而王

舉正等皆諫章聖太平之世築一玉清宮而張詠諫
阜陵英明之主創一發運使以治財而張拭諫不特
此也有選人而上流民圖者有縣佐而論儲貳者有
諸生而諫花石者國史書之天下記之非諸臣言之
之難而列聖容之之難故曰求之在上而已大臣無
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性其如
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光薦祖禹
同列以爲姻鼎薦九成言者以爲黨脩至於祖禹九
成有所不免公著爲相願爲客求公著而不得者惟
願之怨脩至於願有所不免浚爲父杖罵子其視師
右編補 卷之六 早

淮蜀也軍民有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之譎臺臣有
軍國大事付癡騃小子之語脩至於杖有所不免故
曰求其在我而已不特此也有以堂後官私事訐普
者有以交結官掖詆彥博者有以跋扈誣琦者有以
不敢辯明之謗中弼者何嘗爲諸老之瑕疵適足以
見大臣之德度故曰求其在我而已夫君相未嘗無
聽納之意而中外乃妄有厭倦之疑非國之美也臣
謂惟聖君而後可以責難惟賢相而後可以責備使
遇猜忌復諫之主沉伎怙權之相孰肯以身試不測
之禍乎臣願陛下與大臣采用其言之可行者以涵

養其氣甄錄其人之可進者以招徠其類則盛德大
業令聞廣譽在上而不在下在我而不在彼矣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金義宗正大四年時朝士多不盡言願望依違寢以
成俗禮部尚書楊雲翼上言曰今臣有事君之禮有
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輅馬蹠其芻者有罰入君
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
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
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
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
右編補 卷之六 早

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輒輸有不恤言者
當是時也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
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唐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奏曰臣等每蒙延英召對
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則是陛下沉寃爲
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
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重器莫重於命令重則
若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

明君察於理人之本真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自太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希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韋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右編補 卷之六 聖

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揔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沉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如宰相有好謀隱惠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置制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弘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足亂風俗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道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宋高宗時起居郎周麟之論禁小報狀曰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不應無有遠邇罔不具孚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盡飭百度鼎新庶務金用賢雋屏除奸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剗革而正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請張之說眩惑羣聽如前日所謂召用書記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報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

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

楊萬里上孝宗疏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賊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為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日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

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察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

右編補

卷之六

聖

輿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奸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篚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為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篚之緘題或曰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執三軍

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益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剥而攘之天下之箱篋肩和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待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爲鞭靴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恬

右編補

卷之六

四六

十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

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膏梁而忘其人之饑已則綺繪而不恤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爲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爲斗粟豐之爲萬鐘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饑而不能出戶

右編補

卷之六

四七

一

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劑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取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饑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

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為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笞而黥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笞一郡守之賊者矣而天下至今賊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

右編補

卷之六

四

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賊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賊得實者命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賊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又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

為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為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亾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下必不為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

右編補

卷之六

四

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忠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末棄今棄於堯舜之世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預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為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賊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此其為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為不威懼

之怠則必反而爲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利
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
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爲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
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
勸今夫其貪吏其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爲貪吾殺爾
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則吏之爲
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爲不貪今夫其
廉吏其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
吏則亦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
也竟何以異于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

右編補

卷之六

五十

終

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
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
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
而陛下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爲臺省之職雖未至
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俗
所向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賊吏之刑亦不必用矣

右編補卷之七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欵 令盱眙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
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五兩

右編補

卷之七

卒旅師軍之制乘馬器甲皆隨而具菟苗獮狩因訓
練之辨其鼓鐸錫鑼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
民趨耕則爲農起戰則爲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
容相別音聲相辨自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
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
貞觀中因踵隋制內爲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
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
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
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

漸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并河朔獵留鄭衝鞏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勲勞拔用聚斂之臣廣爲歛剝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亾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師睥睨朝廷之際招置亾命募集奸凶至乃撫息前濡育爲假子取其瓜牙之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已擁青兗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

右編補

卷之七

二

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置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旣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及鄆武俊

亂趙田悅據魏乘累世之巢穴爲藏姦之淵藪相爲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僂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爲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繹騷國兵再劔義軍奮拒號爲強銳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關結曹分伍挽強拔距裹糧淬刃惟虜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管卒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戶千爲戶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爲戶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爲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爲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巡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旣興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

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完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奔擾百人譟突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烏合於倉卒計非其素定無決全之策非訓練之銳奮槌爲戟掛竿爲旗而驟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瀾漫莫遏雖乘朝之有彙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疇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官府粟帛實于帑庾寬其苛歛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調整內則禁衛驕兵

右編補

卷之七

四

可漸消滅雖戎虜有冒頓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強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爲何如

蔡襄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蔡襄上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亾者十餘萬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差之計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然

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興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王詵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管兵

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以所領兵多少為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呂公著上英宗奏

宋英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兵農不分而耕戰並事平居無不耕之民有事無不戰之家故兵籍雖廣而財力不屈後世唯唐之府衛最為近古開元以後其制復壞國家承五季之亂雖庶事草創未復古然祖宗之初兵不過數十萬故當時

石編補

卷之七

六

未見其害是後招募之數日增而簡練之法益弛平居則常苦於冗食有事則不足以應敵故建議之臣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消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則歲費五萬緡至於民兵則非有廩給唯是給之土田或只將見今有地人戶稍寬其租稅省其力役以正兵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驟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填益講民兵府衛之法使財力不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強國捍邊實萬世之利也臣欲乞詔輔臣選識治體曉兵法或先曾獻議其言

可用者數人使議兵制施行

蘇轍上哲宗奏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聞薄賦歛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歛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凶國小者致寇寇若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扈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以至發兵命將

石編補

卷之七

七

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各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

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廣勝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畧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爲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

右編補

卷之七

八

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寮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畧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隣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

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

李綱上言高宗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竊以唐有天下貞觀開元間號爲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

右編補

卷之七

九

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寢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

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寮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隣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一

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綱又上言

綱又上言曰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效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彊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

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久廢之過也夫秦晉齊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弱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一

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震天下齊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勾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

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爲羞而學者以談兵爲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爲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綱又乞造船募水軍疏曰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與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艚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者爲水軍以時教

右編補

卷之二

十三

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彼之蹙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致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擬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合置戰船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

黃次山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黃次山奏曰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爲率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元欣優游禁闈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一軍是爲二十四軍部分旣明權紀自振身居行伍籍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陛下天命中興爲生賢佐高勳鴻烈於古有光然而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三

牙

法制捨攘非甚有紀謂宜衷多益寡酌古御今使柱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合祛欵款可得而知按籍運籌不逃聖鑒然後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稽驪山大閱之制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情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送死談笑應之警報夕傳銳師朝引風馳霆擊固不避歟昔吳漢將突騎至清陽士馬甚盛悉上兵簿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聞相楊綰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能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體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

右編補

卷之七

十

牙

急尚何俟而久不為哉事之克濟臣主同榮倘或不然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葉適上孝宗奏

孝宗時葉適又奏曰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畧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諱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遂以劫制朝廷故國權於將人皆知之而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使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

不敢校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權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紀制御之力非恃兵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強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則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知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表燮上便民策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云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表燮上便民策曰臣聞國以民安以兵強民安則國安兵彊則國強矣今日群盜之陸梁豈惟民心之搖亦由兵力之弱禁軍廂軍弓手土軍徒有名爾勇怯混般能否無別閱習不嚴武藝不精驅之以當劇賊如羔犢扞虎狼爾非其人固如是也泄官者不以是為急因循鹵莽以至於斯也臣自始到官深知此弊嘗因去秋大閱以銀為的募能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竭民脂膏贍養此輩將焉用之乃奪兵官之奉令其卒伍教之射藝無日不然臣亦躬按試之第其能以班賞月至

于三兵官激昂奮勵勤於閱習始還其奉臣復攷覆軍實檢柅姦欺自去秋以至于今創其籍者百六十一人未暇招補始以其贍養之費賞軍兵武藝之精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按閱之時射中者其密如櫛而破的者亦無慮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耻其不若皆有勇奮之心夫同此兵爾向也拙今也巧向也怯今也勇向也有軍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教與不教其相遠如此哉夫武藝不可一日弛閱習不可一日緩漢之名將嘗脩攻戰之具受命引道不出於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啟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

右編補

卷之七

十六

皆由閱習有素倉卒之際不待辦嚴可出此所以能取勝也夫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孫武立談之間能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而況軍人乎作其勇敢之心移其驕惰之習人人精銳感聲震疊雖有桀黠之寇敢窺吾藩籬哉惟聖主渙發明詔俾天下守臣皆以是爲職業申命監司時時察之其能與否悉以名聞而賞罰加焉此弭盜安民之至計也臣不勝倦倦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右編補 卷七

宋神宗時蘇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自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

右編補

卷之七

十七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愛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

一三三三

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表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表尚表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表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

右編補

卷之七

一八

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以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無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

右編補

卷之七

一九

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切慕之雖請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相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胡銓上高宗奏

宋高宗紹興間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奏曰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水或比之火或比之蠹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水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蠹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蝮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爲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爲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

右編補 卷之七

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喻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亮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爲快臣竊以爲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右編補 卷七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誠今日之至計問不容髮願陛下毋忽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陷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泗曲宰相裴度爲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宜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爲亂紀李光顏烏重胤爲大將軍賊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柵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蓋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之欲廣斷之在獨

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葉夢得論漢高帝劄子

宋高宗時提舉洞霄宮葉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曰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笑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滿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強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齧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帝

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齧果降封爲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鄴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與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縮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强於秦項陛下智勇

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策勲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某官萬人則授某官其昏迷不恭恃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

右編補

卷之七

二十五

華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鄴瓊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

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余端禮上言孝宗

宋孝宗時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曰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彊者先實

右編補

卷之七

二十五

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高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脩武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

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
離而舉之若晉之降係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
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
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
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

衛涇進故事

宋寧宗時衛涇進故事奏曰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
祖設壇帷於講武殿絮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
堪處即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聖主常有惻怛
怵惕之心故其暴露勞苦雖在將校士卒之身
聖主每若以已臨之是以隆冬而察其祁寒皸
瘃之患大夏而念其滯暑瘴熱之煩惻焉有所
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兵謹重之意而忠臣
誼將聞其言而感發則說以忘勞孰不奮身而
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詩曰戎車旣安烈
輶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嗟者蓋用是物
也我太祖皇帝與念西征將士之艱難序其情

而閱其勞至仁之心對越天地寒燠之變其謹
其重不敢忽易如此則其激勵王師豈區區所
謂挾纊投醪可以髣髴其萬一乎不特是也其
興討澤潞詔旨諄然有曰當九夏之炎蒸念六
師之勞苦太宗皇帝并汾之詔亦曰冒暑天之
炎酷涉山路之險巖深以勞師動衆為念大哉
斯言此其所以成汎掃宇內之功歟夫舉至難
之事者必懷無易之心處至尊之極者當體至
勞之役茲烈祖興邦之丕憲今日之所宜取法
者也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涇又進故事曰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寇周世宗大
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
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
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以其事訪殿前都
指揮使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
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
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
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
宗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

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及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廢興繫乎紀綱紀綱之脩壞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憲度凜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迺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彖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以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晉文公克城濮之功必正顛頡祁瞞舟之僞之罪以徇于師

右編補

卷之七

三六

君子謂文公三罪而民服不失賞刑之謂也淺淺霸業猶知紀綱之必肅況有天下之大乎周世宗雖叔世之事而振媮華情亦足以興起國之人心高平之役將驕士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紀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誠哉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令必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則不畏敵苟不畏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論也甲

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一玩則整者勝法令一嚴一弛則嚴者勝我藝祖皇帝汎掃天下精兵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正行營諸將交州失律之誅戮石進等汾州不效命之失威令剛斷之必行則紀綱之肅可睹矣成憲昭然周世宗之事又未足多論也

許應龍進故事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曰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

右編補

卷之七

三九

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遇寇戎雖動遵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戮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勲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等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忠有小嫌意不釋然朕知決無此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私讐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二人感泣再拜臣聞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況師克在和不在衆爲將帥者苟不戮力一心互相傾軋則事

勢杆格勳業何由而成然同功則相忌雖廉頗之賢猶不能免況其下者乎惟忠於衛上者則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如藺相如之用心則并謀合智尚何強敵之足慮哉奈何人心多私惟欲求勝賢者妬之能者嫉之應援則蓄縮而不前獲捷則攘奪以爲功甚至變易是非百計讒毀惟患其成而幸其敗既無同舟共濟之意遂至形單勢弱大敵莫當敗馭之患大率由此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元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無功夫兵有多寡之不同而功乃成敗之相反豈前勇而後怯耶蓋元朔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之役諸將校力戰公孫敖從大將軍獲虜韓說從大將軍獲虜李蔡趙不虞公孫戎奴又從大將軍獲虜元戎與列校和協如此是以兵雖三萬亦能取勝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不平廣願先當匈奴而青并出東道廣固辭之青固遣之廣卒以失期敗而青亦以不見敵不封是知將帥不和兵雖五萬亦不能成功由此觀之則師克在和不在衆真至當之論也肆我真宗因繼隆保吉更相推遜深嘉而屢歎之謂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高宗因

劉光世韓世忠有小嫌丁寧戒諭令以氣義相許先公家之急而無校私讐今日朕爲分之遂皆感泣竟能協力以成紹復之功今日疆場未寧正賴將帥同心合謀緩急之際當慮唇亡則齒寒亟於救援庶幾首擊而尾應易於成功倘以祖宗成訓昭示將帥必能仰體上意無間彼此以圖尅復之勲然而惟賞無常祇功輕重苟功多者賞不厚則宣力者有不满之心無功者不辨別而例加褒擢則用命者懷不平之念既不滿而不平必相傾而相忌戒飭雖至豈能強使之和哉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如裴度所言則感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激思奮相與協謀戰必勝而守必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矣惟陛下與大臣函圖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鑄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漏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察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忠亾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備則無患矣帝不從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為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為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總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

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克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托誠天機神策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政之臣務專乎寵利無道開鎮地逾四版銳卒殲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蓋中原無擊析之虞而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獵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絕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賄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譖附而得通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質貸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隲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

且東山之征以剋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爲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本則理粗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總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強爲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捷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宣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鄙衆必謂其

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李廌上哲宗論

宋哲宗時李廌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界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爲國禍不求其良必爲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

右編補

卷之二

三五

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豚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遠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圉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焉敢不從死吾之所麾焉敢不從移非勇不能也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

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人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功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蒞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右編補 卷之七 三六

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縛乎無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于至軍敗國辱家殘身慘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右編補 卷之七 三七

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乎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僂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勛名之權與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

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義以重廟堂之勝策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九變則真敵于全敗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卻殺說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鄆而燕侵河上惟稷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

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強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為疑卻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為間韓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挾親竇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狗士卒國人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

右編補

卷之七

三六

牙

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怠亂安不怠危

李薦又上言

李薦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為仁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

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不以戰屈人兵為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為事以不戰屈兵為心以天下為心者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為事亡國而不郵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為兵之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

右編補

卷之七

三九

一

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令毆無罪之人以犯難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恐羅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罄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

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
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
士五萬穀者十萬一舉而滅稽檻走單于破東胡降
林胡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
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
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旣不敵而強弱又相
遠兩軍旣陣而翻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爲本
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
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
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

右編補

卷之七

四

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
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
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
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
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
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
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
刈兇渠以掃攙槍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
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
則危國亾師之不暇况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

右編補 卷七

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
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
刃卻視尉繚之說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
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
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驚王剪之父子世爲
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
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考
之凡攻某國拔之伐其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
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
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

右編補

卷之七

四

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哀歛因以
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
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
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
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
被戮國強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
之君子能制閭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
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
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
吳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

一四五

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息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荊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藥抗飲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美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齎勤而至于實身吊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

右編補

卷之七

四二

志

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德視白起之功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籍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

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韓元吉進故事

宋孝宗時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於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旣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而

右編補

卷之七

四三

尚

退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帥之材以智畧爲上技勇爲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爾也設欲將帥並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劍者何人哉若從義者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爲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坐歎賞以爲精絕矣復慮諸將耻於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乎真得帝王御將之法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韓愈嘗論擊毬於張建封矣第以危墮之憂激射之虞馬之與人顛顛馳騁

之患爲言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詰從義簡重而有體故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以爲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幾之暇不深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楊萬里上孝宗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視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

右編補

卷之七

四

尚

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終日無所事我財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

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爲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烏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獨饒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志

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徂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

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慙矣棘門
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無恠也
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
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
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
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
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鄙野之狀而毋怒
其築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
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
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
右編補 卷之七 聖

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然以求而求又不
得哉

又

楊萬里又曰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
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
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
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
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
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旣相而去天下憾其有
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

之旣相而天下悅之旣去而天下留之是憾無相相
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
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
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浸汨乎其
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
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
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
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
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
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

右編補

卷之七

聖

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楸豫章也
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求木之意也
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
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
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
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辯也李廣之
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
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
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
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

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塔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

石編補

卷之七

吳

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宋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

熟時物雖至騰踴人戶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麥倍稔蠶績頗登餼糧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仍歲亢旱泉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卽溝瀆揚塵稻畦焦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自夏至後絕少時雨烈日流燠炎風數興高仰之田殆至枯槁卑濕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澁之庶水族者亦用致祠造龍於壇

石編補

卷之七

四九

聿遵古法徒市於野克體前經而雲漢昭回蘊隆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慄罔敢違寧編列之民殆於殞穫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盡靈輒蔑然臣忽記憶往年任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爲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

興雲吐霧雨今霧洩汝今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焉即以十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甄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藁然者芄芄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臺笠以謳耕夫奮襜褕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有年慶抃之誠萬萬常品臣又念鳴吠之伎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惟神事不經見頗為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為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胠胠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雄亦云執蠓蜒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泛海忽陰噎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蠓蜒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既獲嘉應敢不上言于冒宸嚴伏增戰越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宋仁宗慶曆二年右正言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準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免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以來於京東等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處借支司農常平倉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碍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濟饑荒此固常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賞給資糧倉卒可備豈非先皇賙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勅命

施行

劉敞上仁宗奏

宋仁宗時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携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眼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亾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

右編補

卷之七

五三

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脩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爲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灾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糶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

反寒率多雷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鄭俠進流民圖狀

宋神宗熙寧七年監京師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狀曰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反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

右編補

卷之七

五三

致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爲福也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社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

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強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嚮割生民侵賤及骨使大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

石編補

卷之七

五

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稷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良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等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

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善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闢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

石編補

卷之七

五

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假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滄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韓維對神宗問

是時俠監京師安上門以疏及圖請闕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爲密急事疏入上覽畢反復觀圖長噓者數四初韓維對延和殿上日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知人情至是維又言近

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屯苦夫動甲兵危

右編補 卷之七

至六

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之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卽命維草詔二十八日詔出人情大悅三日大雨自俠上疏至雨纔及浹辰四月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上出俠所進圖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以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因遷定力寺求出其黨不樂爭言於上或以爲心狂以爲非毀良法

或以爲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劾逐有旨下開封取勘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宋哲宗元祐間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乞復義倉疏曰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卹患常平義倉之設竄爲良法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歛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歛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

右編補

卷之七

至七

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強取與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今平糴之法旣已脩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巡檢解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歛散其餘

例令有司更加脩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宋孝宗時集英殿脩撰趙汝愚知信州又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曰臣伏見州縣之間每遇水旱合行賑濟賑糶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為生最苦有終日役役而不能致一錢者使幸而得錢則又一鄉之中富室無幾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於是老稚愁嘆始有避荒就熟輕去鄉井之意其間彊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創攘標竊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致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此故臣嘗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則亦不遺勸諭上戶廣行出糶轉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始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乏絕之弊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納義倉米斛除五分依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於逐鄉置厰每歲輸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本縣丞檢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使幸得連歲豐稔所在稍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矣

如以臣言可採即乞指揮行下本司及本路常平司同共措置先次施行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宋太宗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命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

右編補

卷之七

五

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吠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榮澤下分大河為二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

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荏苒渠自滎陽五出池
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荏苒渠漢明帝
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
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
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
渠外東合濟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
此又無鄰之水卽春秋晉楚戰于鄰鄰又音汲卽汴
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濬然
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
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一

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
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
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
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
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
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
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
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
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

右編補 卷七

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
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
長淮西北派鴻溝轉輸納於河陰倉嘉太原等倉
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
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
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
八十里合于淮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
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
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
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二

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淮引流入
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
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
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
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
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
浮頓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
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
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糧
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

一五五

徵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
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
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
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
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
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
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杜各十
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宜
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
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疋並萃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京師悉集七亾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
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
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
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潛引江
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
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剛以奉巡
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於濟國家
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范仲淹上仁宗奏

宋仁宗慶曆間守平江范仲淹上奏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
民養民之政必在農務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田方
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
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
導則潮泥不得以堙之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脩
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
產者三萬四十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或三石
計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
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湖未歸朝廷蘇

右編補

卷之七

三

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
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宋朝
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
故慢於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右河塘太平隳
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
一貫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
虛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
軍吏民各言農粟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
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係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
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

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寒上無貴糴則東南
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
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
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宋哲宗元祐間蘇軾爲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乞開杭州西湖狀奏曰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
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
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
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

右編補

卷之七

奇

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
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
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
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
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
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
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
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
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
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

右編補 卷七

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
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
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
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
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
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
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
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
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
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

右編補

卷之七

奇

大

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
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
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
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
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
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菱
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
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
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
餘萬功開後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

一五七

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
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
水泉之用仰給於潮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
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
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
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
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
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
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
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
右編補 卷之七 六

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
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
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
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
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損利與
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
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
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
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
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

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
廢之狀利害卓然時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
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
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
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舊之
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听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
派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蘇軾乞開運何置牘狀

軾又奏曰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昔運河淤
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
右編補 卷之七 六

前至北郭穿闌闌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
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壞若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
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
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旣畢則房廊邸舍
作踐狼藉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灌復入河中
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
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
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
云龍山漸江兩關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
其勢當然不足恠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

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茆山塩橋二河各十餘里
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
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
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牌每遇潮上則
暫閉此牌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關關中者永無
潮水淤塞開濬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曰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
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八

大

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
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
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
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
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
皆出入龍山泝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
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
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積
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且
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

右編補 卷七

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
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
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
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
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眾地狹所產五穀不
足於食歲常漕蘇秀未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
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
此數州薪米實貴又衢婺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
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
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

右編補

卷之七

六十九

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
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
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
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
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里有奇以達于
江又並江為岍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
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
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
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

一五九

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關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固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登盡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至事非知之難言之亦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

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又上奏曰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

右編補

卷之七

七

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已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兪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

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埋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澁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錫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

右編補

卷之七

七十五

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錫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張閣上言徽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上言曰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

巖門白石一帶北岬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岬岬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夫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脩築之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埝堰自可瀦水惟汾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脩治兼汾河下岬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

右編補

卷之七

一三五

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而運河淺也若脩固運河下岬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瀦惟無錫五瀉埝損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脩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揚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埝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

尤高雖有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

宋寧宗時臣僚言濬官海患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臣僚言濬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塩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岍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瀆蕩為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歿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脯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

右編補

卷之七

七五

往來客船絡繹兩岍田畝無非决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隄岍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克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

衛涇上寧宗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聞饑穰之數在歲有天時在人有利天時之水旱固所不免地利之廢脩亦不容無責焉竊見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江湖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溯西遂為畿甸尤所仰給旁及他路益平疇沃壤綿亘阡陌多江湖陂塘之利雖小有

水旱不能為災自豪右兼并之家既眾始借墾闢之說并吞包占創置圍田其初止及陂塘陂塘多淺水猶可也已而侵至江湖今江湖所存亦無幾夫夫江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為甚急江湖深廣則瀦蓄必多遇水有所通泄遇旱可資灌溉儻或狹隘則容受必少六則易溢未免泛濫之憂旱則易涸立見焦枯之患事理曉然州縣之官皆可以舉職然豪宗巨族必有所憑藉其勢力足以陵駕公府非得健吏莫敢誰何浸淫滋廣江湖之利月削月削無復曩時之舊圍田增租所入有幾而平歲

右編補

卷之七

七五

倍收之田一罹旱澇反為不耕之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農人失業襁負流離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矧惟國朝成憲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澗與眾共者不得禁止及請佃承買官司常切覺察如許人請佃承買并犯人糾劾以聞及瀦水之地輒許人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差官檢視應停蓄水利河道有涇塞壅遏去處照舊來界至悉行開掘仍每歲巡察此淳熙三年

六月指揮也令湖西諸郡約束屬縣如有給據官民
戶買佃江湖草蕩圍築田畝許人戶越訴置之重憲
仍委監司糾劾此淳熙八年七月指揮也凡有陂塘
自令下之後尚復圍暴斷然開掘犯者論如法給據
與不告捕者併坐罪此淳熙十年四月指揮也是皆
匾榜大書人所共覩其他藏於案牘者當不止此奈
何條畫雖備奉行不虔或易名而請佃或已開而復
圍或謂既成之業難於破壞或謂垂熟之時不可毀
撤是知千百畝之田爲可惜而不知百萬畝之田尤
可惜不恣於強橫之一夫而恣於貧弱之百姓上澤

右編補

卷之七

七十一

沮格而不下究下情蔽塞而不上通此則有司之罪
也臣恭惟陛下愛護本根訪民疾苦詔旨屢頒不爲
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斷行下戶部檢坐條法
及累降指揮申嚴要束本路監司州縣常令遵守仍
委御史臺覺察法不徒立務在必行惟陛下留神裁
擇幸甚

貼黃臣所奏圍田止爲妨民水利抑又有可慮者凡
圍田去處多在荒僻之鄉必立莊舍佃戶聚居既廣
行包占又欲侵奪側近民產多蓄無賴惡少及刑餘
罪人號爲佃戶實是姦民幸遇豐年粗得無事歲收

稍不能給數十爲羣江湖商賈村野居民卽被剽略
甚至殺傷聞或敗露在官具有案牘可考竊恐饑荒
之歲遂爲淵藪數若行禁戢姦民無所聚集亦潛消盜
賊之一策伏乞睿照

右編補

卷之七

七十二

右編補卷之八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旰姚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禮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宋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奏曰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會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

右編補 卷之八 一 尚

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諂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爲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益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

方編補 卷之八 二 大

開淤田也則費大而不効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

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鏤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剷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惟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

右編補

卷之八

三

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面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

右編補 卷八

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旣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

一六五

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擦其危
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
君之義耳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
痍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
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
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
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
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
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抹正已之進退又媿媿而不決
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
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
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
自為名而潔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
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
而發其怒不唯難功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求
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
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粹然如淺丈
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

百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
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繞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
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
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為已至如此今
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
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
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
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
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
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

右編補

卷之八

六

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
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蘇轍代張方平奏

蘇轍為陳州學官代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中外臣
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
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
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
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
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
餘生求還間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
益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
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日竊有所懷上爲陛下
叅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
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
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
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
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
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
右編補 卷之八 七

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
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崇孝悌之行勉勵州
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
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大變之後而無不翹
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
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怨之聲不聞
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
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
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
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
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
切用意過當奸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
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
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
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
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資英果有漢武宏達之
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
右編補 卷之八 八

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
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
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
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棟
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顧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
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
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
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
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棟兵併營之策
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

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
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
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
策再生戎患惟懼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而務撓之
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勅以成其深
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
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完
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
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勅受屈已築之城隨
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

右編補

卷之八

九

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
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耶非耶陛
下犯逆衆心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
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
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
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
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
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危解之憂也變遲
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危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
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憂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

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
必候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
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
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
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燠灼耳
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
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
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
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聚也
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

右編補

卷之八

十

至此雖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
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
盛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勑孰
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
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
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
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切以爲過也
雖然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
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
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

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切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不言切惟陛下察之

陸游上光宗奏

宋光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饑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一

一

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犂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厲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畧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侯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

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畧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旣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

右編補

卷之八

十二

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竄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彭龜年進故事

宋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進曰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之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旣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關之如

此其嚴者政恐其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為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為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為國猶有資於橫歛而但欲少損以埃來年而後去安保來年不復矣乎柰何世之謀國者多為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

右編補

卷之八

一三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為通於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於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為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於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洪舜俞進故事

宋理宗時洪舜俞進曰魯宣公十有五年秋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

臣聞立法以取民莫患乎其作備也夫君與民本一家國用之而取諸民民出其所有以供乎上猶子奉父孰不敬應然自昔什一之法公田藉民力而畊收其歲入民田之私則未嘗有稅魯初法履田以稅之國用不足蓋有甚不獲已者聖人於此乃書初以示譏豈非初之所初疑若特一時之暫而後之公罷必假是以行其無藝之歛如蠶之生喙其害未有底止二吾不足而用田賦此其備也武帝紀書初笑商車初笑緡錢初權酒酤頗識此意

右編補

卷之八

十四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給事中廖剛上奏曰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不為之慮哉然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乃今閱數秋矣曾未聞其有補豈指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常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

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
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強大將然自
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
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
爲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
悌同科蓋務農重穀所以勸之者不得不爾臣觀比
年行軍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
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
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
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

右編補

卷之八

五

每患糧不繼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
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
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
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夫爭魚者
濡逐獸者趨利之所在人樂赴之死且不避而况無
死之懼乎此三說也三說者誠行則兵食足而民力
紓矣豈徒如此種粟旣多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
外患而軍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臣願陛下以是屬
之諸將可乎是謂經遠之謀富強之術而中興之資

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爲
而輒務勝之抑未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
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孝宗奏

孝宗隆興元年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不可
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
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
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
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下之難行
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

右編補

卷之八

六

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
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
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
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
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
之田克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
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
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
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

請行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
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
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
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
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
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
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
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
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
蒲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爲農

右編補

卷之八

一

十

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
豹以耒耨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
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
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
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
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
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
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
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者古之
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饑饉之役是也

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
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
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
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
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
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
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
平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
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
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

右編補

卷之八

一

八

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它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
曰屯者曰營者曰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
之無田者且不問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
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
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旣行
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
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
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爲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
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蠲內地之屯田
以爲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

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
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
賞而賞漕臣以王臣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
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
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
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
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
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
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且授焉官其費民
其俸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

石編補

卷之八

十九

牙

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
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
未必來而况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
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

元虞集上言英宗

元英宗時虞集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
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
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
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
至於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

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
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
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
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
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
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
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
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石編補

卷之八

二

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今
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也非如
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
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
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
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
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
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
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
汴河斛斛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二萬碩惠民河六
十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糧
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
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無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
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
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
京大也師衆也大眾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
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
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

右編補 卷之八

三二

濟河而惠民河斛斛不入太倉大眾之命惟汴河是
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
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
事惟陛下特迴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東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
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是藻

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
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
逮及益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
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
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
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
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
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
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
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

右編補 卷之八

三三

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益民可百年無貨不可
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
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
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
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
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
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
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

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
夏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
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所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
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
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假寐
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
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
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
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三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
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
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
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唐楊炎上言德宗

唐德宗卽位楊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
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
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
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

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
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
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
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
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
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
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
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四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
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
群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
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作爲貨幣以通
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
而不竭貨遷而無窮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
輕重之法爲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
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
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
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 匹乎人

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繁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哀多益寡稱物必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爲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日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屬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穀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子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

石編補

卷之八

三五

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爲之實幣藏不爲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開塞無術歛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剝奇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致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益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爲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廩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况於爲國乎况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

弱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開元天寶時不冒出口海寰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慎於韋堅王珙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途而專取於民倚法以美權欽怨以構禍四方騷動遂用傾危寶應末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絕餉畿甸百姓按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迤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

石編補

卷之八

三五

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無橫歛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爲自推筦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歛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因上虛以強盛而至喪敗寶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夷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歟遷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歟是何山之麓

滂之瀆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通洩東有遺東西有
餓莩而不知聚散冗游蠹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
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
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
郎官已下至于黃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爲之官屬
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材出焉
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歛寬
而民生安矣謹論

畢仲游上哲宗奏

哲宗時畢仲游上奏曰昔嘗有興作之說動朝廷朝
右編補 卷之八

廷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
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
得民財者無不用益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
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
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
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今欲廢青苗罷市易蠲
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自嘗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
探其不足之情脩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

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里
遠市井從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
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况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
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稍之
費有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計有大河隄塞戎虜餽
賜之勞前古之君固常患不足而又探不足之情脩
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則雖致石人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
罷而可復置免役蠲而可復歛鹽法去而可復存使
禹稷復出爲天下爭將無柰何爲今之策當大舉夫

右編補 卷之八

二八 4

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
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
省幾何弊在造作脩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脩營其
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
行舊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末巷婦人資用之多也
則定職掌私身之數非先帝御幸者一出之其省幾
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
役坊場河渡戶絕庄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
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
入之常半爲贏餘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

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十倍於今日而既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丘山河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於中而精計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可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則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未罷而不復如既飽之人強以芻豢猶不肯進况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併軍蒐卒封椿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

右編補

卷之八

三九

葉適上財總論

宋孝宗時葉適上財總論曰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

下之諸侯比於堯學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益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爲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爲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益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爲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爲患而以財多爲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

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益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爲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爲三國裂爲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感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日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

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
關地最廣用兵最久行師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
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
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
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
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
慮盡廢奉頭竭感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
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
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
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一

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
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
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陛
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
今日財之本末推古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
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
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
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成效哉

辛棄疾上光宗疏

宋光宗時辛棄疾上疏曰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

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
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
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
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
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
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携不勞而
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
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
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
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二

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
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
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
以謂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
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
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
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
求其弊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
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
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爾至於村鎮鄉落稍遠城郭

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論之其已輸於官者十萬藏之於家以備來年輸納者又十萬商賈因而以會子與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畿

右編補

卷之八

三

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况其數不止於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無窮其勢必求買於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顧會子豈不重哉行一二年諸路之民雖於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作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解發却以見錢於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

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無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總領轉運立為條目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埃得其人嚴寘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無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無乏與之憂其利甚大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制國用奏曰臣聞用國而不知國計之虛實此最今日之大患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夫量入為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為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四

益天下之財其入也有豐耗之不常則其出也當有增損之各異權其多寡之數酌其費用之宜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而過取有司不得違制而擅支制與不制之間而國計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天下之理亂係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考之周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國是六官皆屬之冢宰也天官之屬六十官衛之賤士則領之魚膳醢醢之微物則領之次舍帷帟裘服之末用則領之以至官寺嬪御洒掃使令之冗役則又領之是王官之事無貴賤無巨細皆隸之冢宰也冢宰日與天

子論道經邦則其情親內而王宮外而官府無不統
則其權重惟其親則議論所建人主無一不從惟其
重則號令所加中外無不聽故九賦九貢既有以致
其財矣又以九式均節之周官之均節財用卽王制
之所謂通制國用也是故國用不制不足以爲國家
宰不能制不足以爲冢宰由一歲之近以至三十年
之久皆逾數而通計之其謀之深慮之遠不輕於用
其國益如此漢宰相以錢穀當問治粟內史遂失所
謂制國用之意唐宰相下領鹽鐵僅供有司之職又
失所以任宰相之體是蓋不知夫古人設官分職冢

右編補

卷之八

三五

宰提其綱群有司理其目冢宰揆之以道群有司守
之以法耳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
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下中書
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
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
宰相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詔旨丁寧有
曰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向來二三大臣專務簡忽用
度浸廣漫不加省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爲
出可不念哉聖謨洋洋曷敢不敬一日進呈條具理
財事謂宰執曰戶部財計見今供具歲入名件較之

支遣之數每歲只欠三百餘萬緡若行那移亦可支
遣得過是國家大計非獨外庭不敢忽當時雖九重
邃密之地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
問之戶部戶部莫之知問之宰相宰相亦莫之知也
戶部不以白宰相宰相不以告陛下府庫已竭而調
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廟堂之上縉紳之間
不聞他策惟添一捺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
增印楮幣以爲理財之術而已楮已益多價日益減
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
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民不聊生將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六

激而爲亂矣如是焉而猶不早爲之計豈不大可懼
也哉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於國
計矣然置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是
雖爲而何益論造楮有疏在下者若致憂於國用矣
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
行是雖言而何補臣愚欲望陛下遠體周人制國用
之遺意近法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
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
蓄所入不足於何而取辦所出不敷於何而減損既
思之又思之揆事理之當然度時宜而裁酌當必有

轉移關閩之用以副陛下之責望者或曰論國計於今日不過理財節財二事耳理所當理所以防滲漏之弊節所當節所以革冗濫之習是二者夫人皆知之皆見之曷不詳舉以達宸聽必待宰執建明乎臣曰不然天下大政令大更革非人主定其意向則其事難非大臣進其謀謨則其言泛意出於人主謀出於大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有所不言言無不行有所不行行無不效夫如是則國事濟矣臣故開其端而欲陛下與二三大臣自爲決擇正懼其輕且泛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此正其時厥今要務孰大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一

於此惟陛下留意

劉克莊進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曰元祐初以李常爲戶部尚書鮮于侁爲京東漕

臣嘗考論古今自漢中葉筦權之法行上而公卿下而賢良文學各持一論然公卿之論常勝雖合賈誼董仲舒名儒唇敝舌腐而不能少殺其勢惟本朝則不然所用三司使如寇準蔡齊王堯臣包拯宋祁張方平蔡襄之流其人平日旣持賢良文學之論一旦居公卿之位施爲建置終不敢背儒

者大旨此其所以異於漢也熙寧改法初猶用程顥蘇轍爲官屬其後薛向吳居厚之徒始進於是司馬光得政內擢李常爲版書外擢鮮于侁爲漕以救其弊元祐相業第一義也臣謂國家此一氣脈宜迂續不宜間斷宜培養不宜極伐顧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廟之禮不可闕掖庭之用不可會臣非敢立高虛之論直以理財爲非也昔之理財者權抑富商巨賈之盜利權者爾逐什一以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細民者爾營斗升以育妻子者不問也天地所產海之魚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一

鹽藪之薪蒸漆泉締紵之百貨械器陶冶之一藝益販夫販婦園夫紅女所資以爲命者苟操幹之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笑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爲宮市害及鬻樵之夫治世氣象不宜如此向也權酷權契信有遺利今囊括殆盡弓張未弛粹失利源邑困繭絲之取邑無生意民受池魚之殃治世氣象不宜如此議者排之愈力執事者持之愈堅踵漢庭鹽鐵論之弊失先朝前輩儒臣治賦之意麟趾之澤息蠶尾之謗與將安取此臣觀今日事勢損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

易言也捐末利以還之足矣昔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爲三等曰上者取利大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真計臣之心也王旦遣漕臣曰朝廷權利至矣真大臣之言也惟陛下詔廟堂省府亟圖之

崇儒

宋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論伊川學狀曰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

右編補

卷之八

三十九

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而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

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

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率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樛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却

右編補

卷之八

四

皆進用樛真其門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樛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大體雖其高第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樛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狀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益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

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
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
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學者可思而
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
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
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
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
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

右編補

卷之人

四十一

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
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願之學於易則因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
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
方入德之序然則縱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
願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
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
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
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
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

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程
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
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
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
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而其道不
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
正蒙書一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願雖未及
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
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
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

右編補

卷之人

四十二

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世雖當禁暴
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獨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
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
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
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
淺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後魏宣武帝時殄寇將軍符節令江式上疏曰臣聞
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

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
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
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
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
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
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韻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
籀著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
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無天下丞相李斯
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右編補 卷之八 四十五 志

刺史杜鄴沛人援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昔平
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
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
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
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
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
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備信也壁
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
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
右編補 卷之八 四十四 志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倉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禮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

右編補

卷之八

聖

十

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日以眾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醜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日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哀錄叙列於

右編補

卷之八

聖

十

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紉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

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義不知者則闕如也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右正言陳淵因面對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

右編補

卷之八

七

圖識

漢張衡上順帝奏

順帝時太史令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出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其巫覡音胡歷反

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益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尚書堯使絲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絲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比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舜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右編補

卷之八

八

置在於漢世武帝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摛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傳音附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纂纂作窠義亦通末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末建順帝即位年也復統

謂廢而後立言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
識家不論也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也讖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國史

宋歐陽修論日曆疏

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歐陽修論修日
曆疏曰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
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

右編補

卷之八

四九

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
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
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
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
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
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
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
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
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
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祇據此銓次繫

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
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
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取書也
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
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
於事在日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
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
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
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書亦聞修撰官甚
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

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
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
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
官者以某功如秋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
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
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
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
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
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
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

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
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
定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
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
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
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
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
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
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
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一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
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劉才邵上高宗奏

宋高宗時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劉才邵上奏曰自昔
有天下國家者所以記言動制作示勸戒以貽後世
莫不有史動則左史書之若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
之若尚書是也至於禮樂刑政因革損益因時不同
則後之人從復修之以備參訂若禮經所載是也三
者之法相須以成闕一不可唐虞三代之盛典章文
物炳然見於簡牘之間豈無所自而然哉至左丘明

右編補 卷八

承諸國之史因經立傳而言動所記合爲一書司馬
遷編羅古今以作史記遂變編年之法班固而下因
祖述之一代典章雖見於志而以理難詳載遺落者
多至唐正元間蘇冕始爲會要考其纂述之意豈非
小補由此觀之後之爲史者實錄以存春秋編年之
法正史以循遷固記事之舊而會要以追法禮經之
意豈可偏廢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制作明備陛下
光昭先功欽若成憲累朝大典旣已全備惟是會要
肇自於建隆續修於熙寧凡三百卷而元豐元年已
後近因邇臣建白已頒明詔命館職之臣載加讐校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二

矣然自元祐元年以後尚未修纂臣愚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許令館職讐校舊本畢日接續編類

律曆

晉摯虞駁潘岳議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曰今
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
復改尚書郎摯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
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
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徵考
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

一八九

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鑿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唐虞之際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此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

左編補

卷之八

五三

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求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宋高宗時直祕閣喻汝礪上疏曰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濼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知其所以為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停儲粹清肅然有威神姦紂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無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

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亂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糧漕庾以為之備良夫選卒以為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為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寶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無捐軀殉國犯患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使忠魂埃滅義骨冰漸歲月荒老無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嘆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四

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據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議者以為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著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桓公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摺紳記錄之所傳訪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臣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說質文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無知段太尉之忠者乎書生詞人豈無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無知李新聲之義者乎

于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亦足以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正太史之烈而又何疑哉漢建安之末曹操徘徊引却不敢輒正號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尚在有以陰挫其頸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願詔史臣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名聞仁宗皇帝曰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六

禮臣

宋司馬兄上仁宗奏

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曰老矣鬻熊曰君若使臣捕兔遂麋臣已老矣使臣

右編補 卷八

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皆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下畏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六

張浚上高宗奏

高宗時張浚奏曰臣聞祖宗時優待臺諫之意欲以正紀綱補闕失實天下國家休戚所係不可忽也然祖宗施行賞罰必務覈實每有臣寮章疏論人在外則必委監司體究其大者遣使馳驛審驗在內則必稽考公案研窮取問然後施行責罰縱有不實置言者而不問此祖宗優待臺諫許風聞言事之本意也

一九一

故當時臺諫所言無非事實未嘗指撻陰私以快已意亦未嘗猥屑言辭致傷國體不過論某事爲是某事爲非某爲君子某爲小人某爲政有稱某爲政無狀而已自崇觀以來大臣各立朋黨援引臺諫去其異已者每有章疏朝廷不論虛實一切施行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致有造不根之謗綴淫媒之辭士大夫平生立身一遭黜污遂爲廢人况其間報宿怨陷正人情意百端難以立辨此最傷和氣敗風俗害教化之大者今陛下選用賢才任處臺諫以革前弊臣愚欲望除二府大臣每有臣僚章疏自合卽日引去外

右編補

卷之八

五七

餘乞體究指實然後施行至如事屬陰私別無跡狀皆寢而不問庶幾風俗漸厚更乞睿察

陳淵經筵進故事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經筵進故事曰前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欽禮如此臣聞汲黯在朝淮南王憚而寢謀世謂黯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力故諸侯將叛畏之而不敢發黯於是爲有功於漢矣竊以謂黯之忠古今鮮儼然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八

使武帝棄而不用黯言何所發哉淮南寢謀雖曰憚黯亦武帝用之之功也何以言之方武帝欲崇儒術以興禮樂則用公孫弘爲丞相欲定律令以振紀綱則用張湯爲御史大夫欲攘夷狄以強中國則用衛青爲大將軍丞相固上所親信御史大夫尤爲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大將軍貴寵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而黯嘗廷詰弘以爲齊人多詐始與人建議後皆倍之又責湯不能安國富民何空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爲又或說黯以爲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黯之正直不撓如此以故朝廷一時貴臣莫不憚之蓋不特如是而已武帝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當時在位誰不惴恐而黯面折廷諍終無所屈嘗謂武帝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帝爲之變色罷朝且以黯爲慙又以爲愚又以爲不學若不能堪者至其與嚴助論黯則必以社稷之臣目之此固武帝之所甚重而深與之也故史載武帝之待遇黯曰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

不見也蓋武帝之欽禮黜其過於丞相大將軍如此則凡爲將相大臣者安得而不憚故淮南憚黜由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黜由武帝欽禮之也然則淮南寢謀非武帝之功而何臣又聞人主據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唯我所欲其誰敢抗之以其莫敢抗也泰然居於民上無所畏忌則賢者懼禍亦將遠引深藏不復爲世用矣賢者不爲世用而讒譖面諛之人得志其不及於危亂者無是道也故如武帝之好兵喜殺窮奢極侈實無足取至其欽禮汲黯以絕未萌之禍後世不可不法

右編補

卷之八

五十九

也祖宗之設臺諫官所以崇獎之者無所不至亦近於此雖無汲黯其誰敢不憚使常得其人又不亟除而輕去之臣知姦雄自茲屏息矣蘇軾有言曰姦雄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盛也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崇獎臺諫莫尚於祖宗之法惟陛下念之

呂祖儉上寧宗奏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國家禍變固在靖康而亂所從生實自宣和之御筆夫黜陟廢置驟從中出而不從外庭是誠可以快意自

右編補 卷八

便然宣和因是而成禍本者蓋始因姦臣藉此以鎮壓群議復因左右假此以盜竊威權由是忠直者獲罪順從者得親言莫予違而一言喪邦之禍至不旋踵矣若吳玠莫儔之徒與虜爲市痛在人心則又靖康覆轍也陛下始政清明講學不倦登用忠直天下蓋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會幾何人之觀聽奚爲浸異也首相之去豈爲無罪中旨直下無復體貌固非所以重股肱講席之臣所謂耆艾者片紙罷遣視爲常事所謂舊學者論及近倖去之靡疑至或臺諫之官或一旦而並遷或以闕守而補外御筆行下復

右編補

卷之八

六十

覺匆匆近者次相亟罷雖因論列然其陳竭忠力不爲不多而從臣微有開陳者則與郡之旨曾無留難仰惟陛下始欲威福操柄不假諸人庶可昭示總攬之意然宣和深弊則已莫不懷憂蓋以陛下旣疑外廷則腹心之謀耳目之用不容無所寄託左右前後地近情親巧伺意指固皆以順從爲正然其間豈無其人所謂偶合聖心黜陟廢置因而時得關預怙恃恩寵招勢美權旁若無人浸無顧忌若使其氣燄增長而威福集於私門則觀望趨附者浸多嚮公盡忠者浸寡臣深恐陛下不得盡聞事理之真實將孰與

一九三

維持宗社哉伏望陛下鑒觀治體戒在宣和黜陟
置益務審重體貌大臣以尊朝廷容養忠直以壯士
氣有言逆于聖心未宜遽罪有言遜于聖志未宜遽
褒凡左右前後過有將順過有激發則又願推原初
念初政尤未易遽從法仁祖之規模用公議為予奪
庶幾忠直者獲用順從者自踈而左右前後守其常
分亦得保全寵祿將見國勢日以尊強實政日以修
舉雖有變故菑害亦有所恃而不危矣臣志在愛君
不遑他恤唯陛下財赦

近習

右編補

卷之八

六十一

漢朱穆口陳桓帝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後復口陳曰臣聞
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
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
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唐韓偓對昭宗

唐昭宗天復元年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
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

右編補

卷之八

六十二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其當道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
內之難救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
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
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大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
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
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懷懼不安也今不若擇
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
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
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
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
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
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
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

宋仁宗嘉祐六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以

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
躬自選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
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
皆知畏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相安
固無異頃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

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摭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才以爲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所役小人以爲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小加懲誡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

呂祖儉上寧宗奏

右編補

卷之八

六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遠過漢唐者非假夫强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爲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爲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適追慶曆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歲安靜和平之說復衆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志紹熙五載夏秋之交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戮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

恃以爲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益將日望維新之政今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閱其耆艾而使之歸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闕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雖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勞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黜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賈美則

右編補

卷之八

六

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爲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爲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嬖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爲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爲公恃君子以爲固然後能守而無失若迺嬖近替御所知不遠寧免循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搖歲事有饑饉之憂夷狄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恃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

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內廷姦欺尤當深防絕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祿開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固實政強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曆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惟陛下裁赦

終
右編補

卷之八

六五

右編補卷之九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時姚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吳公治 同校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右編補

卷之九

志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漢丁鴻日食封事

和帝永元四年丁鴻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二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勃身自約不敢僭差而天下遠

右編補

卷之九

一

志

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十數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昭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蕙菁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欲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誚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楊賜書對靈帝問

漢靈帝光和元年虹蜺晝降嘉德殿前帝惡之引楊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亾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蠖螻者也於中乎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

蛻可謂熟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蛻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官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政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光共工更相薦說旬日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那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辨之心各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今縉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右編補

卷之九

四

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恠則脩德諸侯見恠則脩政卿大夫見恠則脩職士庶人見恠則脩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唐姚崇奏對玄宗

唐玄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敢捕紫微令姚崇奏曰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

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恐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文不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宋神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為深愧今被命守藩且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勅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

一萬六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頁 198

際老臣不爲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聽上負知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鑑不待臣說也今聖心所以答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答足

右編補

卷之九

六

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後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薦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旣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

於人情不可忍於社稷也憂患旣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輕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况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仗義臨難虞而不易其操者歟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

左編補

卷之九

七

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臨之下其間必知有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不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聖鑑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鐔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

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
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消消可
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覺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
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
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從證
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
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山里以至
瞑自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
敢不精為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
垂省納實天下幸甚

右編補

卷之九

八

崔鷗上徽宗書

宋徽宗時筠州推官崔鷗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
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
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
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
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
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有日食之異詢求
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
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
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

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
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
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
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
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
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
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
巇以盜富貴操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直
蒲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
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

右編補

卷之九

九

大

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聰排斥正人微言者坐
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
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
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
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
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
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
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
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
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

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効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一

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許翰上徽宗奏

宋徽宗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爲二其象爲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

若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爾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蓋自陶唐以來以心爲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爲大辰是以味爲鶉火心爲大火大火之所以爲大者天以心爲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隳倍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爲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一

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羊牛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鎮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所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梓檀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

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而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變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其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放古法各變其所宜木以為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一

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地震尚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奏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昔者賈誼陳治安之策有厝火積薪之喻此文帝最盛時也蘇洵獻審敵之策有弊船深淵之喻此仁宗最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弊船之喻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也今則不然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

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禍既而皆不驗或者曰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啗使果畏我而不敢啗乎道塗相傳結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為畏我且不敢啗我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老胡北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逆亮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此胡乘其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蓋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昏經營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乎虜以兵居之居之而不

右編補

卷之九

十三

去近則通泰之益利爲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
遠則吳蜀之形勢爲彼所裂將無通吾之脈絡蓋昔
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
二州自此南唐始感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
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
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
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
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
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
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

右編補

卷之九

一四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
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
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
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爲命而已臣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
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
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
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
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
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

右編補 卷九

無爲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
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
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
擾哉夫固有大有於擾者也而曰素具又曰憚於擾臣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
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戎狄當宣王
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獫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爲何
等時耶金虜日逼疆場日憂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
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
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

右編補

卷之九

一五

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
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
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
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通日鎮星犯端門熒
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
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
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
復有兩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
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戌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
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

二〇三

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女謁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欲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粘罕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金虜寇淮甸之役宣和遇裁而恬不知

右編補

卷之九

六

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所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今也倉廩府庫非徒無

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人如古之將其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聞夫用而後見非聽

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右編補

卷之九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裁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

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爲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爲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

右編補

卷之九

九

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道何道也代有終考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爲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為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臧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已如舜從諫如湯母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寇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或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表說友應詔上言

有編補

卷之九

三

孝宗時表說友應詔上言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論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已聰明任人以事以朝廷為基本以大臣為腹心進退人才廢置機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眾望其或慮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己聽有偏聞慮或不

周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美國權主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則陛下盡為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三曰臺諫為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取捨之公端不可以私意適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畀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來未有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

有編補

卷之九

主

差事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

牟子才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衢州通判牟子才亦以太陽交食應詔上奏曰臣伏觀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職及學校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咎眚導迎善氣各悉心以告者臣猥以庸庸蒙恩忝郡詔旨所及

敢不罄竭其愚忠陛下自臨蒞以來德澤屢下和氣
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豐稔天心人意若合符節固宜
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蝕辛卯咎徵之
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
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文之交泰也王
春三朝則受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於方晡之時
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
西北爲陰以人事推之君爲陽臣爲陰夫爲陽婦爲
陰德爲陽兵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支干會于
南離之方其蝕在申其纏在女此臣元乎君婦敵乎

布編補

卷之九

三

夫小人加君子之微也而尊者尤惡之臣嘗讀史至
漢之季世見其災異狎至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
君也正月巳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歲
祿去公室政在元舅王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崇譚音商相繼爲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
所爲蝕者此也谷永大儒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
災阨乘三難之際會目睹巨異意必有殊尤絕異之
論警動上心以殺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
專寵也不過曰中黃門後庭驕恣狂悖也又不過曰
北宮苑囿將有復淫之亂也諸夏下土將有災祲之

右編補 卷九

變也其言迂緩不切有所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
無一言及之史臣書曰專攻上身蓋譏之也正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傳商鄭業以
外親忝封邑孫寵息夫躬以姦辯寵侯封董賢以令
色諛言蒙賜予五侯驕蹇權震內外其烜赫足以掩
翳陽剛日之所爲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虧明毋
震動子訛言之時目覩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胃
中之鬱抑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深內自責避
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及素
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用也其言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鯁亮明切無所顧忌而於貴幸之董賢深嫉焉史臣
贊曰守死善道蓋嘉之也夫災由天降變不虛生成
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後世錄實語多及於
災異蓋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漢季世之君也
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
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女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
君髣髴矣權姦接跡黨與駢肩則視漢季世之君有
加矣而陛下遇裁而懼引咎責已導諫敷恩則豈肯
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熙間待罪史館
與聞討論之事嘗因論對以大臣不公不和六事爲

二〇七

陛下告陛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獎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誰忍負之臣儻有重於言以諱為解茲謂自誣且誣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及列為十二條以獻陛下心志所期不敢妄自菲薄效谷永阿媚時好以羞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空臆盡言得從鮑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一敬心以澄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力於性命之原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色臭味之

石編補

卷之九

五

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間斷以之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群臣者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貂璫者亦此心也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為敬者未嘗不一也平居暇日矜肆誕忽不能察一念之所從起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貂璫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群臣之時矣臨朝見群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

之時矣所接既異而所以為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敬肆之分也漢元帝臨朝之暇親近儒生可謂敬矣及退而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已為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旋為開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二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屋漏顯如日月之照臨女子宦官凜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久而不變者也陛下性資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二君所及

石編補

卷之九

五

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闈燕閒之時則如彼也臨朝親儒之時如此而嬪御嫖狎之時則又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而形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係甚重監二君燕安之失退朝無事延訪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貂璫之干請者却之嬪妃之御見者踈之使紛華盛麗不足以為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為吾之害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而俯不作矣天怒寧有不同者乎其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宰者首六卿而統百

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朝倣周制，改僕射爲丞相，而沿唐舊制，自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三省始多事。自檢正都司之置，而三省愈多事。合二者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而部闕盡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於應酬，工夫困於位置，國家大事姑置不問，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右編補 卷之九 主六

之念，憧憧往來，未免少分經費。贊元之功，銓曹要地，反成虛設。此吏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賦者也，然國用房鹽之財，幹於宰相，而不幹於戶部。朝廷之上所商者，鹽筴所括者，田契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義。嗚呼！版曹所掌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亦朝廷之財也，均爲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別，困於多事耶？此戶部之權輕，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爾。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然近歲中書之務愈致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

也。前日之相機智足以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收攬事權，張大聲勢，爲能事，往往下行六曹之細務，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相意摸稜，兩端以聽所擇，其或稟承而命，猶云合與不合，送部勘當，萬一事有可行，亦云有似此的例，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敢訂說，必行是以近者累月，遠者年歲，率多迂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牢籠機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聰明，獨運謨畧，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拱默以須之，經旬動月，歷歲跨年，不能裁決，右編補 卷九 主七

一事監司帥守，則類多攝官侍從，論思則亦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誕謾之場，而檢正都司往往徒自悵歎，雖欲啟擬，厥道無繇。於是滯事猥多，而中書之務如治絲而棼之矣。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所謂送部勘當者，則令據事指，定不必繚繞更聽，朝廷指揮，檢正都司各替其長，以檢正三省之務，所謂欲筆者，不必逢迎相意，多爲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于上勿自眩其志，而忘

要道之執勿徒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規模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宜以下無非宰相之事而弊倖去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日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自臨御以來以至於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不知其幾矣然比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冗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證莫辨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萃耶則位文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彙者不願旌麾之擁或扼於遠方或扼於乘塵或扼於閒散或扼於倖貳或扼於小官皆賢者也以爲任用當耶則瑣碎戚畹或玷節閭驕豪貴閭或參畿輔心權姦者陰肆含沙跡貴幸者顯媒人爵或倚賴屬籍之近翱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負綠邱第之親侵奪民產而流毒於數路或觀規窺伺或摸稜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甚至惡毒流行善類淪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諫臣之死也而

伏蒲論事之地幾鑑之亡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塗歸繳駁之地幾玉之燬矣嗚呼司馬光鄒浩陳瓘劉安世論賢人淪亡殆盡虜入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而世道之屯厄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爲蝕也然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乎臣願陛下清其天君持其定見以爲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矣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有剛柔必柔濟剛剛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凡得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陛下清明之聽說譎變詐之士不足以撓陛下堅凝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罷女謂以肅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自謂窮天下之樂不足以喻其適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之中陛下儀刑家人中宮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妃務寵眩惑聰明女覲恃權交通關節無藉之權姦主之以安其身亡耻之士大夫主之以媒其進無賴之黨與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飛越中都覬覦苞苴直

中禁遂使外人指其事內土庫輸送矣其事自觀
脩造矣禁衛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妾有所謂
則通行而無礙或以陛下燕間之嘖笑泄於外則
昌言而不以為怪或以女觀詭秘之蹤跡泄於內則
雖微詞而必致于辭大臣不敢遏絕而敢逢迎不敢
正救而敢鼓舞焉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為蝕也欲
回天怒其有大於罷女謁之于請乎臣願陛下以社
稷為念謹宮掖出入之防嚴非類混淆之禁使伺間
而干進者恐怖而不敢前乘機而僥覲者退縮而不
敢進宮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回者乎其五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曰斥權姦以絕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
然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今左右
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弄也行媚於內而施
賂於外王莽之相漢也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內
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弄上下而其心
焉自昔權姦篡人之國非專兵甲之柄擁財利之權
則不能以為故曹操之輔漢以討賊為辭而擁兵自
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既專
勢益重然後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焉是舉也前
之相實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

右編補 卷九

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故弘恭以蕭望之為黨而殺
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為黨而疏德裕自昔小人欲
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厚自封植則不能以有為故
李林甫口蜜腹劍蔽欺聰明善養君欲李義甫笑中
有刀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是舉也近日之相實
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屈伏海濱陽致其
仕而陰賂寵倖為他日復用之階陽處塊苦而陰結
官府為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
而橫塞要塗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控搏富貴陽為病
倦而陰張虛氣以示其據鞍矍鑠之能陽為推轂而

右編補

卷之九

三

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皆知而
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必有甚工且密
者此日之所為蝕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
今權姦斥矣而根苗猶未絕也臣願陛下昭大智以
燭天下之微奮大勇以決天下之事勿以儒效為迂
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為拂逆而復善舊
人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而徘徊講筵
者其譖不得逞如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絕而中外
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無復後憂矣天怒
其有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昔者聖人

一一一

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
 進謀公卿訥誨警史秀教庶人議獨義詢耆艾脩之
 而後王斟酌焉逮及我朝宰輔之宣召則有言侍從
 之論思則有言進故事則有言翰苑之夜對則有言
 二史之直前則有言群臣之內引則有言百官之輪
 對則有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
 封小臣之特引臣民之扣匭三學之伏闕外臣之附
 驛京局之發馬遞鋪則又皆有言比年以來為大臣
 者背公營私崇惡騁怨惟恐人之議已思欲以箝天
 下之舌告訐察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咸謂言出於
 右編補 卷之九 三三
 口禍及其身往往畏避謹嘿自同寒蟬甚至自隔對
 班不肯有言藉令有言又皆掇拾細故徒應故事不
 足以裨主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病
 賞罰之僭濫獄訟之冤抑疆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
 聞其間豈無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
 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厲
 隔絕之嚴雖有言不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來宰執
 有條對經筵有密啟三學章茅有清議可謂言路不
 壅塞矣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絕少調護彌縫之意重
 而決裂奮迅之意輕壅遏沮壞之道勝而施設云為

之道微天子曰某言常談也某事常事也宰相曰某
 言過當也某事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彌深下詔
 求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未嘗以不當於事
 為忤行者聽其自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為拘遂使至
 當之言徒為無益之具各異咨至其必由斯今求言
 之意非不美矣然昔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求又
 恐非實其於言路之通塞關係匪輕臣愚願陛下當
 謀謨並進之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擢其
 可用顯奏施行勿以忌諱為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
 為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謀謨皆
 右編補 卷之九 三三
 合於公論而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
 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七日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
 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
 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甚可畏也乃者權臣柄國專
 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聲望之士不為所嚇
 者率排斥而無遺及其權之既固則一時脩飾之士
 意向小異者即擊去而不貸情有未通則倚腹心以
 示意向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事或未悉則假簡
 槩以導委曲而簡槩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污
 冊書無辜之民或遭簿錄循至于今未及滿板難以

詔今之懇切不免畫餅之療饑是信任誠誤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雄而論宰相給舍敢於繳權倖而拂貴游監司帥守敢於抨戚里而排勳閥雖使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爲法則當施行其言以養其敢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章閣東半墮渺茫天使沓來徒勞宣論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政事則敢於爭辯去人才則旋即錄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誰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授爲非不以彈擊爲是而戚畹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廣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非爲一身計也向也爲權奸之所嗾雖拂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敢不行今也爲大臣之所惡雖合陛下之意而陛下亦不敢遽行是陛下之畏宰相無間於初終而宰相之玩臺諫亦無異於今昔矣此咎異之來有甚於昔也陛下而以風憲爲念則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見之施行以示公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身爲常事而不加脩省勿以論及大臣爲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關貴戚爲奸

右編補 卷九

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八曰寬繇後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以固邦本邦本固然後可以保天下人君所以奄有神器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民而已恭惟國家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爲本陛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爲先務下寬大之詔敷曠蕩之澤所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然自用兵以來猶難而斷喪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春冬鈔襲而困三邊之民清野徙治而困兩淮之民浮鹽和糴而困江浙之民鹽丁出沒而困閩廣之民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軍用需索而困荆湖之民敵潰迭作而困川蜀之民盜賊橫行而困沿海之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侵漁蠹蝕靡所不至血其齒牙以民爲犧牲增和糴之入以供羨餘取田租之贏以豐囊橐假揆究之名以增賦歛嚴權酷之令以伐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估籍派攤賴之目以償逋欠厚軍需之儲以肆科抑早贖爲虐則縮檢踏之數吝於蠲租水災掩至則沽抄劄之名而詎於發廩索綿帛於方黍蠶之候追米斛於未秋收以前拘監未已械繫隨之急刻未已刑獄隨之號令嚴峻而必行姦胥夤緣而爲利苞苴既

一一三

厚寵賂又滋以貪婪之心行暴橫之政以星火之令
速疲殘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縷而管箠縲繫殆無
虛時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強悍者散為攘竊懦悞者
倏致流離重以饑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
此輩使為旱魃以隔陛下之雨露使為蝨賊以食生
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枕而卧也
豈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
來也陛下而以愛民為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蠹
國害民之政一切除去凡弓張未弛之政一切罷行
勿以民怨為可忽勿以民力為可窮深究祖宗披蠹

右編補

卷之九

五十六

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出
手筆特行處分使如雷霆忽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
知誠出聖意之所丁寧不以詔令為虛文則實惠及
民有可以為祈天永命之地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
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兩暮而還其出
戍之時則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然所以使我
舍室家而不違啟處載饑渴而至於傷悲者非上之
人固為是以苦我直以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師
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杖杜以勞之先
王蓋以已之心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

死以忠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
敵愾之心是也我國家自有敵難兵不解甲者垂二
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荆
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
堂輿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警於敵而嚴守
桂林之地矣始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漣
水海道之地矣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
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所以
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為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
久戍為勞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

右編補

卷之九

五十七

敵為常矣以敵為技止此矣夫以敵為常則玩心生
以敵為技止此則忽心生合玩與忽而暇以戍役為
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
知恤此災異之所以來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
飭有司嚴戒將帥察其勞苦憂傷之情憫其貧窶淒
涼之實番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勞為不足念而
有功必賞勿以小校為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
效死而無還心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十曰謹刑
罰以召和氣舜之命官先播穀以敷教而後極於刑
蓋有以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則

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刑之
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
後而其所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
亂民而已所謂刑者祇所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
至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幾四十年此所謂
置天下於仁義者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
司天牧者不以民痛爲念爲士師者不以弼教爲事
是其心術念慮匪惟貨惟內則訖富訖威也匪指道
以明則鍛鍊以成也游辭兩造而遞情析律二端而
舞巧或上下以知術相馭或彼此以文法相操錐刀
右編補 卷之九 三六

之末而盡爭犴狴之淹而弗悔民無所措其手足國
無所庇其本根聞明五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
天下也聞黜四賊矣未聞刑不孝之人以勵風俗也
上之人不以善道待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
歲之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
五幼凌長者十之六七下凌上者十之八九人道絕
滅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濫矣日何爲
而不蝕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爲心以成周爲法罔兼
庶獄明清單辭道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
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一出無心刑後德先

哀矜勿喜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厚之俗沉涵漸漬入
人之深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曰廣仁恩以安遺黎
外患之禍自古有之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曩者
蜀首被害淮襄次之今又轉而南侵且驚塵游騎徧
於東西南北之境矣夷城削險糜爛生民無貴無賤
駢首就戮荒烟凍雨冥漠無歸結爲妖氛激爲厲氣
沈爲滯魄散爲游魂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死者之
嗚冤也摧殘餘黎幸免屠戮竄伏山谷奔走道塗流
澌旣竭生理復空蒙袂輯屨待哺嗷嗷北風其涼雨
雪其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或碎人鬻屍或易子咬
骨或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或夫夫婦婦更相爲鯨
鯢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悄感酸屑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遭也嗚
呼均爲王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土之愁也均爲赤
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重不幸也上焉者聽民
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焉者聽民之或去或來而
不知救爲民父母而愆無情耶流離如此日何爲而
不蝕乎臣願陛下念死者之無辜而求所以慰安之
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樂之其安上重遷者則
申飭監司帥守復其繇後免其租賦其轉徙流離者

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原有餘粟則傾國倒廩以紓其目前之急官有閑田則給牛種以救其終身之若壯者藉以充守禦之兵弱者藉以備使令之役或分其勢而不使之結連或換其群而不使之爲亂如此則淮襄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爲陛下保境土爲陛下逆續天休而禍亂弭災異消矣其十二曰寬鹽筴以裕財用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爲天下者以義爲本不以利爲本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也曰正云者非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始且理財者以君子爲的不以小人爲的以君

左編補

卷之九

甲

子爲利不以小人爲利也曰務云者非喻於利乎蓋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蝕人主之心喻於利則富強之術反足以召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國家歲用至廣兩稅之外仰給於鹽鹺者爲多祖宗相承朝夕計慮與夫賢臣謀士補葺闕遺纖悉備具者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垂遠而無弊故商賈輸金於官謂之入納及其請鹽於煮海之場則待次之期有遠有近幸而及期則泉貨流通萬一法令或有少變則本已消折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利自一孔以上官司幹運

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相府鹽無非自操利權大抵下同商賈與民爭利至析秋毫氣酸炎炎迫人商賈往往積怨已入納者析閱無餘未入納者遠巡改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以商人入納之數爲之贏虧也今商賈之貨用漸竭既無以爲販賣之資而朝廷之子本不繼又無以爲幹旋之用則是煮海者無策可措而停場者無貨可居雖壓之以朝廷之勢加以刑戮之威而本之則無其何以責鹽筴之登衍哉此貨鹽之害也浮鹽卽歸朝廷漕臺專任變賣鹽未至場則兵將爲欺夾和灰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爲

右編補

卷之九

甲

欺抑售高價暨至發泄則富戶爲欺賣美斤兩蚩蚩之民展轉受害中間朝廷雖有三分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終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間有商販之人多爲官司所抑坐淹歲月發泄未能若謂權宜可以爲國糴本之儲則糴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爲國家之利則徃徃分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與官司爲敵也若謂變賣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百姓不樂於與官爲市也此賣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豈有爲民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哉臣願陛

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之舊法申嚴前後之指揮釐革見行之條貫使行旅流通邦儲豐衍以副陛下蓄義爲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災弭變曷爲而不可其他脉絡之或間斷節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乃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污隆氣脉之盛衰也陛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嚴而未能專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脞而未能肅清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平於好惡豈不知女謁之干進而未能勇制於情慾豈不知權姦之爲害而未能遏絕其萌芽豈不知言路之

石編補

卷之九

四三

當通而未能疏滌其壅滯豈不知信任之當謹而未能致察於賢否豈不知徭役之當寬而未能禁戢於貪暴豈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撫恤其憂勞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深察其情實豈不知邊民之流離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鹽筴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慮之因循率爲聖政之疵累意者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爲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者二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蝕也豈可以尋常之變

右編補 卷九

待之乎陛下倘不以爲尋常必穆然而思曰夏正謹始朔旦紀元天令方新朝綱甫肅離明赫赫遠爾翳蒙得無陽剛元德有間斷歟得無君道仁政有虧闕歟而愚臣區區之意則以爲國本者國脉之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攸繫而陛下未及有所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不待臣民之論列耶抑亦畏人多言而闕然不問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蓋國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鼎之心國論不疑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凝國

右編補

卷之九

四三

論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卽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大小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必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于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卽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端平之政開衆正之門塞群邪之路翕翕向元祐僅及半載議論一變而嘉熙之雜淳祐之專紛紛未定矣陛下旣不待群臣之請自更化絃於前則豈可不俯聽群臣之言相與堅疑於後而聖意過有憂慮罅隙時見寢苦掛冠之請一嘗試也而陛下與之祠祿腹心

二一七

臺諫之除二嘗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漫緩之極反覆之所基繚繞包涵之中禍亂之攸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况古今厄運適丁茲時寅正紀元又著茲異失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災異之變遏禍亂之萌耶故嘗為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遺聲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遺言路不尚兵刑不重征斂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助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主勢

右編補

卷之九

四

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疎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美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壤地之迫感而主勢孤八壞於暴君汗吏之斲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主勢孤今欲扶其壞而翼其孤舍國本之定國是之疑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事尚可為不然壞者日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而不自立則劉蕡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罄竭愚衷冒昧一言以為消弭災異之本

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畢命山林死且不朽于昆天威罪當萬坐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宋理宗寶祐二年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日蝕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大雨雷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電南宮靈臺災侍中寺雌鷄化為雄黑氣墮於溫德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

右編補

卷之九

四

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蓄異之類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召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蓄異乃反過之楊賜以為皇天垂譴告之象蔡邕以為諸異皆亡國之恠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散二氣五行之流布日月

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疑結雷電虹霓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為殃為膏為菑為恠為變異為祲侵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下率以進奉一說為博富貴利達之具自茅茨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為耗財蠹民之籍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諸臣每以譁競朋比為媒孽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論隱而廢壞紀綱替御者反以宣諭節貶為尋常苟

右編補

卷之九

四六

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致寇盜賊者每以貪官污吏為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為威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笑此以為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菴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麥矣日近妖恠時見形象而訛言又狎至矣最是六陽浸大一陰未生反作妖孽雷天之號令也自四月

右編補 卷九

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虩之聲日君之象也自四月以來常噴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資以為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為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菑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今日之菑異則駢集於三四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囿於數而為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為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為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初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

右編補

卷之九

四七

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初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寡人聚財之計一時群工噤無一語惟呂彊上疏極諫以為中尚方領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因費多獻少奸吏困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為可以致富貴穢德彰聞惡聲流播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宮掖創進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闈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財自左右有宣諭之說而賂省部撓臺府者類皆兩造不

一一九

平之事嘗退觀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御批以懲假托空黥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本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誘猶未洗然者以左右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為聖德之累也錢神為妖陰氣為沴變異之召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望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囿然楊賜以為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蓄禽獸殆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為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

有編補

卷之九

兕

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卑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應門皆極山節藻稅之工飛廉柱宮之美未消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蠶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重也襍後以事禱禱也至於靈臺之飾則侈靡以自奏矣妃寺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捐水衡之積而不取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域申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斫伐也七萃之言一售遂至斬禿丘隴而不知止也木妖民恠隨寓為沴

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震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絕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之士半在草萊率作輿事之夫或居繁澗上方以朋比為用捨以靜激為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令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貌敬此其所為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考黨人

有編補

卷之九

兕

而禁錮其屬也忠義讎舌憤氣縈紆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呂彊侍中何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遜等十二人為列侯三年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官闈腐夫至不足齒間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畧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不幸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僮奴之賤而逐天子之臺臣以交結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通日進月進之賂而恩寵或致於僥踰操獻田獻錢之訟而正理

率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宜論迅速則指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也救焚紛拏則瓦石拋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凌犯階級莫此爲甚使典兵柄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里閭威勢震懼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柄其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橫行八校尉之布置曾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群盜北宮

不系補

卷之九

五

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初平三年黃巾寇兖州夫天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內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爲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荻浦之寇未息而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道梗不通矣分據要地剽掠平民舟楫爲之不通行人爲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爲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爲邪正

右編補 卷九

雜操是否顛倒奸賊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駮孺叨榮於從橐貪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忿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耨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沔溝港皆得啖其類釁發蕭牆而禍連四海此傅燮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菑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寇遼西寇酒泉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方今郡縣寇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賊尚不能禁况此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旣窟於舊海而常爲一蓄趨浙之謀秦鞏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漢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近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爲心蓋以戰爲實務而以和爲締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爲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絕漠之師而受黃金鸞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爲信則彼詭我正未必不墮平涼劫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沂之地也妖氛障日殺氣干霄災異之來

二二二

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疵則乘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大奸屈伏海濱日夜幸亂以來逞其操持國柄之心或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喉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無出此奸故稱功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叫關之際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竄伏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近畿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喉舊胥浚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彈壓要權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臣腐夫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聽聽之潛轉豈知宗社之或危陰類纏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乎臣歷觀東漢之末證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懲天邸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鈎黨之禁必能深思遠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

能厲兵秣馬以息鮮甲之難必能觀時達變以遏奸雄之謀惜乎陳蕃竇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而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召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持之以定自是厥後劉鄩唐珣張顥等輩嘗執國柄矣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楊琳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躡居顯位然皆不免於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苗異之來不能消弭漢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若不大加悔艾痛自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義以化天下監需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橫可監也不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黃巾之寇欽可監也不宜復循舊規以稔蕭牆之禍鮮甲之盜邊可監也不宜復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明陰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札瘥三光全而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而有彌縫官府之心無聘召名賢之舉而有喜用敏

銳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疑言順適小智
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
不重東漢末年之憂哉臣區區樸忠睹此鉅異輒瀝
忠臣之臆一紆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
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

高斯得上理宗奏

宋理宗淳祐中祕書少監高斯得又上奏曰臣待罪
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
日夜思惟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觀國家有非常
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卽爲陛下言之臣竊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劔邵武諸
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
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
警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盪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
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
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以爲感應之理甚精
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忌警戒之心臣今采摭
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
節者試校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
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

木橫與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自
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
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
謂辟遇有德厥災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
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
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召者當
此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其處可
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趣命召所加
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
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
慶曆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
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人有欲
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
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
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關或
觸黥隸之辟事謂創見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冤
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
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常
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瑛榮若也則反擁

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冤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元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盛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都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謀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亟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旣寂無聞所下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於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澗爲已責如救頭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敗不已

元陰盛陽微蓋昭然爲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於五勝之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佞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隱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

右編補

卷之九

五

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臣繆戾乖刺災異數見益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厲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厲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劍之風浸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佐人主燮調陰陽何等職分願不以稷契臯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於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

爲災二相安得不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
長明以利害申論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
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
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
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袁甫上理宗奏

宋理宗時將作監袁甫上奏曰夫天下譬猶一身身
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脉流通吾
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
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官闈自官闈
右編補 卷之九 五八

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
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陛下一澄
其心源則神氣克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强矣
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
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
更化之後陛下所歷之艱險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
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
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
憂窘則休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
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

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
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
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育風恠
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絕荒淫之嗜好戒宴安
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
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與經帷講學之
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闔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
爲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
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汨精神幾務盡付
於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斥一時寬釋之邪說而

右編補

卷之九

五九

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
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
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
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牆之禍遠
臣不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
岌之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
於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澄其心源則神
氣必克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爲職
史稱神宗之所以下在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
去以臣觀之神宗之無剛斷之勇而其受

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真如使其真知善善
真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道從
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
敵佞佞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
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往往乍賢乍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
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
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
子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
而勿誤施之於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陷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一

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但懲往時
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為尚然所謂安靖者
惟苟同而已矣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
曰否以苟同為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
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為安靖阿意
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為安靖
乃所以為大不安靖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惟謹
日新民情易搖尚得謂之安靖乎本朝慶曆嘉祐間
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為一談元祐諸賢亦可
否相濟至紹符而又并為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已意
為逆順而以義理為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
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
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顧右盼
輒興乏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
不為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
于上破苟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
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臣所謂陛下
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
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一

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
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沉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
以先事勢可為不遲疑而失時挫而逾屬弱而益壯
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脉本相
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
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為一體大作規模
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

營繕

徐充容上太宗疏

唐太宗末年軍旅數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敝充

容徐惠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灾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門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阻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二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贖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安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

右編補 卷九

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山藉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甲宮非室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珎玩技巧爲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切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

右編補

卷之九

六十三

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永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曠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圖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

述善其言

得上高宗奏

二二七

宋高宗時葉夢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時又奏曰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卽矜許旣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覩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魯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庶猶愈於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卽偏霸蹙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

右編補

卷之九

六五

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輒一片者一邑而率輒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輓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江府朱勛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

右編補

卷之九

六五

吏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魯稱曰不殺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與救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雕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奄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卽位以來膏澤屢下寬大之今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齎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廼者

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
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已思艱之意
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
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
詔顯示戒飭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
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
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險陋爲不
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葵
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旣屏聲色而不
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

右編補

卷之九

六

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讐未雪不忘嘗膽之心二
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陛
下之祿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
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
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
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韙
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弭盜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宋神宗熙寧七年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

右編補 卷九

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此
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
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
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前世
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
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
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
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
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
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
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
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
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
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
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
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
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
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嘗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
以灌輸河北鉅竭則疊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

一一九

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令流離饑饉者不遺
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
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
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
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
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
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
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
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

右編補

卷之九

三八

范祖禹上哲宗奏

宋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曰臣聞昔
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

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
嘗愛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
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
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殺
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
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
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
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
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

右編補

卷之九

三九

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况
天子之於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
當欲善而已而况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
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
賊衆多勅盜賊無問賊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
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四隣同
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隣保乎逢吉
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鄂州擒賊使者
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
不為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

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爲法乎當以季漢爲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賊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遍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賊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澤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爲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爲權時

右編補 卷九

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爲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

右編補

卷之九

七二

王元澈論弭盜之術

高宗時王元澈論弭盜之術曰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羣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接之宜有懷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

窺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謂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夷狄之所視以下我與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為唇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被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倣州州相煽發禍梯安能風示遠夷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觀其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為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

右編補

卷之九

七

終

右編補卷之十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欽 令肝姚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張齊賢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

右編補

卷之十

十

所慮為大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談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猶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遠軍番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

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連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宋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仁宗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及表曰臣某言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

石編補

卷之一

二

十

詔策陛下擢臣秘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已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二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時務細故叅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使頗煩肝旻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

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畧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畧固無遺笑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于黜天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剷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戎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畧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

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
 來入寇必自延渭此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
 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
 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
 州郡至元吳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
 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吳聞兵
 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
 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
 師奄下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
 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

方編補

卷之十

四

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專為
 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
 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
 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
 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吳所恃為交者豈非北虜
 乎臣聞元吳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
 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

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
 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繫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
 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為
 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
 此為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
 以元吳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
 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吳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
 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制討如聞元吳連彼婚姻違
 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
 情若元吳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

方編補

卷之十

五

如初誠元吳不稟訓辭居然悞虐違我二國之命自
 恃獨夫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勅守將蕩
 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吳之故益示敦睦之
 道契丹於我雖元吳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
 彼之交而我之親隣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
 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
 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
 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昔吳為三軍而病

楚隋以易戍而斃陳多方誤之用此策也今綠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綠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歛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

右編補

卷之十

六

勝之攻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首領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儻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衛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

右編補 卷一〇

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羗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策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亾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

右編補

卷之十

七

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孽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歛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

一三五

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為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為觀軍

右編補

卷之一

八

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遙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襄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為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

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畧可任以重者為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求與為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為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鑄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褒二百里故關中號為沃野千里而無凶年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為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為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為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蕭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授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行之地

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礮礮以故亾
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
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
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做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
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
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
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
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一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
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填淤
遂至渠底高淤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
籍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卽
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

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
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
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
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
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
望擇勤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讐敵
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一

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聞
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苻生殞命於近族事或
有之矣
右禦戎十策伏念臣覲觀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
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
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
忘憂軫臣身紆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
方畧輒此遙度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
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納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
 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
 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輻重動有抄掠賊之
 巢穴曼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常併兵來擾
 一路每有朝旨令人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畧非有素
 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
 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
 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
 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管田必煩遠饋久
 方編補

方編補

卷之一

十一

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
 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
 營思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
 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
 眾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
 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
 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
 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

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
 如舊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
 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郵延路步兵一
萬二千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
 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
 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
 為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
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熱
戶強壯無其土役昨奉朝旨令脩緣邊城寨臣以兵
方備事將係官開雜并勸令近上入戶以顧夫錢散
與助工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
士倉然情願諸寨並以畢工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右編補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三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
 之范全今為麒麟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必嚴其戒
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梁遠察都巡檢使必嚴其戒
 日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
里西去東谷寨六十里
 西南去柔遠寨八十里白豹西去柔
 遠寨五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
 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死者居
 其前王信秋青劉極范可用策應者居其次
王守臣
王守武張建侯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王守臣
張建侯
 有王守武張建侯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環李緯張
麟劉無濟張繼勳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繼經

右編補

卷之十

十四

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郵府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

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神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管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五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少田處許蕃以遷資酬獎或量給與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

民不勝其酷至於書間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
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卽位將軍陳武請
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必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
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
堅兵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隣爲功多矣且無議兵
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鷄鳴
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
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
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
右編補 卷之一 一六

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
則天下幸甚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四河北備策

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一和策
二陝西守策三陝西攻策四河北備策臣等於陝西
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
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
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
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蹶起長
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

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
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
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解
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
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旣獲利方肯旋師今乘
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
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
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
密爲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

右編補 卷之十 一七

武事廢弛九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
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
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
之名暫住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九邊計未備
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
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
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
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
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
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

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

右編補

卷之一

一八

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脩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

右編補 卷一〇

我欲以大河爲界我旣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若京城堅完則賊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旣克河東乘勝北討

右編補

卷之二

一九

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播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三策疏曰臣伏以北虜自古爲中國患黃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

二四一

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溫麗之服饑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虫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憚之性復有趨武則不得不為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為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亢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日比之蚩蚩毆之而已復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有日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謨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虜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虜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駭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為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

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未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異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伴為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為國家忘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策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黃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西乏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契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因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權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為患卒未

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邪前旣輕敵妄戰不爲預備致二虜結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

石編補

卷之一

三

六

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強勉夙夜揣摩今輒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謹具如左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謀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

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播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狠態獠心不能無動今抵鬪番廷欲肆齧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那沼昨脆撞虛血吻焚焚無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而練莫如善擇將欲人飲絕樂關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始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爲先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堯社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蓋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闕然聚霍然去雲奔騰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槌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馭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

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闔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躰也勢不可離今判為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為一道師專而師不分故定樞其旨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宋祁進御狄論表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狄論表曰臣以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無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日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赧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場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非得欺端輒次為禦狄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為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弃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芻蕘千慮之真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為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

賊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僞乎臣應曰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橫縱之辯王霸之術烏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已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解仇申約復爲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猥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

右編補

卷之一

三六

合以精抗猥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兒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北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真畏虜原本欠 子女麗金錢多故思隙而連和以軋吾境鈔劫係纍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携之彼必以中國合還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

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怒且銜于北朝廷安視其禍以虛饋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褊而兵寡離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番未嘗少覩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鵲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隣不敢侵國中有年無疾疫死亾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與烏得不爲重輕哉

右編補

卷之一

三七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兼奚黑水高麗遼靺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孳養腥臊戢戢林林重穢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詫其表不責其裏請爲客道所聞虜主懦弱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且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蕃甲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鄙狄願與中國和又寡老嫗在焉故虜主依違不能有所決

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蕃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此虜一軀裂爲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狗馬病狼弟卽位愛子能相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幸而寡嫗未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能有國也彼高麗達韃等苦爲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日契丹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恃而強又和戎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餼膠炙淪甘珍衣服器裘薰澤光鮮皆委瓊毳厭血食解

右編補

卷之一

天

辯禠裘慕爲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等事爭貨統綃織縵之麗橙若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固詆以爲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儒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使以誼爲空言固則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兔麇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歛困廩也喜相羣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卽誅凡召發傳一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

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劔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賭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疏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弃腥糝甘饗熟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虜旣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澶踐隄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九

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塍而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阨故賊常掃穹廬而來厲吐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劫之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虜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貴臣監軍貴臣見賊至不課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關關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

綴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精兵
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繞鎮
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躡洛而脾
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圖外事付之
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狙於下
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
間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
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
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賊固營不
動而游騎四出發窖竇略馬牛係老弱劫樵採旦而
右編補 卷之十 三十

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
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
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
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而
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蹙鬪斬匈奴首
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在前可質也故
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客
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
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右編補 卷之十 三十一

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
一卒以乘其斃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於講
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勅諸將逐賊無深入
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是時虜
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
知道德仁義哉覩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鏃遺臂
長刀築脅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
之或虜其左或虜其右蔽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
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饑師老矣以吾飽乘賊
饑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

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
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
彼特得皮忘髓齧胘臄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
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
戎虜旣日以禽獸畜之班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
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
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
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譏病於計匈奴不爲無功尤
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

奮衰氣逐強敵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惟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捍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不出賊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搗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奈何曰虜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鈔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犬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郭又不能克乃直走漕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脩守械不爲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

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郵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卽河北安撫爲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爲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滄州東薄海南倚濱斜視淄青北與虜接其間漢虜弃地各數百里土鹹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葦際天姦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右編補

卷之一

三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劇地自河決橫壟商湖游波紆浸貝丘盪未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妄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爲平地則濱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道以扞東番伐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濶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水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虜騎突怒省

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畜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邢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於雷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而限之亦足制北虜之入爲中國十二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厭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虜負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曆時驗之北虜乘西鄙方擾衰其衆首鼠叩境作謗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爲對故歲益金

右編補 卷一〇

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餼缺及而成功妄爲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卽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已失吾財又亾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有未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爲賊乘故爲一切之權必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旣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大戎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常以虛計搆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邊何耶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耻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矯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糧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廩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矜阿月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旣空不止三空又

二四九

有五可謂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既不
可為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謂河決澶滑黃流不制
壞陂障破曹渠失國所恃以為防者又破滄州歲費
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為塞二可謂舉河北義勇且三
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
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即罷之又惜數萬碩
之糜歲為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為部伍行陣如小兒
戲即止又流亾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
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謂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
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教無

右編補

卷之十

三六

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異候奔走敗軍損
國者也若趙公忠材猶蕪然風采士不肯袞袞雷同
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
奏朋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為惑一紙詔移他路
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
用錢尤急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急為威峻
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賊境比蕭德
吳湛等告西人之和足及藁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
死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誦宜
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虜人一好言

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平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
不終日督切邊臣宜勸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
以狙詐為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
常策也景德時北虜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
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
母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奸而與之盟此已驗
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怠得賊惡言可防
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右編補

卷之十

三六

客曰虜常籍諸戎兵席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予
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
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
雖衆何賴為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賊
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
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
饑饉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
而鬪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
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
習知委曲則士心侈而樂闕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
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

無眾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日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日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底直百萬歲奔之二垂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子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豫爲計耳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戰易民富

右編補

卷之十

三八

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船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謀者告賊能安然不畏乎比賊之還吾輕騎戰船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山川險要無不窅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鞞黑水等諸戎以謀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命賊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

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略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肯始有是矣彼其臣爲主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略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虜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九

客詰日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脩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主辱其子長也而弟又凶德一日虜主狗馬疾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強者與我爲敵則弱者求吾爲助許之強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讐于我賊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爲之備又其弟得國必恣狂悖先剽劫于邊左右素不慊者將

右編補

卷一〇

二五一

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為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鐵撫所謂亂也慶曆時虜主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患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甘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爲詭計詠朝廷之北虞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沓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

右編補

卷之十

甲

出貲百萬賜二虜此寧無窮番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填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恚氣直辭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略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

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計夷狄者不一而足有如他日賊復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因以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番之後世而易遵焉

呂陶上慮邊疏

宋哲宗初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其五曰自周而下戎狄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

右編補

卷之十

甲

薇出車杖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別二雅而詠歌之至于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其於戎狄最號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天下太槩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四夷爲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羗戎之患屢起故其計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中國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夷狄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

異事變亦可做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蠻夷之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頤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虜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矣此龜錯之議也夫欲度羌虜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畜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斃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定安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

右編補

卷之十

四二

虜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場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辨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三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怠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兇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龜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措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

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墾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王官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紆於急賈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敵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末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考也

右編補

卷之十

四三

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爲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辟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昇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爲虞害防患之計不可蹙輟夫金人旣已得其所欲挾二

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通齊邦昌使僭位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于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繫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彘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其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脩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

右編補

卷之十

聖四

幸察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宋高宗紹興八年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論防江利害劄子奏曰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為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慎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蹶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術親敗亾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亾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焉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搆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

右編補

卷之一

聖五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7 後文中

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於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關吾民則諸帥分屯淮上徐觀其變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皮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爲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爲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陵操復

右編補

卷之十

四六

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不出唐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翔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克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

右編補 卷一〇

江乘築圍作薄落土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脩其職預爲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

右編補

卷之十

四七

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卽掃蕩猶足外爲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旣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丕不敢犯爲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爲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畧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達天

一一五五

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曰臣伏觀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虜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強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人所

右編補

卷之十

聖

以限南北也紀陔使魏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道里甚遠難為堅固陔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濁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狄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為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經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曰其下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礮岸斗絕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為今之計若莫預於諸隘屯兵積

粟分命將吏使各總地分調發傍近鄉夫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架遇有警急強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衆勢逸之勢我得勝笑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愚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為可行乞精選大使那移將兵就建康屯駐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畧淮楚庶幾緩急之際不至仰貽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殿中侍御史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

右編補

卷之十

聖

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畫防秋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為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六郡亦難矣今日

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
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
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
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由襄陽荆南
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
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
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
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
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叅以民兵相地形之
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阻大江之險而能
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益不論也苻
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絕淝水決戰而勝
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効東晉
之距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
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
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荆南上流
爲南下之計則當効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
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

右編補 卷一〇

況狄人長技唯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
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敵
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
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
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
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
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
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
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
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
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
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
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
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
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
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
將帥論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
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書聊示寬恩以責後効自今
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

二五七

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高宗時參知政事同提舉脩政局翟汝文應詔條具虜退利害狀曰臣正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虜退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咨訪群臣憤金賊之狂狡悼中原之頓覆使羣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顧臣敢無辭而對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三

謹昧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時雖苻堅石勒數雄之強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於海躡躡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越在裔土雖西晉戎狄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為亂其禍亦云極矣故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於今九年矣頓師南方卑濕之域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

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撥謀避狄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畧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為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戎無堅決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三

屈辱矣而裝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決事之珠玉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吳舉朝以為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為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為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人

主恃以爲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
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誰也所與朝夕進見而納諫者
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
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
思而求也今群臣泛泛如河中之水則陛下孰與圖
今日之寧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
大臣責以恢復拔用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
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臊島夷之小醜豈其難哉伏
讀詔語虜勢旣屈潛師遯逃念茲卻敵之功圖爲善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畧也向非
陛下赫然獨斷親出總戎指授諸將控扼江表則虜
人徑卷甲渡江如往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
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亾非諸將力
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亾使劉豫竭
山東之粟以轉輸賊壘敵人濟師驅犬羊之衆以分
守淮甸百姓之財屬於賦歛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
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
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之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誦
言誅討因詔旨詢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

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
而後可爲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
省察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孝宗時蔡戡乞脩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旣
分荆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
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
曹操平荆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脩舡舫
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及周瑜鎮江陵於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

右編補

卷之十一

五

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
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荆州資劉備而
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
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鑿輿南渡
以來號爲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
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
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
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
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
京師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

器甲可用然成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間道可以直趨江陵虜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為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擄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頽圯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為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萇以十萬眾耀兵江漢以疑為師初無意於荆襄荆襄遠於兩淮輦運難於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

右編補

卷之一

五

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為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為今日之計莫若脩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哀多益寡在陛下一顧旨之頃耳唯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蓋畧脩則無益守禦大脩則不免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於國有補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為悠久之圖小費

而大利暫勞而未逸亦何憚而不為乎臣嘗計之值木取於山埽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于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埽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

右編補

卷之十

五

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措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辛棄疾論江淮疏

孝宗時辛棄疾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上疏曰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

者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
意邊防規恢遠畧沉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管
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寬聽蓋兩淮脈
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楊楚西走和廬
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
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
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
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
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
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
右編補 卷之十 手八

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
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
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
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
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楊於東城廬
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
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
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
爲三大鎮擇沈鷲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
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
右編補 卷之十 手九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
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淮西
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
三國之時吳人以瓦梁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
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
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
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
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
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
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

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
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
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
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
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
爲守而秦人聞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
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
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
施行

陸游上孝宗奏

孝宗時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心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謫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天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袍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畧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為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為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

右編補

卷之十

三

衣裘為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脩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讐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歛兵保江凜然更以宗社為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為大罪也

吳昌裔上理宗奏

右編補

卷之十

空

宋理宗時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準御史臺牒輪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事須至奏聞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愚待罪分察每於時政空臆盡言旁忤宰臣幾負大譴尚賴聖恩天廣曲賜存全疊拜命卿又兼史事自知無以稱塞屬當轉對其敢隱情措已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所以職覆君之所以司牧不過曰仁而已天之仁在於與民物以為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所生故好生惡殺三代之所以得人心也大兵

大獄漢唐之所以殄國脉也洪惟本朝以仁立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辜其謹刑獄也不誤入一有罪其懷遠人以恩不加以悔慢不恭之誅其體近臣以禮不坐以曖昧不明之過漢以王恢首邊釁兵連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謀臣務存大體不曰澶淵卻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則曰陛下卽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道用兵不曰首兵必有宜謫則曰用兵不是好事蓋恐干戈一啟有貽根本之憂唐以林甫陷善良羅織被罪者幾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不

右編補

卷之十

六三

以女奴之僞書而誣正人不以奏邸之傲歌而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終棄奇才不以典甲之語而深罪舊弼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荆棘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慮所以培護元氣而祈天求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人相繼用事以深入之說而啟兵端以陰中之術而造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未嘗一墮其姦謀故熙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當寧歎息深咎廷臣之不言涇原之築李憲實繼之而中使奏聞乃痛邊民之疲散河湟之復朝廷初無

堅決堅決之謀而童貫造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

之取聖訓嘗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兵潰者五十萬衆是階厲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爲之會上察其誣而事遂寢同文之鞠蔡確之子渭爲之會事無其證而計不行元祐之籍等定者三百九人天示其威而碑仆不立矣趙汾之案根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款具不書矣是執讒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祚我宋之心祖宗無拂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

右編補

卷之十

六五

勢安若泰山蓋其所以貽謀者至深且長也陛下蹈規祖武祗事天明小心抑畏惟恐傷乎民生盛德溫恭惟恐拂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未嘗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嘗有拒人之色中更大化庶事厲精思欲取濁亂之政習而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之望矣獨惟宰揆非人不能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躁寡謀而首興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造緝紳之謗佳兵之禍至于甲卒喪亡膏血沾漬有目者所得而見也而中傷士夫之寘則猶隱而

不彰征調之苦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者所得而聞也而傾陷善類之咎則幾發而幸免若非陛下翻然感悟洞燭其非則大兵之後又將醞成衣冠之禍矣夫有司失一死罪責尚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凡不附已者謀中以危法安知嚮夕雷雨之異非其處心積慮之慘有以上干至和乎邇者德音一播丁寧罪已而三邊莫不屬心廷制一場奮發拜罷而多士為之吐氣所謂兵獄三事皆自惠卿發之者今已昭昭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

右編補

卷之十

李商

怒而不能以革夷狄之侮心明足以開積滌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慮豈可不求其故乎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殺羔小善爾我真宗推之至於家入足聿成景德和平之風不踐蟻微事爾我哲宗推之至於役減刑清坐輯元祐安靜之福今陛下有悔過之大德有洗冤之盛心盍不以其隱之於中者而推之庶政百度耶由是而體行葦之厚以篤兄弟之戚按棠棣之燕以懷死喪之威則親親之仁也由是而復胎養之令以培元良之本立

內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則幼幼之仁也召用衆正勿以好名之嫌而絕為善之路則敬賢之仁也優容言者勿以約開之說而杜敢諫之門則好善之仁也舊姦宿慝芟夷蕪崇勿使是殖是長則惡惡之仁也僑戶流民還定安集毋使靡室靡家則愛人之仁也念一覺悟而天下無冤民心一惻怛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彼以嗜殺吾以好生雖草地窮漠之夷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所在矣先儒程頤有曰克拓得去則天地變化

右編補

卷之十

李商

草木蕃克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惟願陛下善推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晉惠帝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威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懲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爲

右編補

卷之十

本六

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無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素秦速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城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亾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

并天下也南無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亾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末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鄯隴之征棄甲委兵與尸喪

右編補

卷之十

本七

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得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征伐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

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鬲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敝延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憾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

右編補

卷之十

六

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古今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

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僻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亾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

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末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梁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

右編補

卷之十

七十一

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羗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亾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城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緘介之憂患此中國

右編補

卷之一

七十二

唐太宗詔羣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唐太宗貞觀四年突厥旣亾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附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亾宜悉徙之河南交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

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之節度此
安邊之長策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
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為捍
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
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
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
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為
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
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甲服不顧恩義其天性
也秦漢患之若此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

右編補

卷之十

三五

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
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至王畿心腹之疾將
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
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
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小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亾
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
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
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
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

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
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長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
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一
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拓
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
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
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
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
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
彌泥孰侯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

右編補

卷之十一

三五

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
附用求又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
甚幾失久安之道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晉高祖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
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
黨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為虜所凌暴願自備十萬
眾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勅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
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
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遣朝貴云已勒兵必

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秦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執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石編補

卷之一

七四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絹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曰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卽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

右編補

卷之一

七五

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

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

右編補

卷之十

七六

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爾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仁宗慶曆元年方平知諫院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曰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於圓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搆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

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爲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羗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爲生皆待耕獲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自爲備須歲年爲計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而又絕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邊防守禦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欵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禮單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綏懷之意或特降

右編補

卷之十

七七

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爲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况朔方靈武河西三郡聲教所暨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爲本蕃推戴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於撫育吾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

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爲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於巢窟中久矣至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蕃納貢陛下優爲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餼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况一賊欺若賊悍然自恃凶愎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不奮身而爲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

方編補

卷之十

七九

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吾屬不可以不效命鬪戰矣自邊之人至於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賦役煩擾吾人之困勞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於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爲邊患也號爲驍悍有謀畧者陷朔方靈武國

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爲六合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日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爲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畫邊事守邊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卽賊自窮感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卽有其實邊

右編補

卷之十

七九

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繫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爲利征戍爲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宋昭論女真疏

宋宣和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卽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獫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

右編補

卷之十

十一

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糴糝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

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亾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憚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

右編補

卷之一

十一

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况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

費皆出於推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推場之法寢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推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鬪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鬪死亾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

右編補

卷之十

八十三

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覲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鬪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

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隣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脩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承意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

右編補

卷之十

八十三

大

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亾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睡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

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末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

右編補

卷之十

八

增山嶽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憾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胡銓上高宗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議論江南為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右編補

卷之十

全五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

右編補

卷之十

八六

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譏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右編補 卷一〇

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裕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右編補

卷之十

八七

大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胡銓上孝宗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胡銓上疏曰臣聞讀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二七五

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蟹六跬而二螯非蛇蟠之穴無所寄託者顯與不顯故也一則顯二三則不顯此必至之

右編補

卷之十

八

大

理也顯則成不顯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顯且一也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嘗語臣朕決不與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葉顥等首啓和議之請陛下回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嗚嗚流涕顥等羞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索息知陛下真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道以禦虜寇纔一編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講犬羊無厭之欲難窮日務求擊或蕩搖我邊鄙

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奔沉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未絕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絕則吾歲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謀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無一定之論焉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密圖恢復之計乎臣竊以爲大不然也夫不費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可況哀民膏血以爲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臣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成湯誥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也陛下爲陵寢遣使以祈請爲名是尊之敬之與天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爲妄則和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強我弱彼衆我寡彼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以傑顥徐由逸綿可以強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士三千可以衆寡論乎隋洛口倉唐資以興可以虛實論乎魯難不期蜀雞不支可以大小論乎庭羸致壽盛

此亦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
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蠢愚竊謂陛下有
高世之行九醜虜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
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愛敬盡於事親高世之
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
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于家七也樂
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醜虜虐用其民取滅之
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
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顧吾自治
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爲

右編補

卷之十

九十

快哉臣願陛下德一心應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
哉王言一哉王心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臣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真德秀上寧宗奏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
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
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
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
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
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

一方阿骨打黏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
合鳥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
數十年豢養之餘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靉小夷
欵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卽昔
之亡遼而今之達靉卽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
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
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
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
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
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

右編補

卷之十

九十一

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
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義者病於樞會之難逢
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阡危而臣復
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
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
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
夫聘覲交馳遽已徂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
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
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
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

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
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
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
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迺中國之利
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跋氏河
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
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脩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
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未備具邊陲備禦
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疆尚當負服況於浸微弱之後
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鬪骨肉相
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采人之敝以徵幸萬一
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
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
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
勿以懲羨之故而謂讐耻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
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
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
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城當繕其器當脩無日不討
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斃則乘機取

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
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終

右編補

卷之十

九

刻古奏議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
讀子不如讀史蓋子之精者未必
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者徒以
恣沈湮繆悠之說士操小慧輒模
擬渺忽以自遮拙此非諸子負讀者

古奏議序

抑讀者負諸子耳迺若上下今古
蒐覽媿慝備經緯之奇闡運會
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足佐謀幄
訂金匱石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直
鎚皆有實用夫士誠厚自負亦欲有
所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練

不熟諳古昔而能空券應敵者批
奏議亦史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蓋
登對或未能盡退而解華悅其語以
冀採錄其間兵農錢穀呈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
徹於筆下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

古奏議序

代而下漢惟晁賈唐有宣公宋則子
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金石
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為其主者或
效或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
而優旃長短之譎免陛楯於立兩也
惜哉今其書具在古今不甚相遠按

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醫有禁
方岐黃豈嘗執足求度而千載之下
罔不立驗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勢審
機以機合情以情傳理語入九閣而
澤溥於中外遠近不甚榮施歟而奏
議其禁方矣不則空無所操而動欲

古奏議序

三

決人生死於頃臯即盧扁其將能乎
余友黃貞父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
博識其於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讀間有
揚摧為帳中之秘未欲示人茲選特
靈鷲課二三子者耳而吳君德聚業
付之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然天

下有未知讀史與有意讀史而未能
辨全書者此以六其一斑則德聚與
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為之
序如此

萬曆辛丑夏季朔渤海吳之鯨
書於西湖之朗閣

古奏議序

四



古奏議目錄

秦

說趙肅侯

蘇秦

說齊閔王

魏無忌

諫魏王書

范雎

說秦昭王

韓非

初見秦王

李斯

諫秦王逐客書

漢

至言

賈山

古奏議 八目錄

陳政事疏

賈誼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放民私鑄疏

晁錯

論貴粟土

言兵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論守邊備塞事

奏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賢良策對

公孫弘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言世務書

嚴安

言世務書

徐樂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古奏議 八目錄

諫起上林苑疏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疏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政治得失疏

罷邊備議

論神恠

罷珠厓對

毀廟議

論王氏書

不受單于朝書

陳時政所宜疏

鑄錢議

古奏議

八目錄

楊賜

書對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唐

論佛骨表

復讐狀

禘祫議

駁復讐議

奉天論前所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能論事狀

侯應

谷永

賈捐之

劉歆

梅福

楊雄

桓譚

劉陶

楊賜

諸葛亮

韓愈

柳宗元

陸贄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論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古奏議

八目錄

四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併之家私歛重干公

宋

論水災疏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曆日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脩

論臺諫等官言事未蒙聽允狀	議學狀	論西賦議和清以五問請大臣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審勢	審敵	御將	田制	疆強	心術	古奏議	八月錄	五	上神宗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思治論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五	決壅塞	敦教化	省費用	古奏議	目錄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統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下	制策	論冗兵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民政策四	古奏議	八月錄	六	民政策五	民政策八	民政策九	議經費劄子	講官議	曾鞏						

古奏議

江夏黃汝亨貞父甫評選

說趙肅侯說

蘇秦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古奏議

秦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則割河外韓魏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魏

從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

古奏議

秦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如此則
度人從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忠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懼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謠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彊兵之計。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魏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擇文安民在合從而... 秦文則六國互相救文有謂國有歸着是用世之文不但以押韻詞說之工

古奏議 秦

說齊閔王

蘇秦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王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而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斷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古奏議 八秦

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王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

古奏議

一八秦

五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壞。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朽腐。而不用幣。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善先天下之禍也。昔者

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駸駸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駢。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金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踰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義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古奏議

一八秦

六

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灰扶傷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王心矣。死者破家而矣，夷傷者空財而共棄。完者內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等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甚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古奏議

八秦

讀齊明

七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歿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一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

古奏議 秦

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

古奏議

八秦

讀齊明

八

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會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偕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者，善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伏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

二八七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歿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

古秦議 一八秦 說秦四九

也不足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既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

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不先兵不王怨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此鬼谷陰謀而揣摩之精以後為先以遠為主是以退為進皆陰符之言只後起奇怨一意而余蓋翻折如勁弩穿葉致箭入實讀之神暢而氣高

古秦議

一八秦

說秦四九

諫魏王書

魏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外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坵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

古奏議 秦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闔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墜，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古奏議

八秦

十一

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闔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寧，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晉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
言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
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也。存韓安魏而利天下二
議大暢

古奏議 一八秦

十三

後記秦昭王

范雎

二九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
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
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古奏議 一八秦 十四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王。崔杼淳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外。李兌管趙。囚王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
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
秦王。此亦淳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
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姬賢
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
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危言刺心
蘇子曰無王耻秦怒而激之也

古奏議

秦

一五

初見秦王

韓非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百奏議

秦

十六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歿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歿與斷生也然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圉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相隣禍迺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秦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古奏議

一八秦

七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襍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噲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古奏議

一八秦

六

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

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頻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至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遠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降而使燕趙謀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古奏議 一八秦 十九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結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古奏議 一八秦 十九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文如排山布勢今耳日秦發
韓子之本邑在峻法立威而言秦強天下勢亦即
從賞罰號令入說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向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古奏議 一八秦 二十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馭騁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縵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猶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瓿叩鏡揮筆博解而歌呼鳴
 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瓿叩鏡而鄭衛退彈筆而取韶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遺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
 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古奏議 奏 十一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
 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畏
 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
 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
 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
 無危不可得也

通篇都借容形主用反見正矯厲而開闢○如湧
 波出嶂應接不暇○如此嶂口乃為趨高所弄○
 焚詩書殺豪俊斯所不欲逐者惡客耳乃亡秦哉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其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罷精不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誦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官

古奏議

奏 十二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必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馬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訪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簡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三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統。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念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往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虛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論。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必而以論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三

世不相復也。故必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言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必繼。感日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者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之人。怨且諫之士。是以道諛。媿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四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少。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必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五

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嫖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
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
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執事之大者也

情激而文婉按古借泰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令人神動

古奏議 八百里

一射獵耳至借泰為喻杜邪萌也其言切直而婉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其有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古奏議

八百里

陳政事疏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中必焚操

古秦議 八百里

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虐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念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虐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消其次歷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念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古秦議 八百里

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今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虐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是。疆。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十一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
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
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
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慮。亾。聊。失。全。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若。跋。蹶。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若。跋。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媿。侮。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王。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豈。倒。懸。而。已。

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而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壽。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臣具其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

古奏議

八百卷

十一

漢書

臣所謂并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不仁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俎。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責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古奏議

八百卷

十一

漢書

獵猛敵而獵田。疑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備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綾以備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此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古奏議

八百里漢

十四

漢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古奏議

八百里漢

十五

漢書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尋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古秦議

八西漢

十六

漢書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

古秦議

八西漢

十七

漢書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十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收此以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十八 陳政事疏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虐廉耻節禮以治君子
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黜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
劓鬻刑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乎被戮辱者
不秦迫虐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古奏議 一八西漢 十九 陳政事疏

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學回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入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王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耻集詬亾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王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王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祿下至衆而王上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二千

陳政事錄

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王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亾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二千

陳政事錄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王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亾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通國體入人情藥石者莫喻其當文章層疊
馳驟古策深衷本原經術之軌從橫策士之風
令賢良醉心茂才短
氣真千古書疏之冠

賈精而露董粹而寬俱三
代以下近道之器第較近

論積貯

賈誼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百奏議 一八四歲 十二 論積貯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充。而樂其所矣。可以爲

古奏議 漢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歐游民歸農者。不是積貯至計。而尚未詳所以致而農之法。

古奏議

一八四歲

十二

請封建子弟班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歷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所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今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古奏議

八百漢

三十四

漢書卷九十四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亾事。畜亂宿禍。就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已疏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分其勢矣。此則欲使諸侯陽代親王以控制南北。所謂身使臂之勢。而藩樹固國長久之策也。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景帝見兵彊結不幸。而謀前爲禍。乃使主父偃行之。賈生著論。謂先王建萬國親諸侯。王帛從迷九州。一體何嫌。何疑而分制之。曰。

古奏議

八百漢

三十五

漢書卷九十五

三代之王不作也。德衰則維勢。前之計漢事也。亦萬世之計也。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古奏議

入西漢

二二六

諫放民私鑄疏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

古奏議 漢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二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日術斂之重則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日作兵器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日照萬貨日調盈虛日收奇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民財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又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奏議

入西漢

二二七

諫放民私鑄疏

論貴粟

景緝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不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遑湯禹。加以凶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古奏議

八百里

卷八

論貴粟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凶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凶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凶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凶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凶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古奏議

八百里

卷九

論貴粟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凶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凶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無農民有錢粟有所謀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王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古秦議

西漢

三

論賞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農家苦而論明王務農貴粟此王佐之言讀至入粟拜爵免罪是賞法集利也人主所以操天下心作注邪救過趨善獨此賞罰賞罰不重損信存食雖有粟烏得而食蓋錯特為瞻國良策而于古者井田什一勸農與理之意大相遠矣亦霸之餘術也○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字字可涕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古秦議

西漢

三

論賞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水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桂葦竹蕭中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越和臨及。選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古義義 八百里 廿二 言其事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古義義 八百里 廿二 言其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不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會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虛地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管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也所以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古奏議

入西漢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切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也

古奏議 漢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東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晁錯募民徙塞下事

十五

論募民徙塞下事

論守邊備塞事

鼂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塞邊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食戍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古秦議

一八西漢

廿六

論守邊備塞事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林矣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陞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古秦議

一八西漢

廿七

論守邊備塞事

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成。在六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成之事。塞下之民。天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天。相去遠矣。

秦民徙塞下。常居而不遠。使習其守。論貴粟與備邊。皆時弊買爵法。

八百卷

三八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古奏議

八百漢

卅九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
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審。差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古義 事難直指借喻隱刺 無浪忠 心憂緒煩而不能可謂妙才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
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通用先王之樂。宜於
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
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

古奏議

八百漢

四十二

新漢

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綬之新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玉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瑞然大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

古奏議

八百漢

四十三

新漢

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
澤而大豐矣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
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
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百奏議

八西漢

四十五

聖德第一

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
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
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
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
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
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

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并執
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亾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可行甚者必變而
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百奏議

八西漢

四十五

聖德第一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
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
生也

武帝制策言天命性情治亂符應皆高顯雄著
而疎缺於身心教化大道之本仲舒首言天人
相與修人則天應曰勉強曰任德去刑曰正
心更化推治于道反道于身儒者之言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既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大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服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禮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古奏議 漢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主不瑣瑣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主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太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諸賢士之所關也。教使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古奏議 八百卷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冒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限，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賢不肖異，虛矣。陛下加惠實臣之罪，令勿言，則臣得切磔寃之，臣敢不盡忠。古奏議 八百卷

養天下賢士而歸重于長吏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 具唯聖人處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一 叨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川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古奏議 八百里 三一 賢良策三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古奏議 漢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
 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過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古奏議 八百里 三一 賢良策三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曠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益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三一九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這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附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五十二

卷之三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棟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五十三

卷之三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

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楚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菽，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辱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古奏議

八百里

五十四

卷之三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奏議

八百里

五十五

卷之三

如卷高李閱層被峻與跪快精於法
大山新流以古明今以人明天元
子沐酒典刑

論限民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古奏議

八百里漢

五

論限民田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富建阡陌貧無立錐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今世正坐此○井田無論難復限田亦難卒行若刑游惰崇本業法無併恤良弱邑令與民親里閭有公正亦富民化俗之一端也

賢良策對

公孫弘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過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古奏議

八百里漢

五

賢良策對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兒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王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崇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傳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古奏議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八 賢良策

大節法術之言論 和順道害是精理

古奏議 漢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贛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該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軼下而兇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古奏議 卷一百一十六 五十九 上書諫獵

諫以文上幸諫獵行其小忠

三三三

諫伐匈奴書

王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既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百承議

八百漢

六

諫伐匈奴書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盡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敵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為業也天性固

古奏議

西漢

六

諫伐匈奴書

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于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此意亦疏事一法後漢書卷八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官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未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

古奏議

八西漢

七平二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陲弱。暴暴。田常篡齊。六卿分晉。金為戰國。此民之始

古奏議 漢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數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古奏議

八西漢

七平三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襲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罕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割，帶脅

六十四
其心此無窮矣。○使貧富不相望以和

百六議 八西漢
公室甲
前六卿大威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
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
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
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儗儗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二十不

安民使無土崩之勢此名言也於武帝時更屬實

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蓋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古奏議

一八西漢

諫伐閩越書

蠻夷也。且越人愚。驚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鬻。賢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以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成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百奏議

八西漢

漢書卷六十九

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嗣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江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饋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蠶生。疾癘

百奏議

八西漢

漢書卷六十九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笏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歎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土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食糧之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古奏議

八西漢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力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馬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歎。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古奏議

八西漢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組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官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百奏議

二八西漢

七十一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堆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禿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鑿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蕪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質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古奏議

八西漢

七十三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炭作九市之官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成逆愆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併優富之者而程為法言危論

古奏議

八西漢

二十四

救太子書

壹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申於瞽瞍。孝已被諫。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
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
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古奏議

八西漢

二十五

命以迫。覽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賢。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寤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遁逃。
子益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脊
盡忠而忘其號。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且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特至之言亦無救○不聽此言其前及應亦三老故之二九之言得幾與門時同

奏議 西漢 七其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敦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古奏議 西漢 七其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鬮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古奏議 一八四漢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合誦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古奏議 漢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於漢宣時為對病之藥而狀酷吏深狹言可涕真千年刑箴也此在江陵時亦切今時則病獄煩而少斷

古奏議 一八四漢 二九

三三三

上屯田奏一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彙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寇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寇，東至浩亶，寇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古奏議

八百卷

今

上屯田奏二

趙克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寇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寇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

古奏議

八百卷

今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也。治隍陘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老將多，弄如印，印字如鐘，其有用之文，非為文者也。

古奏議

八西漢

八十二

上屯田奏三

趙克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寇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寒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隄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古奏議

八西漢

八十三

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寬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祝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得。渥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王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古奏議

一八四

八十四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其書如石語。可後漢老臣也。漢疏中。賈生進董子。擢是大夫。精補將老。唐陸宣公之奏。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痛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咄咄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磬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古奏議

一八四

八十五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稿。登。登。登。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古奏議

八兩漢

八十六

災異抄卷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
見殺至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
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
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
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
五山林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
糜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水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霜
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錄蝻螟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
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
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
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
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
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
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
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管

古奏議

八兩漢

八十七

災異抄卷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
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衆輒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
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違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
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
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私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諧
之。則賢人退而。全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召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
枉盛。則正士消。以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熙熙。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共
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古奏議

西漢

八十八

條奏議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
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宜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
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
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
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
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
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誠誠。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
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
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
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
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
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
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
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古奏議

西漢

八十九

條奏議

以不直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四六段次亭有等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丁奏議

八西漢

九一

極諫外家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術。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丁奏議

八西漢

九一

極諫外家封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闡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權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兼
事用權五侯駟貴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相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遺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
權數稱燕王蓋王以海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于秦議 八百集 九千 韓外家傳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
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
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又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六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
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
幸甚

古秦議 八百集 九千 韓外家傳

危微之言讀之毛略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熟處大是文人之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會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九四

諫起昌陵

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覆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古奏議 漢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其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九五

諫起昌陵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三四一

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喜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

古奏議 西漢 七十一 魏都書院

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官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其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業光昭五帝三王而頌與異秦亂世為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察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古奏議 西漢 七十二 魏都書院

章之制也 安之耳若 不且持論 天下孝心無所泊 實多不可無所論 易王孫小 名教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矣，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古奏議

八西漢

卷九

治性正家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

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效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古奏議

八西漢

卷九

治性正家

大雅詩亦大雅安危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乘至孝哀傷日甚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乳犢在汶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古奏議

八西漢

百

戒妃匹疏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正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
含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體
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
幸路寢臨朝有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當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

古奏議

八西漢

百

戒妃匹疏

天下幸甚

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含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益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積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求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二百〇二

政治得失疏

古奏議 漢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國貴怨，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古奏議

一八西漢

二百〇二

政治得失疏

三四五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六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新文書下之熱幹治天下者審所尚此最是理要

百奏議

八百漢

百五

水治學夫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肩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古奏議

八百漢

百五

侯應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障。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羅成卒。侯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書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虧守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古奏議 一百六

備其... 漢

論禮儀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醮。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云。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凍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古奏議 一百七 論神祀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弁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導
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下詔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聖神是法
感一大議

百八

百八

百八

百八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朝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九

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平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昂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削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歿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郵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寇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為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輿關東為憂。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一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玁狁惇惇，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古義議

八百里

漢書卷百七十一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鬻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古義議

八百里

漢書卷百七十一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豈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一四

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讀指之能珍且自武帝發其稿之主矣又讀劉歆毀廟議後令人進英外取世之想更之損德在行後而多功在後則度易服色表章六經與儒術拔茂才則張璠不相掩也予以爲有業子孫不宜遠毀而獨以其控御驕虜一節爲首功而世宗之廟建後世好大之弊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伴在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一五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遺。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對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賞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長，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七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薄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僑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駿騁於市而不可得，亦已闕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獻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七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比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選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陽之亦亡及已

文苑而後其言亦有餘哉此論但知梅先主宜入高士傳不知其抱憂國用世之才乃爾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八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賢於未亂兵家之勝賢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感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九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傲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爾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歟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諫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恒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散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為不然

真甲國之堅險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身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馬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古奏議 八西漢 百十

辯者較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二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諭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力煇而語茶固是子雲奇致甲之正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剛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三

夫其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歿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領山贖罪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古奏議

八西漢

百三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歿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其所議時政特禁報私仇商賈貨役資獄比不一法無甚宏鉅之議文於漢疏中亦平平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見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故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古奏議

西漢

卷一百四十四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調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
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一反

一反

詩經

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

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缺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
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
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
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
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管傷俚不能監寐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古奏議

西漢

卷一百四十五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金噬無厭誠恐
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
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由牛之鬲絰織枯之末詩
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

下矣

文書而骨筋中情有情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綏燠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忿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古奏議

八東漢

百六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金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繫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陽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稽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古奏議

八東漢

百二十七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古奏議

八蜀漢

前出

前出

陛下愚以為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效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古奏議

八蜀漢

前出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計賊匪復吃緊在官府一體親賢臣遠小人
讀克國屯田策議老將之器讀武侯出師表後思
將軍郭同諸人亦在分任種蠶未代且
操之如二矣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命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古秦議蜀漢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習，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窮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矣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復有此夫，况臣等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古奏議 漢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楊群、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挾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苟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無諱詞，激語，語語裏言不伐賊，王業亦亡，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此以破疑沮者之口，而事定如此，其為解也。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古奏議

八唐

論佛骨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蔬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隨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古奏議

八唐

論佛骨表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小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未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監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唐宗此佛原非見佛言也。而文公亦於以年壽
尚福。其言最微。不可得而言也。惟曰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情。于得者世教大是巨眼。此文公一生
有則之矣。
其心位微妙。法上大肆折。嗚呼。其真癡兒。謗
增罪者耳。何以祛高明之感。

古奏議

八序

三

論

復讐狀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
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謹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秦
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
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
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牟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
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讐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靡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証當而覆核第所謂酌其宜而處之語尚不盡情

古奏議

一八唐

五

復讐

韓愈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尊。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未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

古奏議

一八唐

六

禘祫

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爲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
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與矣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
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
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
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
古奏議 八唐 七 禮記集說卷之七

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
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禮記集說卷之七 禮記文詞 甚雅醇當與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古奏議 八唐 七 禮記集說卷之七

駁復讐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古奏議

八唐

九

駁復讐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宵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文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以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

古奏議

八唐

駁復讐

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精嚴如法吏當與韓子文參看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已之恩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付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古奏議

八唐

十一

陸贄

悽血誠敢願披瀝煩煩贖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騰騰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古奏議 唐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

古奏議

八唐

十一

陸贄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祭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三六五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然于中國，飲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

古奏議

一八唐

十三

前漢書

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廢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諸王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古奏議

一八唐

十四

前漢書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矣，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矣，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太平之業滋久
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官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
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
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
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律亂朝聰
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
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
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
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謹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
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
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
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談
談滋甚舉天下如足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
蒙曾莫之省日務游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
至今為梗豈不以忽必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骸之佛
心甘諛詐之從欲漸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古奏議 唐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宜諭德令謀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矣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進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踖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列延宰輔既殊帥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名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三六七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令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與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矣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前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適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古奏議

八唐

一七

前安泰

言

通群情接臣下納諫從善自古聖哲所由昌狂愚所由覆宜公言言之可進之○精座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

古奏議

八唐

一八

前安泰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王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為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該物理

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忠良者少而關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才在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古奏議 一八唐 十九補無夫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入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壑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與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

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王。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王功。或以改過不

古奏議 一八唐 辛一

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謠。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黜心。憲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元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以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

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過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徇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古奏議 一八唐 二二

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

古奏議

八唐

三五

新臣論事

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

古奏議 唐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勤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

古奏議

八唐

三五

新臣論事

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感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可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官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

三七一

聽亦不易趙武訥訥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
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
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乞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
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
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
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
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
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
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旒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

古奏議

八唐

二十五

明臣奏議

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
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眾違欲與道乖方於是
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
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為陛
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
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
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
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
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
小人固不可辯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

古奏議

八唐

二十六

明臣奏議

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矣利利之猶
懼忠告之不諫況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
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
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
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眾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
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
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
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
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
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得失相半天
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
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
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
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
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
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
於處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
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矣其接下也待
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
禦人以給不自術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

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辯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諫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古奏議 一八唐 廿七 韓愈論事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

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非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厲法失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百奏議

一八唐

二十九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管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懍然若鶩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漆痛呻吟之聲嘒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舛望試詢候館之史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謳謔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耻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并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惠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譏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于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百奏議

一八唐

三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為人與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辯察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古奏議

一八唐

三十一 奉天續集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古奏議 唐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古奏議

一八唐

三十一

奉天續集

今人廢三聖世
大寶
唐宗

三七五

與元論解安公輔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安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王之明也。臣今不敢

百奏議

一八唐

十三

論解安

以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向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讒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審。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殿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百奏議

一八唐

十四

論解安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諂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罕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諂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
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
論之事下臣愚贛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
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明
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
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
諷意在防微微而弭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
田談談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
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

古奏議 一八唐 三五 論議

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
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
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
微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
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
也甚堅其為費也益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
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

古奏議 唐

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
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自之助於心靈
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
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
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
輔弼主辱與辱王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
礪以命其相說論本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
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

古奏議 一八唐 三六 論議

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
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
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
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
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
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
為矣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
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
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

三七七

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者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德宗之病只是高直不指為非職則坐以好名官公被此故為中生性惟碎碎不激而清勝六

古奏議

一八唐

三十七

論事卷二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總攬萬機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適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古奏議

一八唐

三十八

續從賊中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續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弊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

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古奏議 一八唐 三九 續後略中

雖冠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讐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彼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考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古奏議 唐

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起睿心。做小失而崇丕察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徃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古奏議 一八唐 四一 續後略中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處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調之安置。或詰責而宣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園閣。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

三七九

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卜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敲下生戎官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罪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

百奏議

八唐

四十一

服過而能改亂亦適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狹狹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卯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

古奏議

八唐

四十二

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觀危之時全在宜情撫物宜公不為一刑建言也呵獎異辭總一圖開之術此語直刺中局

一第... 丹... 書... 5... 版... 外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逆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闡。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古奏議

一八唐

四十三

陸贄

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虜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

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

古奏議

一八唐

四十四

陸贄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全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推誠用人不宜口實而害其時是攻病之藥

古奏議

一八唐

四十五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陸贄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古奏議

一八唐

四十六

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即先使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美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

古奏議

一八序

四十二

許臺省屬僚請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

古奏議

一八序

四十八

許臺省屬僚請

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則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愈于素者。幸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

古表議

一八唐

四十九

其言者

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真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

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欲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華見疑。有罪獲縱。狂直同貫。

古表議

一八唐

五十一

其言者

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欺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僚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茶頌。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

古奏議

八唐

五十一

許崇長奏

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

古奏議

八唐

五十二

許崇長奏

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
 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
 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
 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
 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
 於聖聽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
 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
 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
 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
 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
 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
 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
 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
 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
 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

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
 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
 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
 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
 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
 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
 之切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過之
 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長官薦屬庶吏宰執察長官此古精誠無為之理
 若疑長官與薦必不行專宰執則舉必不廣必
 無以盡天下之神而得人才之用今之薦舉近
 厚而傷于選近公而失其實近精而病于細安
 得明察如宣公者而議之

古奏議

八層

三十四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贄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番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古奏議

唐

三五

陸贄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耀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

古奏議

唐

五十六

陸贄

流俗之弊多徇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已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規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立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與籍垂誠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

人向處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宜撫
人向處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宜撫
人向處小民有轉死溝壑耳宜撫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陸贄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
者依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
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
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
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
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
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

古奏議

一序

五

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
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
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
才又無竒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
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
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唯明王矜亮
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足准制
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
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潛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璟與
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

瀆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
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
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
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
奏事惟有趙憊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心齋之內內有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
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
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
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
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
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
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

古奏議 一八唐 五十九

古奏議 唐

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
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
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
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諧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
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
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
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
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
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
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
但加斥逐謂之檢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
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
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
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責真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

古奏議 一八唐 六十一

三八九

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祭及凡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祭。兄弟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

古奏議

一八唐

六十一

李吉甫

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奚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貧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

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惟更啓賄門。是志。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危。特操杜絕。交不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

古奏議

一八唐

六十二

李吉甫

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宣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入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案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縣，州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猖獗，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今已困之毗，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古奏議 一唐 六三

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廢也。作法於上，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雖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自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終成災毫，未既差丘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

古奏議 一唐 六十四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慶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者，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

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怠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絮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寧以來，朕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亦

馬。陛下踐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伐。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刑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古奏議 一八唐 六五

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訓人以尊。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既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王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王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古奏議 一八唐 六五

於苗爨折猜疑于通賂折貪賄真是奉公格心之論而溫厚曲暢言直氣平漢疏雖佳未見粹此白如

論邊守備事宜狀

陸贄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關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

百奏義

八序

六二七

邊守備

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會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

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儉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百奏義

八序

三二八

邊守備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繫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叙。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即召禍而

一奏議

八唐

六十七

方

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昨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

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

一奏議

八唐

七十

方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用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虧時勢。以反

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於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古奏議

二八

二

古奏議

多方以俛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置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古奏議

二八

二

古奏議

欲備封疆禦夷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

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未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親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般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

古奏議

一八

三

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

古奏議

一八

十四

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違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故節者獲請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借軍威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敗既闕

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一云義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益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之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師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

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危。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西河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軍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失望之意蓋所謂日省月試錄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古義

八

七

七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遺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

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古義

八

七

七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閩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與於軍情亦聽命乖

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任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竟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其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進。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任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官并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商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置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

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武。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登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古奏議

八序

八十一

古奏議

古來如晁錯趙充國廉頗李牧閉將略而其大端不過屯田徙塞生養戰守為經久行徐之計非如後米貪功生事任勇敢而快一時者如賈師驃騎之類也。宣公此疏俱屬石畫與晁錯趙充國相參合而其量中國之盛衰與秋之強弱以因時制宜則有自世可行者。愚竊以今之時中國內訌而表狄中強資糧不奉軍而借之以餽寇將帥不加士而委之以和戎幸而我心無國大之謀軍士無迫戰之苦尚可徵幸無事倘戒心不泯軍糧及生內外應響不可為矣。識者不能不為三復。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陸贄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關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王之在璆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閉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思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壞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

古奏議

八序

八十二

古奏議

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懼。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調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墜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虛。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諸。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

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太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未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

不能不之風俗，不能不倫。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

奏議

八片

奏議

奏議

奏議

八片

奏議

奏議

第... 冊... 第... 卷...

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伯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乾

古奏議

唐

八十七

知官制

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測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

古奏議

唐

八十八

知官制

勲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養恩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中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一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尋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失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古奏議

一八序

十七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無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

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不出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

古奏議

一八序

十七

至鈞必謬莅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

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敦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意。尚愧前朝底入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撻，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古奏議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贖宸衷，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無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諫才任吏之法，備矣入情，而怨量理而嚴。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陸贄。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緝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古奏議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其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日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且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一八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為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於平糶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逃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慮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輕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杖履。亦加之。其所出田租。常賦。則各
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不
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計其數。是以誘
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勤。每至
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啻夏八兩
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人自
不妨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亦
陛下舉而行之。

百奏議 一八序

七五

古奏議 唐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
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
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
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
爲義倉。豐則歛。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
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
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
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
。而

百奏議

一八序

七五

四〇七

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
唯計廩庾大疑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為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古奏議

一八

七二

請以經文錄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擔囊行復貸假重計累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未圖近

者有司奏請積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財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糶約每州令錄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於價錢廣其糶
數穀若稍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歛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糶不
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糶之法斯在社倉之制無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古奏議

一八

七二

請以經文錄

備水旱在立義倉此井田以後第一仁術而糶
之法無不長存乎其人若倉有司因而為利
無不聚積因而散賑則積成在甚數倉皆實無
損也

有過節者。侯欺莫究。或破無窮。之謂。若上下。確守此法。官民盡。亦。需實備九年之素。愚故以此。本節。川。輕。薄。賦。為。本。而。力。其。在。人。

古奏議

八序

七

請以

古奏議 唐

其六論兼弁之家稅欵重於公稅 陸贄

國家紀綱在於制度。商農二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

古奏議

八序

七

兼并之家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吐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四〇九

力田壽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地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其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始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其十稼人安

古奏議

一八月

一百二十二

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頃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徵違徵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又聞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歡實可深情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一古奏議

一八月

一十三

一百二十二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亦聞仲舒限田之遺而裁減租價則尤近時可行之法大較貧民力田者可憫而富家倍糧者亦可慮今時之兼併者特見在勢豪三吳間往往見之而鄉里才頑欺官詐命在在之或有世為佃戶以一畝田而甲乙互租或尚一主勢而佃者不之例而欺購善俗而又有私稅不懲其過公賦不勝其索貧困得而肆富漸倍償而貧中人無怨有田之家每每患此若循良有司每年驗年歲之盈歎相地方之凶豐收成之際令平父里老從公定租計獲為稅明示其法之如此則租價定矣和從官裁定富家難下貧弁貧婦不敢侵漁公賦私租兩有實益矣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
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
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溟
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
浩如陂湖衝溺奔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
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襪露居上雨下
水壘疊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
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
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
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
莫大之變隱側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
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
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
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如此處
借嫌破
謀一法

假說庸
人不是
以破其
隱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
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
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
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
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
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眾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
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
皆在至今則儲官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
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
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
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
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
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羨慶之事故每
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
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
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
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
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至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
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
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
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王也後唐明宗
儲嗣不早定而恭王從榮後以群兵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
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重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
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
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古奏議

宋

三

宋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
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
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
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
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
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
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
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誦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

不此亦
是合情

又同說
賢聖

臣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
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計但於今
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
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
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之知耳臣之前奏乞留中

古奏議

宋

四

宋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
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
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
未立儲貳易曰王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
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
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
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據簡宗廟則水為災而重建儲一節最為鉅議
秋青之議雖是恐未必然蓋歐陽公鑒五代之
詭多起武人故于
此事獨為深慮

下奏議

一六

五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小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議天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宜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所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秘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以來選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一巨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等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宜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其德其餘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如其術而已夫忠邪金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畧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古奏議 卷之六 七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明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調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金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人壽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剛可以歷數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違命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求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劾抃金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適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古奏議 卷之六 八

則亦不以前時必效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逆用數年為過事也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禹偁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存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固不敢內顧私恩與之諍議終終得罪夫宰相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固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不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其論絳為非然

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
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
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
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
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
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諫官即不是救之為國體歐陽公持之矣至言諫
人主難易屬至論其言忠邪公私極盡情態

古奏議

一八天

九

論東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瀘等劄子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身劉滬等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
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
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
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
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
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
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
而後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
家近年邊兵屢敗當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

古奏議

一八天

論東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
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
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
畱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
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
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
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
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
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
暇今竟奮然力取其功遂就而後韓琦遂無所成

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滄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小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滄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滄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滄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滄宜釋放

古奏議

一八

論水洛二

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車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滄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青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諫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滄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

聖聖慮深思取進止

水洛城不可罷而狄青劉滄純紀宜肅如此處分兩完

一八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志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願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達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取惟有

古奏議

十三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與
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
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古奏議 宋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調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
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
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
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
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古奏議

十四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權也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
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四一七

其於陳數事，竹瀝深結，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委，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望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機違盟而動，其書解悔慢，至有資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古奏議 宋 一十一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其流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諂，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願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口而避罪，敢竭愚賢，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臣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其流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古奏議

宋

一十一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尚書之丞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其修撰若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員其職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錄次繫以日曆之目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開其口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於於者當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者至於事在日曆司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皆不盡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古奏議 宋

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紀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述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任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古奏議

宋

十八

四一九

擇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夫
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
手分金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金乞更不進本所費火修史職上存聖朝典
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請其狀奏聞伏候勅旨

史諫官
歐公于中書自歷諫之特切以史官以直諫
者為志而以不轉諫庸才為志故故事首
也

古表義

一六

一七

一八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在僭篡際已多不越歲必為邊患臣
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
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慮謹具條陳庶禱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獻
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
為邊患其後遂陷靈監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
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剛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

古表義

一八

言西邊

二二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剛既無南顧之憂
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
剛既歿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
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
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
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剛
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
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
國王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
國以為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

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鷲。築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古奏議 一八六 言而 十一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固。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耳。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腐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蓄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

古奏議 宋

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在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耳。若上憑陛下神威。降美。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古奏議 一八六 言而 十一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歿地。而因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耳。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聚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以自守矣。而

四二二

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飲合而進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

古奏議

一八失

言西

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出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密蓋欲攻黠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

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攻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如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合密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古奏議

一八宋

言西

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此臣之所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賊臣以一儒生備見之言誠知未可必信且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萬之一說耳

文四大段俱練習將畧非文士也稍緩而乘間
急攻之此是兵法惜乎當時之議皆姑欲就而
而憚于攻以貽金遼之困

古奏議

卷八

十二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
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
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
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
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
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
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
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
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
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
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
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
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
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審
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
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
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
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古奏議

卷八

十二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言奏議

八末

十一

言奏議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狼復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言奏議

八末

廿八

言奏議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公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庸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好疑自用與下爭勝此察主易犯之病只此一意翻覆打成真如川雲嶺月

奏議

入宋

廿九

卷之三

議學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奏議

入宋

三十

卷之三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于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古奏議

八

廿一

改

之為開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齊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

古奏議

八

廿一

改

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糶糧多
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
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
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
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
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
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
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
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眾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
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眾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

古奏議 八 十三

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此是實事文字不可不看方今文士
皆名不虛傳考行之意荒矣而上之人亦
特於此文中欲正士習詎知生心害事者之不
止於此乎且欲慎重詳察而失之苛細傷雅道
亦可哀也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
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
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
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
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
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
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
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
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
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
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
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
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
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
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
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
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
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古奏議 八 十四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况鹽者
 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
 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
 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
 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
 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
 賊不因敗衄忍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
 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
 可撤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
 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
 百奏議 八又 廿五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
 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
 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一萬一能有說焉非臣
 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惡
 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
 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
 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
 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
 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
 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歐公持不和之議大議遠識也五問已洞澈本
 但歐公能言而當時無任之者耳可惜可惜

百奏議 八又 廿六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

古奏議

一八

七

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生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古奏議 宋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故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古奏議

一八

七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

四二九

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
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
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
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
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
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
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
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古奏議

八次

上仁宗三十九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
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
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
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
也及其成也微賤鬼且之人猶莫不好德鬼且之詩
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
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章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
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
起所以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
德輿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火
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
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
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
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
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
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

古奏議

八次

上仁宗四十一

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
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
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
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
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
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
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
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廢人之在官者具祿也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子云義

一八尺

上仁宗 四十三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肩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土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

古奏議

宋

仁宗 四十三

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

古奏議

宋

上在宗 四二

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

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其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論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

古奏議

宋

上在宗 四二五

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

國若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

百奏議

八尺

上仁宗

四六

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之具也。居則以射。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君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願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

百奏議

一八尺

上仁宗

四七

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

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
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
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
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
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
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
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
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之西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
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
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

一 奏議

八次

上 卷 四 八

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
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
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耻苟其財之可
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
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
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耻矣故富者貪而
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
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
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譽之臣所親
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忌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
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
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
禁禱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禱敗者
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
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
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
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
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
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

一 奏議

八次

上 卷 四 九

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
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
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
公私嘗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
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
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
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
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
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

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

百奏議 一八天

上仁宗 五

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可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可肖

古奏議 宋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固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歿於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

百奏議 一八天

上仁宗 五

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

四三五

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始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往往節

古奏議

八宋

上仁宗五十二

末路往往休而為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

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古奏議

八宋

上仁宗五十三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大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為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間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庸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間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二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實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阻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

古奏議 一八天 上七宗 五十四

古奏議 宋

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歿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翹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斯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用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反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古奏議 一八天 上七宗 五十一

四三七

而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能不勉何謂不勉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入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勉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能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勉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

古奏議

八尺

上宗 卷七

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存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劫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劫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劫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途所順強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劫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

古奏議

八尺

上宗 卷七

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濶。今

古奏議

八只

上仁宗 五二八

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驕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

幸甚

古奏議

八只

上仁宗 五二九

先王之法而後得其實。此乃公本色也。然以宋之狀，竊謂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而恃才遠氣，遂行標則刑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刑公等亦宜勤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所謂長才，項片帆千里。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賢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言奏議

一八

六十

審勢

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襲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

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襲，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

言奏議

一八

二一

審勢

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逸，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令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暨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古奏議 一八尺

古奏議 宋

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古奏議 一八尺

四四一

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百奏議

一八

六二

六

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

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番勢論欲以法扶弱不謂之霸不可也刑公之才大於老蘇而其中之扶術亦真自謂三代之任故取行不顧老蘇雖不謂假使其遇其設施亦特為操一切之法以救其偏而不能尊尚古昔變置海內若謂公之倫擇而求也愚嘗謂文中子為伯儒王利公為伯相皆以意為王者也夫王者之修身若世守以意勝乎哉

百奏議

一八

六三

六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道。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縷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兗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古奏議

一八天

六十六

權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古奏議 宋

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徂徕。敗則懲懲。則勝。匈奴徂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古奏議

一八天

六十六

權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四四三

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古奏議

一八六

卷一

七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巳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萬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死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

古奏議

一八六

卷一

七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

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言奏議

八

三

書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季祐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蠹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

人性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遣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言奏議

八

七

書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
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
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
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以七國之勢論北虜之勢，賈誼亦為謂勿賂亦為
禍而論中國之憂，在內是矣，而至平形聲實三
計則未見確然必勝之說，亦必兵食足財賢
士勇有備矣，而後靜以待其形勢，而不為動于
以出之實，而與之一戰，戰無不勝，此論料彼
審而憂我，疎吾未見其全也。此與魏論之論諸
侯必反，而無以待其反，謀卒以言備者，同屯田
實秦恤士卒，強之根和，將相信實，謂外弭而內
備，其可矣。

古奏議

八宋

七十一 御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其能，博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
不能驅之，而己蹄者可馭，以馮繼觸者可拘，以楅
衡。故先王不忍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噬，
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

古奏議

八尺

七十三 御

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
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
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
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
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胤，侯君集，盛彥師，才
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
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爰
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
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
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蓋賢

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開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拔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始棄敵履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高帝之御將以術其猶有霸心乎王者之任將則不然曰不嗜殺曰懷萬邦推轂授鉞委之闕以外而與衆爵之其中無術也

田制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

古奏議

一八

蘇洵

田制

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荼厲，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畊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

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

古奏議

一八

蘇洵

田制

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

之制夫閭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

古奏議 八尺 二十八

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二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後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業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奏議 八尺 七十九

唐董子民名田之意然貧富儲蓄其意亦能齊要使之不相耀其任良有可而而遲十餘年之久其

疆弱

蘇洵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

古奏議

一八八

八一

七

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疆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觀敵疆其左吾亦疆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疆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古奏議

一八八

八一

七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蘇洵曰孫臏三駟發爲陰陽其用而引古作據甚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古奏議

八八

八十二

心術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絕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古奏議 宋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古奏議

八八

八三

心術

段二自為發中多微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潰犯天威罪在不赦靡蒙私宥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灑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

古奏議

八八

八一

神宗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

古奏議

八八

八五

神宗

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久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鹽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古奏議

一八六

八六

神宗皇帝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近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古奏議 宋

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梯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與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古奏議

一八六

八七

神宗皇帝

名知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闖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四五三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
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
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有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
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
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
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
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
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
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古奏議 一八八

八八

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
蕭然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
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
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
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
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
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
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
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
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
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
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
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
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
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
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
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
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
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
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
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
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
何補於民天下又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累盡矣
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
煩擾凡所譬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
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
力不辨與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
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古奏議 一八八

八八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
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
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
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
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
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
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
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

古奏議

一八天

九

禮

寬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巡軍常半天下
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
勢必輕於巡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
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
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
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
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
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
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常
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

古奏議

一八宋

九二

禮

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
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
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
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
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
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
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
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傳蕭
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感觀陛下誠慮及
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巡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
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
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涉忍不加恤孟
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
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
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歲之後暴君汚
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

古奏議

一八宋

九三

九三

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
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
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
旨慰諭明言未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
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
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愿
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
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
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
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使萬家之邑上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
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食之弊無里正催驅之
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
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
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
下欲考其實則必問人太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
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
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
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

古奏議

一八宋

九三

九三

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
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
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買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
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
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
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
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
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
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
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

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古奏議

一八宋

九十四

謝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後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蘊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蘊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古奏議

一八宋

九十五

謝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後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蘊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蘊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啻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古奏議

八八

九一六

卷

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齊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王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

古奏議

八八

九一七

卷

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

古奏議

八尺

九尺

神宗

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贅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荐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追休無聊利害相刑不得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

古奏議 宋

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未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

古奏議

八尺

九尺

神宗

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意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究內重之弊也夫姦臣

四五九

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言奏議

一八八

言

議

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天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

常有志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言奏議

一八八

言

議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笑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其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

古奏議 一八宋

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大都抵新政所爲多取以傷人心躁進以壞風俗非諫以陳紀綱而欲罷條例收青苗序功實

臨諫而救安石急功自用之失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古奏議 一八宋

擁衆有拔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譴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視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兵所向成功建元之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庚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

丁亥義

一八八

十日

卷五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古奏議

一八八

百五

卷五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童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戍賊已降浮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庶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
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
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而觀耳至於遠方之
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
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剝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矣死者甚苦使陛
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
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百奏議 一八六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蕃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隣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奏議 一八七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以
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辨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陛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論奸兵之禍，俱名言戰勝之後，一段情更至。

百奏議

八只

百八

奏議類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師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

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百天顏而去
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逸事其兆見於
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
當成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
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
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觀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
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
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
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

古奏議

八尺

百一

初錄世宗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
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
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
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
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
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
不盡而袖手傍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
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古奏議 宋

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龜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
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
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
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
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于亂雖
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
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
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
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

古奏議

八尺

百七

初錄世宗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記聖
功無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覩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四六五

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神宗多事輕變故燕之以處靜無河之說

言奏議

八

百三

思治論

蘇軾

四六六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勅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官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言奏議

八

百三

思治論

更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管官室也必先

古奏議

八天

百七十四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官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財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葺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古奏議 宋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然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草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賣糧而假乞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古奏議

八天

百七十五

思治論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孰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身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四六七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僉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古奏議

一八六

百六

思治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

十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吾君則親擊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古奏議

一八六

百七

思治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者也以衆多之口所不言而同然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夫古之人嘗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爲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齊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

以明其理三條作論論而所重在先定其

策畧二

蘇軾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故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

馳數乘之使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

古奏議

一八六

百廿

卷二

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荷一朝發憤傾圮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簣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恠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

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蠶使蠶王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蠶不如種使種王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蠶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

古奏議

一八六

百廿

卷二

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

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言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

古奏議 八宋

之策無聽傳授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亦不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況況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賈誼之言在二虜長公欲清中書之務與
其及於生計多矣

古奏議 宋

策三

蘇軾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古奏議

八宋

百十三

策三

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四七一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言奏議

八尺

言古

漢書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是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言奏議

八尺

言古

漢書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

胡豈不亦甚可惜哉

治宋如諸葛治蜀王猛治秦振弱起強
必先任人如先王符堅此特達之見

古奏議 一八宋

百其

策畧五

蘇軾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

古奏議 一八宋

百其

策畧

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

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

百表義 八天

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偃偃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

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擻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徂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則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

古表義 八天

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王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情之所堪。其三日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進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

言奏議

八天

十

葉

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其意在得天下之心而習其才以爲川五事中尚缺重臺諫一節

決雍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言奏議

八天

百

葉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解。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夫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百奏議

八八

事

水

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強國富。番及升平者。猛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謀。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

更推折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不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廿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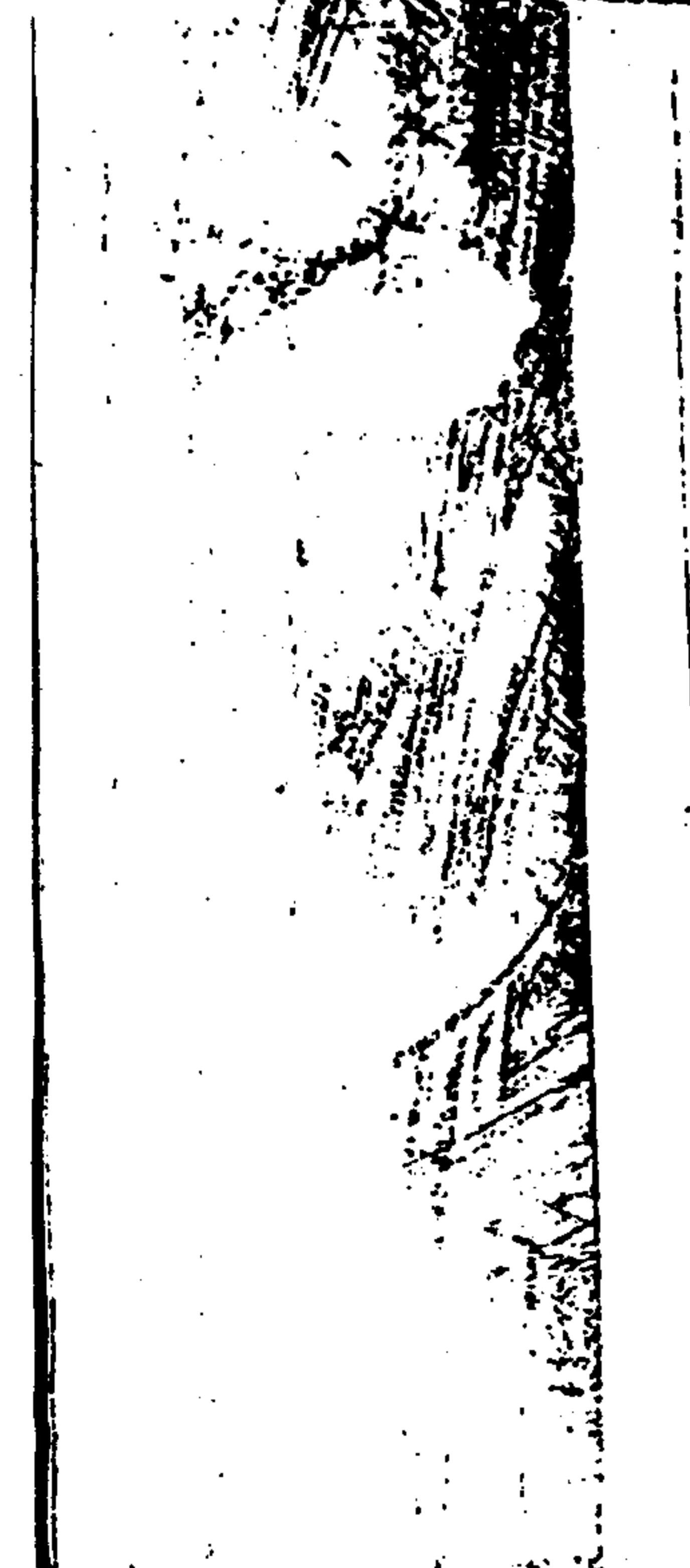
一八

事

水

矣

任人而次。應故。所以振。類。扶。弱。也。行文亦。持。意。人。是。王。猛。之。治。秦。亦。惡。夫。請。意。者。耳。



敦教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燦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始飭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永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

古奏議 宋

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布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意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榮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與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涂去。夫如是。將何

古奏議

宋

四七七

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待於四海之富而不恃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而務不貪亦謂當時多事繁民焉耳

省費用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為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

古奏議

一八

耳

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患

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笑。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者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多事必多費多費必多用多用必多取多取必多怨衰世皆然○多取必多一切苟且刻剝之法

古奏議

一八宋

百四

清初

練軍實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管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

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藉平民以為兵

古奏議

一八六

百四十五

續漢書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古奏議

一八六

百四十五

續漢書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鍊軍在用壯十年而代之其法也或奮身矢石之役四十未衰而熟習諳練之人其力就衰其皆可利用者在法官簡而特存之

倡勇敢

蘇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捷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蜺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古來議

一八宋

古來議

古來議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齟。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齟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齟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齟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奮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齟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

古來議

一八宋

古來議

古來議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
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疆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
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
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
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
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
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
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
倡哉

特達而精微○得勢敢倡氣也而必以所私結
其心氣自心作此論精出不易

百四十六 傾勇敢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
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
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
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
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
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
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
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
糜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
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服天下分裂而唐室因
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
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
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
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病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
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清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
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
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大甚而養之大過
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生者使之能逸
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紐於寒暑之變然後可
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
久天下之人驕惰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
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
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
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

古奏議

八天

百果

奏議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
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
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
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
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
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
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
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
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
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
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
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
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
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因
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古奏議

八天

百果

奏議

策斷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繇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考酒徂後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縻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瓠王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

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羹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

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官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

者矣。故其朝廷之議、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弄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古奏議

一八六

重五三

魏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問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飲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街窺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思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以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古奏議

一八六

重五三

魏

制策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古奏議

八尺

百四

制策一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古奏議 宋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古奏議

八尺

百五

制策二

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

四八七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果
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
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
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
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
鱉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遺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
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典禮

古奏議

八尺

百五

制卷三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
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古奏議

八尺

百五

制卷三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
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
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
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
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
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
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
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齧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闕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古奏議

八

百五

古奏議

八

百五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令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

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而為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奏議

八

奏

嚮者下之所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眾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

奏議

八

奏

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嘘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

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既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

古奏議

八

百

制

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禳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馨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

古奏議 宋

膏梁為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為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為撻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

古奏議

八

百

制

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

四九一

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古奏議 一八

百六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

之相權命秩之筭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古奏議 一八

百六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灸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為假借文如貫珠中間跌宕起
伏之妙又自西漢老泉氣老而無其神
公
字大而無其體蓋後生熟讀此等文字才情識
格一時俱未

百奏議

八

百六

蘇轍

論冗兵

蘇轍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湯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等五人使備西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

古奏議

一八八

卷八

七

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須在焉而監司又則曰官給茶絲夫人之死也明矣且之言採疑似之重熟戶得有籍口以

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急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

古奏議

一八八

卷八

七

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

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成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減冗兵是也策在饒許帥以財使養開謀亦兵中一算耳不如乃兄練軍教戰之策爲長而其充國屯田

古奏議

八

百一十

沈氏上陸

臣事一

穎濱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侍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古奏議 一八六 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臣事策四

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以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

古奏議

八宋

百十四

卷四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於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事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

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之世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

古奏議

八宋

百十五

卷四

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要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

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故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欲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

東坡所云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腹心之事故其弟因之發重臣與任將二策

臣事策九

蘇轍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眾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之故。今夫

古奏議

八宋

百二十七

臣事

150 4 11 1 十 續修四庫全書 2 卷三

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

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以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西人精士係之便而任使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鄉野之民為農民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農夫不知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伐農夫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濬踰方城望文山北伐出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碎耳之戎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倘徯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

古秦議

宋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為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釀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

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公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古秦議

宋

人為軍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耳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

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辨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教鄉兵屯戍亦即乃充教戰守之餘策

古奏議

八宋

四八二

張

民政策五

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其缺漏疏剔焚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弁之民眾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弁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賈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取之以待

古奏議

八宋

百八三

民政策五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歛。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

古奏議

八

五

五

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行者也。夫知之而不可行者。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專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

古奏議

八

五

五

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為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均田立制。屯田平糶。其議皆前人所發。小異者存。其人相田而因以之。

古天議

八

八

八

民政策八

蘇轍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何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舒。涉渭為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蓄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

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南。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墮墉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典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無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常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

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

書奏議 一八六

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前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為此必為富壤之區。而方

書奏議 一八六

條理。議屬名手。此亦因許汝間有可闢之田。而欲通之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亦富民本也。

民政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古奏議 八

百九

民

念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古奏議 宋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

古奏議 八

百九

民

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寔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漬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五〇五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疆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

古丞議

八宋

百九二

臣

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聲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

治哉

宋事之因民辱國而率以二虜斃坐是

古丞議

八宋

百九二

臣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份則先王養才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

古奏議 宋

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二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立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罷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滿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閭元元更張庶事

臣等惟陛下裁擇
臣等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

本朝有李生豐財用財議亦略倣此曾子固之文
長于典實此作亦其一也

議臣等

鈞聲譽而備以捷徑於
則繇指授而報復而托
陰行其私者也寧直無
國則何用奏疏為哉不佞濫學詞
林得撥輯舊聞攷身行事自周秦
迄于趙宋上下數千百年間竊見
老成謀國忠知陳謨輒嘆以為若
言即繁簡諷直言人、殊且遇合
殊軌不盡寃諸施用要之其言不
可湮滅試令寃穴之士右廊之臣
覽睹其要歸而發抒其志之安生
賈趙絕響教典歸迹而
寃奪無當也燃黎之暇
校讐大拉周秦什一而

來什九彙為六卷題曰
積有歲年矣自維淺短
三朝躡躡首揆無繇表見以
一則尸素之謂何敢梓
位庶衆思和衷群策
謬托秦誓休、之風也
聖明止輦之詔豈不媿快矣哉倘曰
非有用之言而視猶棘猴畫策也
則余亦聽之矣音
萬曆甲午仲春朔日姑蘓王元馭識

歷代名臣奏疏目錄

卷之一

關龍逢直諫	伊尹論事宗
伊陟祥彞對	比干直諫
尚父陳丹書	周公
史佚論民	謀父諫征大戎
芮良夫諫用共夷公	召公諫弭謗
召公存孤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姜后待罪疏	仲山甫諫料民
敬姜論勞逸	管仲論四民
內政寄軍令	管仲尊周疏
富辰諫取翟女	王孫滿論鼎
孔子	子產不毀鄉校
告子太叔為政	伍負諫釋越
吳起論險	衛鞅變法
子思論官人	子思論衛事
蘓秦說六國	司馬錯論伐蜀
郭隗致士對	武公論楚苗周
范雎論遠交近攻	魯仲連止魏帝秦
荀况論兵將	縮高辭攻管

卷之二

茅焦解衣充諫	李斯諫逐客
即墨大夫諫齊	李斯諫建郡縣
董公說漢王發義帝喪	韓信拜將對
張良借箸畫策	鄒生說漢王取敖倉
婁敬說都長安	叔孫通諫易太子
賈山至言	賈誼論積貯
賈誼治安策	晁錯言直事
晁錯守邊備塞疏	晁錯請入粟拜爵疏
枚乘奏吳王書	董仲舒天人策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東方朔諫除苑
相如上疏諫獵	公孫孫賢良策
徐樂論土崩瓦解	主父偃請分國邑
荀悅論風俗	倪寬封禪對
王吉遊獵諫	霍光廢昌邑諫
魏相上封事	蕭望之兩電疏
路溫舒治獄論	張敞上封事
龔遂治盜賊對	魏相諫伐匈奴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王吉言得失疏

趙克國屯田奏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寬饒奏封事	賈捐之罷珠厓郡議
劉向條災異封事	劉向諫外家封事
匡衡政得失疏	匡衡治性正家疏
應侯罷邊條疏	谷永救陳湯疏
劉輔慎宮選疏	桓福論王氏書
谷永論神恠	師丹論限田
賈讓治河三策	楊雄諫絕車于
王嘉任人疏	嚴尤諫伐匈奴
鄧禹杖策定計	倪斑論周漢之勢
班彪王命論	朱浮諫數易守宰
鄭興日食對	陳元優禮大臣疏
杜林論科禁	桓譚諫信織
楊終請罷邊兵疏	陳寵寬政疏
馮遂勸成德政疏	第五倫寬政疏
韋彪貢舉論	丁鴻論賈元弟
樊豐劾吳文學疏	仲長統昌言
陳忠豫肅帝意疏	楊震親賢遠奸疏
左雄久任疏	謝廣表在臺察舉
郎顛災異對	李固也

張衡崇正疏	李固予梁肅書
朱穆崇學論	崔寔政論
劉陶訟朱穆	劉陶鑄錢議
荀爽日食對	蔡邕諫伐鮮卑書
楊賜奏邕災異對	陳琳諫召外兵
荀悅申鑒	諸葛亮隆中計
諸葛亮治蜀	楊頤論相體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鄧艾屯田議	
卷之四	
傅玄論士風	杜預論考課
賀邵毒飲諫	羊祜伐吳疏
杜預水災疏	傅咸議省負諫
陶璜山濤諫罷州郡兵	郭欽徙戎論
傅咸論奢侈	劉毅罷中正除九品疏
劉寔崇讓論	劉頌封建親賢疏
裴頠崇有論	江統徙戎論
戴邈立太學疏	紀瞻上尊號議
范甯罪王河論	何承天禦戎四策
高允諫魏太子	周朗日食上疏

甄琛議罷鹽池之禁	甄琛論銓選
孫伏伽納諫疏	李素立寬刑疏
秦主世民止遷都疏	張蘊古太寶儀
杜淹雅果論	魏徵兼聽偏信對
群臣區處突厥部落議	魏徵論教化
溫魏處突厥議	張玄素備洛陽宮諫
李大亮賑西突厥議	魏徵封禪議
馬周論時政	十思疏
親賢遠奸疏	于志寧馬周夔封議
十漸疏	劉洎黨言
名臣奏疏 目錄	五
薛讜光遷舉疏	朱敬則緩刑疏
狄仁傑勸還廬陵王議	蘓安衡勸復廬陵王疏
辛替否違官疏	姚崇十事疏
宋景復貞觀奏事疏	李善擊魏郡策
郭從謹致亂疏	楊瑄舉孝廉疏
顏真卿論諫官先白宰相疏	
高郵止崇佛疏	沈既濟遷舉疏
劉宴擇人法	劉宴理財疏
劉宴權鹽法	劉宴轉漕法
劉宴造船法	陸贄論兩可用兵

陸贄資理與邦疏	陸贄兩情九弊疏
陸贄勸下罪己詔	陸贄勸推誠疏
李泌議復府兵	李泌因事納忠疏
陸贄請長官舉屬吏	陸贄歲運和柔議
杜黃裳任賢對	李絳政事疏
李絳論河北准西事體	權德輿寬猛疏
條魏博事宜	李愬論平淮蔡
韓愈諫佛骨疏	李德裕獻丹辰六箴
杜牧罪言	戰論
李德裕論朋黨	論澤潞事體
名臣奏疏 目錄	六
李德裕面論三鎮	王式論兵
孟昭圖遠宦官疏	韓偓除宦官疏
李襲有論富強	王朴平江策
卷之五	
王昭素治世養身對	溫叟過明德門對
張齊賢條陳十事	張齊賢諫取幽薊疏
田錫上軍國朝廷疏	姚坦假山諷
田錫應詔直言	田錫開寶寺塔疏
田錫上不雨言	錢若水竭誠報國對
呂蒙正上元直言	朱台符對直言疏略

何亮安邊書

陳恕錢穀對

李沆憂動議

孫奭諫封禪疏

孫沔直言

夏竦經畧夏州十策

范仲淹論邊事

蔡襄增置諫官疏

歐陽脩進朋黨論

蔡襄論進賢退邪

趙師民罷崇政殿說書疏

宋祁上科舉議

韓范議和守戰三策

孫抃手疏論時弊

變文體

韓琦請建皇嗣疏

王安石萬言書

劉敞諫日食用牲于社疏

名臣奏疏 目錄

五規

司馬光請建儲嗣疏

韓琦請太后還政

群臣漢王典禮議

司馬光直言災異疏

呂誨論尊漢王禮

論節用

富弼治道對

邵雍論氣候

蘇轍論免役法

呂誨劾王安石疏

蘇軾論行均輸法

范純仁論行均輸法疏

蘇軾諫行青苗法

富弼論君子小人

韓琦請罷青苗法疏

司馬光論守法

司馬論青苗法弊

司馬光求解樞密副使疏

孫覺條奏誤認同官泉府之妄

程顥論新法之非

蘇軾三言疏

蘇軾新法不便疏

呂陶對貧良方正策

范鎮乞致仕疏

王拱辰諫立保甲法

司馬光四不如疏

呂誨引疾喻政疏

劉摯劾王安石疏

文彥博論變舊典失

鄭俠上流民圖

韓琦條陳邊策七事疏

王安石特召對

王安石禮言呈變疏

司馬光論去五者弊法

呂公著論寬刑疏

名臣奏疏 目錄

八

富弼休兵息民疏

呂公著答太后遣使迎問對

奏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罷保甲法

蘇軾論役法

程頤親賢疏

司馬請立經明行脩科

韓維四思對

程頤論就崇政延和殿講讀

草安置呂惠卿制

常安民孤棟巨石喻

范純仁極言朋黨之禍

范祖禹諫權罷經筵疏

蘇軾諫調停疏

范祖禹諫防離間疏

范純仁論先朝行青苗法害

范純仁詆群小排太后時事疏

呂大防論祖宗家法

范純仁諫中出用大臣

常安民論蔡京疏

許將論本朝治道

范純仁清心寡欲疏

范純禮論元祐諸臣

陳朝老論何執中疏

曹輔諫帝微行疏

宋昭上書諫伐遼

楊時救時策

李綱上時事疏

陳東請誅六賊書

楊時奏罷王安石配享疏

石臣奏疏

目錄

九

崔鷗極論關失疏

何真論三鎮

李綱請堅壁拒金疏

卷之六

元祐皇后諭中外制畧

李綱任賢疏

李綱上十事疏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疏

經制兩河議

宗澤論和議疏

岳飛論定謀

議南幸

宗澤請車駕還京師疏

宗澤請度河疏

趙子砥論和議用兵

汪若海附宣撫川陝議

趙鼎請罷王安石祀享神宗廟庭疏

張守六思

林勳本政書

胡寅上七策奏

趙鼎經營大業計

劉子羽諫守川蜀

張九成對直言無隱策

婁寅亮乞還太祖後疏

胡安國上時政論

趙鼎堅帝任用疏

李綱戰守和利害疏

岳飛畫平陽公策

陳公輔論時禍

張浚保淮南之議

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張浚乞賜罷黜疏

岳飛論恢復

岳飛論置淮西軍帥議

石臣奏疏

目錄

胡安國論禁陳頤之學疏

岳飛復進恢復疏

張守請留建康疏

胡銓上高宗封事

李綱詳奏知金得失疏

張浚論和議之非

朱弁使金還見便殿對

張浚論時事疏

朱熹上封事

張栻省察天理對

朱熹上封事

張浚辯和議之失

胡銓諫止金國通問疏

劉珙辯漢高帝悅學重儒對

陳俊卿諫騎射

劉珙辭荆襄宣撫使劄

楊甲廷對策

朱熹應詔直言疏

張栻辨伏節死義辨事之臣對

朱熹極言政事疏

黃以聰言樺言疏

朱熹正心誠意對

朱熹投匭進封事

劉光祖奏弛道學之術

朱熹奏四事

朱熹極言四事

楊宏中拜伏闕上書

真德秀劾天變疏

真德秀言濟王之寃

真德秀奏三劄

魏了翁上封事

孟珙奏守襄陽疏

趙葵論用人疏

徐元杰論起復史嵩之疏

太學生黃剴伯起復史嵩之疏

名臣奏疏 目錄

太學生作倦堂文

杜範上五事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陳著論買公田之害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一

明 大學士 劉石王錫爵 精擇

○關龍逢直諫 履癸二十有二歲

桀伐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瑤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侏蓋少悛乎桀怒而囚之

伊尹論事宗 商湯元祀

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

名臣奏疏 卷之一

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

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伊陟祥桑對 商太戊元祀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問於伊陟陟對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吊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

○箕子諫象箸 商紂元祀

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於土簋將作
犀玉之盃玉盃象箸必不羨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
之下則衣錦九重高堂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
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率也
○比干直諫 商紂二十祀

紂聽梅伯之直諫而賞雷開之阿諛比干諫曰主暴不
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
至也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
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
之門紂大怒乃殺比干剖視其心

名臣奏疏

卷之一

又

尚父陳丹書

周武王元年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不藏之約行之
得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顛頊之
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敬則不王狂者滅廢
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常者此之謂也
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
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
元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子矛各為銘焉

周公

周公居東二年以五年為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
面負扆以朝諸侯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成王少周公
留相之使其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
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
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
道德政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
自用也是所以害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
淺也汝又美之吾語女武王之弟令王之
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
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
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
其難也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

名臣奏疏

卷之一

交趾南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
君子不饗其實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於國之黃者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有聖人乎遂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
神致薦於宗廟使百吏歸路周公賜以駟車五乘皆
為向南之制越裳使百吏之由扶南

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亦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
史佚論民 周成王十七年

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
敬慎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民不善
則讐也夏殷之民讐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不懼也

謀父諫征犬戎 周穆王三十五年

周穆王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懼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

名臣奏疏 卷之一

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
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
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感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天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自
是荒服者不至

劉子論禹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
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皆禹力也子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
是慢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告
王曰諺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
卿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笑何以能久
富辰諫伐鄭

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
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之以相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及也昔周公乎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管蔡成霍魯衛毛昫部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邠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隸之詩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庸懿親之疆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曠後味與
頌謂其奸之大者也棄德崇姓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氣又有厲宣之親棄孽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曠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禮義之經為禱古不道忠信之言為罵獄皆有
之四姦具美周之言然說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慎有外侮杆外侮者莫如親父故以
親舜周召穆公云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
後諸奸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帝聽

太子諫晉壅川

穀洛閉將毀王宮王欲塞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
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
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名世委注

卷之一

九

聚於高滯物於下流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痺以鍾
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六不散
越是以民生有財用無天昏札瘥之憂無飢寒之虞之
患故上下能相回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
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歌壅北川墮高堙庫
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作共工用滅其
在有虞有密伯繇播其淫心祿逐共工之過堯用殛之
羽山其後大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
百則儀之于民度之于群生共之復子孫四岳佐之禹
下以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汜九川陂障

九澤封殖九數汨越九原寔居九隕含道四海故天伏
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炎燄神無憊民無淫心時
無逆數物無害生帥眾高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加績
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
其能以加社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也
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三之後惟能厘舉加恭以
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與有夏雖衰祀鄩犹在申呂雖
衰齊許猶在惟有加功以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
之也必有幅淫之心間之故亡其姓氏培弊不振絕後
名世委注 卷之一

名世委注

卷之一

四

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其
不隳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彘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
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于
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受姓命氏而附之以令名
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現其廢興者皆可
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工之敗
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靖夫三州之神使至于
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
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崇焉佐闕者傷焉又曰禍不好

不能為禍詩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民文曰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亦章民有怨亂
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關川以飾官是飾亂而飾
關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至於今未殂我又寧之悞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
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
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華與十四王矣其德十五而始
平其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備而
少光王室以送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以堪之詩曰殷

名臣奏疏

卷之一

又四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以用飾官以儆亂民也度之天
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羨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
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
之獻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儆之無所比度王其齒之
王卒雍之王爭寵人亂於是乎始生

內史過論纘必亡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
對曰有國之將興其君齊明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
其惠足以同其人民故明神降之現其德政而均其福
其國之將亡其君辟邪淫傷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

矯誣民有遠志故神出往其奇愿而降之禍音真
之與也祝融降于密山其亡也四祀信於聆隧商之畏
也禱杭次于丕山其亡也喪羊在牧周之畏也鴛鴦鳴
於岐山其哀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
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幣牲獻焉內史
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禱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
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祀也慈保庶
民親也今號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怨神而求利焉
不亦難乎

里革諫夏濫淵

名臣奏疏 卷之一

五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美之曰古者大寒降
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辰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瘦
而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
罝羅猶魚鱉以為夏稿助生阜鳥獸成水虫孕水虞于
是乎禁罝羅設罝鄂以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
澤不伐天魚禁鯢鯪獸長麋虞鳥翼穀卵虫舍蜚蠊蕃
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
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仁善乎是良罟
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諫誨存詩曰感登
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芮良夫諫用榮夷公 周厲王三十年

周厲王以榮夷公為卿用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慎愴懼恐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召公諫弭謗 周厲王三十三年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鄰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知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濕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敗備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

於羸
○召公存孤 周厲王三十三年
羸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令殺王子王其以我為對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周宣王十二年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深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戚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姜后待罪疏 周宣王二十三年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

於羸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周宣王十二年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深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戚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仲山甫諫料民 周宣王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撥於農隙耨獲亦於藉猶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為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敬姜論勞逸 周宣王三十七年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氏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

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

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傲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

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

書而講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體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

人加之以紘紕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

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

又在下位朝夕慶事猶恐忘先王之業况有怠惰其何

以避辟吾翊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

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

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管仲論四民 周莊王十二年

桓公始伯會諸侯為盟主問於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

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亂其事易若聖王

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

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

言考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承之學不勞而能

○內政寄軍令 周襄王十二年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馬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五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亦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幾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饗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喪死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洽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管仲尊周疏 周襄王元年

齊桓公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使無下拜管

仲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之過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

富辰諫取翟女 周襄王十七年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別而歸諸上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携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國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不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問舊王以翟女間姜姪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必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王孫滿論鼎 周定王元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孔子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違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

以飾邪營眾強足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桀也不可以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初魯之敗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子產不毀鄉校 周景王二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告子太叔為政 周景王二十三年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伍負諫釋越 周敬王二十六年

夫差伐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許之伍負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戈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平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吳起論險 周安王十五年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

衛鞅變法 周顯王十年

秦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法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要斬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米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乃下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鄉邑大治

○子思論官人 周顯王二十三年

子思言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以棄其

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論衛事 周顯王二十三年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蘇秦說六國 周顯王二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高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

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夫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靡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資也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若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司馬錯論伐蜀 周慎觀王五年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馬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強

郭隗致士對 周報王三年

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下期年

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燕王以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

武公論楚圍周 周報三十四年

楚欲圍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子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民不足以勦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於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是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殘天下之共地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三矣於是楚計不行

范雎論遠交近攻 周報王四十五年

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范雎以歸王見之離宮唯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辟如楚韓盧而博塞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慮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之樞以威楚趙附齊必惧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國事

○魯仲連止魏帝秦 周赧王五十七年

魏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又使將軍新垣衍遊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名臣奏疏 卷之一 九

○荀况論兵將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以荀况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弟子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過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尤慮事欲熟而用則

欲秦失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素慎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將

縮高辭攻管 秦莊襄王三年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信主也父教子信亦非君之所喜敢辭無陵怒使謂安陵君生東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

名臣奏疏 卷之一 十一

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劓頭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茅焦解衣亢諫 秦始皇九年

秦遷太后於雍秦之臣以諫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焦徐行至前諫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耶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櫛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行殘戮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迎太后歸

李斯諫逐客 秦始皇十年

秦賓客日盛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其主進間耳請一切逐之楚人李斯行且上疏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伯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遂除逐客之令

即墨大夫諫齊 秦始皇二十六年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更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人懼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而立王則王何為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王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亦可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數王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

李斯議建郡縣 秦始皇二十六年

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諫曰周文武所以封子弟同注甚眾然後屬踈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鬪戰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史名氏曰黔首

名臣奏疏

卷之二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二

明太史王錫爵擇

○董公說漢王發義帝喪 漢高帝元年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服素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故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韓信拜將對 漢高帝元年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曰丞相教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即刻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於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伯實失天下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賢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八月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王賢皆降

○張良借箸畫策 漢高帝二年

酈食其說王立六國之後王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間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之粟散廩野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七八曰天

下遊士雖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天下事去矣漢王遂銷印

○酈生說漢王取敖倉 漢高帝三年

楚拔成臯欲西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拔荊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進兵收取荊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婁敬說都長安 漢高帝五年

齊人婁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立無德則易以去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亦阨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澠池背河面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

面受敵非用武一國也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東面制諸侯此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叔孫通諫易太子 漢高帝十一年

上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夷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乃止不立

名臣奏疏 卷之二

○賈山至言 漢文帝二年

穎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賁育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謠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戈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慙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

名臣奏疏 卷之二

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賈誼論積貯 漢文帝三年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詛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賈誼治安策 漢文帝十年

是時匈奴強侵邊諸侯王僭擬淮南濟北時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唯今之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以安以治矣臣獨以

名臣奏疏 卷之二

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其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策以宰天下以育群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尚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墮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象理解

也至於翫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衆翫解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即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

名臣奏疏 卷之二

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及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擊單于之脛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宵其背擊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白羆不搏及虎而搏畜

免稅細賦而不圖大惠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綉
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屨此臣所謂舛
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
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
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履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不可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
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
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
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
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
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
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
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
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言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孔子曰少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
輔翊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也。鄙諺云：前車覆後車。誠恐其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各論教與選左友其心未愷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然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攝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預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間禍福之應也。夫命之置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孫之貯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繫于孫數千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及身于孫誅絕此天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今或言禮教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胡不引廢周秦事觀之。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廣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廣近地則堂卑高者唯尊卑者易凌理勢然也。故古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殺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庶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駢刺之卑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驚其勇者有罰兩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吾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令與衆庶同黜削髡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迫乎。庶耻不行大臣無乃握內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夷望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履雖解不加于杖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後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崇俯伏以敬畏之矣。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減之可也。若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置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尊貴之化也。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宜可卑矣。猶然斤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犬豕大訶之域者則白冠繫纆盤水如劍。豈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十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二

室而請幸不執縶繫引而行也其有中幸者聞命而
自弛上不使人頸縶而加也其有大幸者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
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耻故入
於節行化成俗定則為入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失
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

晁錯言兵事 漢文帝十一年

匈奴數為邊患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
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
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
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
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

子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
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
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財官制之兩軍
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嘉之賜書寵焉

晁錯守邊備塞疏 漢文帝十一年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南攻揚粵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胡貉之人
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
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天下明
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
從之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今陛下憂邊境遣將吏
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如遷常居者為屋室具田器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
予衣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
是則也里相救助赴胡不避罪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
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

功相萬也

晁錯請入粟拜爵疏 漢文帝十二年

晁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若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臣哉是故明君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四

貴五谷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等為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其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大官樂奏吳王書 漢景帝六年

梅乘奏吳王書 漢景帝六年

臣聞得全者全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有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為危於累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三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止沸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欲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卑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鎖索非木之繩斷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月之至也必得稱丈暈徑而寡失磨礪砥礪其見其
積有時而盡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
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

董仲舒天人策一

漢武帝建元元年

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有出恠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公於
之事在勉强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一六

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
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
聖王已至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周道於幽厲非亡道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與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
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者人之欲也竟奪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薄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
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
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凡以教化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一七

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民於邑漸民以仁摩民
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
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故漢得天下以來常
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策二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財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國圉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譏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飭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教化使然也今陛下併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六

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派而宣化也師率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三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在衛是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策三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九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則有父子兄弟之親出則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驪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

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其賤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與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揀敝之政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或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漢武帝建元元年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

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東方朔諫除苑 漢武帝建元三年

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或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家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騫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匹之與其不可三也且般作九市之宮而諸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宮而天下亂臣切為陛下危之

相如上書諫獵 漢武帝建元三年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陛下好凌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危夷接軼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

名臣奏疏 卷之一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楸之變而况乎涉豐草騁立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公孫弘賢良策 漢武帝元光五年

先弊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以正而遇民信也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木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木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况

名臣奏疏 卷之二

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道之用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

徐樂論土崩瓦解 漢武帝元朔元年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

奮精務備。大乎。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谷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十四

主父偃請分國邑 漢武帝元朔元年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異。制令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滯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被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弱矣。上從之。

荀悅論風俗 漢武帝元朔二年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備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紀綱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享宴之好。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移務衆于官市。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倖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過無以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十五

倪寬封禪對 漢武帝元鼎六年

上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問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然著焉。帝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非

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善揆條貫金声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像

○王吉遊獵諫 漢昭帝元平元年

昌邑王遊獵不止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遊獵以奕脆之王休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下及殷周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日新厥德悅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通神則心有堯舜之志体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

○霍光廢昌邑議 漢昭帝元平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廿六

昌邑王淫縱無度光憂慮以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速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有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召群臣會議未央宮群臣皆驚愕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傳謚常為孝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

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遂白太后扶王下殿解脫其璽組仍送至昌邑郡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三

明太史王錫爵擇

魏相上封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

相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
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宜太
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奉國家重臣也宜
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

○蕭望之兩電疏 漢宣帝地節三年

京師大雨電大行丞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克
之用心也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
名臣奏疏 卷之三

權所致也附被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危公室惟陛下
躬萬几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
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路溫舒治獄論 漢宣帝地節三年

漢禁罔苛密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絕者
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則不然上下
相殘以刑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
殺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刑徒比肩大
計以高懸此仁聖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筆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不勝痛飾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
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有餘辜何則成鍊
者象文致之罪明也故信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
為吏期不對此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
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具于世也上善之

張敞上封事 漢宣帝地節四年

臣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
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黜魯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訊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
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盛時或有能請罪

三侯就第明詔以息天下必謂陛下不忘功德霍氏世

世無患今朝廷不聞直言而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
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甚相遠臣度大司馬及其枝屬
必有懼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惟陛下省察焉

○龔遂治盜賊對 漢宣帝地節四年

渤海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龔遂拜渤海
太守召問何以治之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民困飢
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中耳今欲臣勝
之耶將安之耶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至渤海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盜賊乃止郡乃大治

魏相諫伐匈奴 漢宣帝元康元年

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債實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問者匈奴未有犯於

名臣奏疏 卷之三

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漢宣帝神爵元年

其詞曰夫賢才國家之器用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賢者之未遭也揆事圖策則君不用其謀諫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動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帶餐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

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聰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螭蟀俟秋陰蟄蛰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皇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啣噓呼吸如喬松哉

王吉言得失疏 漢宣帝神爵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思世務興太平臣伏而思之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大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周之

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于未萌也

趙充國屯田奏 漢宣帝神爵元年

宣帝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羗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一上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言

名臣奏疏 卷之三

慈於寄託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雖未即伏辜決可期月而望羗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置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沃饒之墜貧破其眾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備河湟漕穀至臨羗以脈羗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烹入金城六也兵出

度床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墊九也又亡驚動河南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隍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竟嘉納之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漢宣帝神爵元年

張敞請令有罪者入粟邊郡贖罪望之等議以為民惡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

名臣奏疏 卷之三

禁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道民不可不慎也金民以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誅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生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雖周召恐不能復天漢四年死罪入錢減一笱變強請奪至為盜賊故不便

饒副直公清刺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奏曰方今聖道寢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賈誼之罪珠崖郡議 漢元帝初元三年

初武帝置珠厓儋耳等郡於海中洲上率數歲一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上博謀於群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也至秦皇帝興兵攻遠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禍卒於二世之末賴聖漢初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却之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娼

名臣奏議

卷之三

微矣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患藉兵厲馬以攘服之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制海南以為八郡則天下斷截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盜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鞮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於萬里之外是皆靡地好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中民衆入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

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荒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表則先暉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意之久矣何況延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感其民譬猶魚鱉不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恭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以少府禁

名臣奏議

卷之二

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二劉向條災異封事

漢元帝永光元年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至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

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未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群枉之門廣開衆門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並消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劉向諫外家封事

漢元帝永光元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世執朝柄名臣秦疏

卷之三

九

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劉三家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秦穰侯涇陽專國擅勢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終有閹樂望夷之禍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席太后之寵欲危劉氏賴絳侯朱虛侯等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究執樞機朋黨比周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抑宗室孤弱公族內有官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兩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必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立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爲身崇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安全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默遠外戚毋授以政則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十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畿密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衡政得失疏

漢元帝永光二年

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樂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奪年閏之患。上有自專之志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善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蕭於邑。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不大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怨。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匡衡治性正家疏 漢元帝永光五年

臣聞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陛下子愛海內而姦邪未禁者。殆制度變更吏民無所信。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禮本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正家而天下定矣。侯應罷邊備議 漢元帝竟寧元年

臣聞北邊外有陰山。單于依阻其中。孝武出師攘之於幕北。起亭障設屯戍以守之。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因則卑順。強則驕逆。古者安不忘危。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設塞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怨其思。一旦出亡。六也。邊人奴婢聞匈奴中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犯法如其害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築治功費久遠。一切省之。卒有他變。不可卒復。九也。塞于自以保塞。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保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永救陳湯疏 漢元帝竟寧二年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高

服強秦不敢窺視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
擊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忿郅支之無
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萬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斬
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
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
非是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以纖介之過賜死
杜郵秦民憐之今湯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以言事
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劉輔慎宮選疏 漢成帝永始元年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諫議大夫劉輔上疏曰臣聞天
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
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必享魚鳥之瑞然
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
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
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祗塞天

下孽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
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

○梅福論王氏書 漢成帝永始三年

南昌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陳
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至秦則
不然張誅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置秦阿授楚其柄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既
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
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無及也

○谷永論神恠 漢成帝永始四年

臣聞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
以非類背諸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
恠鬼神遙興輕舉浮游蓬萊黃冶變化者皆挾在道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終不可得是以
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長弘以鬼神之術輔
靈王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身辱國危秦始
皇甘心於神僊之道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少翁公孫

卿樂大等言神僊祭祀致福之術其後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夫周秦之末嘗專意散財厚爵祿鍊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師丹論限田 漢成帝綏和二年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奏上不報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十五

賈讓治河三策

漢成帝綏和二年

騎都尉秦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兇帝而塞其口豈不據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徙冀州民當河衡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

多穿漕渠於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

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楊雄諫絕單于 漢哀帝建平四年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內不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限之會漢初典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十六

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挫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

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
空行空返尚誅而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
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
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次朝者不拒不欲者不
強今單于歸義柰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因以自絕終
無北面之心書奏天子悟焉更報單于書而遣之

王嘉任人疏

漢哀帝元壽元年

上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
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十一

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
自深高安侯董賢倖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
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
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勤苦垂
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
上益怒下嘉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而死
嚴尤諫伐匈奴 新莽始建國三年
弁欲立威匈奴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因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
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蝨蟲毆之而已
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
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王不
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
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
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幣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
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
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如
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
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
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資釜鍤薪炭重不可勝負
講飲水以歷四時多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
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
又累糒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夫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十二

○鄧禹杖策定計 漢帝玄更始元年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安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隗班論周漢之勢 漢光武建武五年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雖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詎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隱然其言

○班彪王命論 漢光武建武五年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帝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而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雖遭離阮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藉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帝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擗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

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應符其事甚衆故准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祿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朱浮諫數易守宰 漢光武帝建武六年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鄭興日食對 漢光武帝建武七年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急元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下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陳元優禮 漢光武帝建武七年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三公司空掾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公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體太宗假

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伺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杜林論科禁 漢光武帝建武十四年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防患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爲員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積集召成威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桓譚諫信讖 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年

伏聞陛下窮折方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辭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者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

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楊終請罷邊兵疏 漢章帝建初元年

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頓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於父之道征伐匈奴屯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準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

○陳寵寬政疏 漢章帝建初元年

是時陳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撻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馬廖勸成德政疏 漢章帝建初二年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也後深納之

第五倫寬政疏 漢章帝建初一年

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弊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慟慟眼眼寔在於此上善之

○韋彪貢舉議 漢章帝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者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

然其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慮文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起
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宜鑒膏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丁鴻論竇兄弟 漢和帝永元四年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凌陽月滿不虧下驕
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
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殺君三十二變不空生

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是以三桓

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

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

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
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
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
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夫壞崖破
岩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蔥菁禁微則易
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惡不忍誨又不
忍割去事之後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

臣依托權門傾囊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臣
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
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樊準勸興文學疏 漢殤帝延光二年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
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光武受命中興不違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誠不足言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
流及蠻荒是以識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艱忘寒寒之忠

習談談之辭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臣愚以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

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則延
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仲長統昌言 漢安帝永初元年

大尉徐防以災異寇賊雨水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
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
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制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
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

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豈水旱為災比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也

○陳忠豫廣帝意疏 漢安帝永初十五年

詔舉有道之士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六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嗣禰應爭為切直請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帝從之

名臣奏疏 卷之三

七

楊震親賢遠奸疏 漢安帝永初十五年

時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克廷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左雄久任疏 漢順帝陽嘉元年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與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

胡廣駁左雄察舉 漢順帝陽嘉元年

臣聞君以博照兼覽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古人詢於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係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蓋選舉因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六

不毋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疆終賈誼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禋伯執貢舉之制莫成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士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警言冒干天禁唯陛下納焉

○師顯災異對 漢順帝陽嘉二年

上召師顯問災異顯上疏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結累鍾

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與致太平其可得乎
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
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
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
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
入王井恐有羗寇宜爲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
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
年於時三基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
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李固地折對 漢順帝陽嘉二年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元

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
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
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
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
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耶夫人君之有政
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
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
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

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堅隄
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
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

○張衡崇正疏 漢順帝陽嘉三年

五月早上問消變之術張衡以爲中興之後儒者爭學
圖緯上䟽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
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
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
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勅藏圖
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名臣奏疏 卷之三

三

李固子梁高書 漢順帝陽嘉四年

春秋褒議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
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
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
盛是以連賢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
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
與此外戚葦就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
達大體竊獲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朱穆崇厚論

漢中帝永嘉元年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寬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費人之過者教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代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率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

名臣奏議

卷之三

三

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慘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賤為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

○崔寔政論

漢桓帝元嘉元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使

恬曩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

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緩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震然咸復

思中興之政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

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懲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戾正刑俗人拘文

名臣奏議

卷之三

三

宰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輿論國家之

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推奪何者其頑士聞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垢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

之所以排於絳灌君子之所以擿其幽憤者也夫以文

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御世故宜參以伯

政伯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

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為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羽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以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一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下詔曰。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迺定律。減答。撻。撻。自

名臣奏疏 卷之三 三

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劉陶訟朱穆 漢桓帝永興元年

詔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備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弄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吏富於季孫。呼

名臣奏疏 卷之三 四

諭。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振。懼天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擊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劉陶鑄錢議 漢桓帝永壽三年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建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教授民時。使男不逋。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主路之教。

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食苗盡於蝗蚘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剝財。阜要在止狡。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慈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陛下寬鑿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廢之。謠吟問路。史之所憂。暇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派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復有遺憾者矣。

○荀爽日食對 漢桓帝永壽九年

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

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蔡邕諫伐鮮卑書 漢靈帝熹平六年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儉狝蠻荆之師。漢有闡顏瀚海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事關四方。南誅百粵。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益鐵。酷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民。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夫以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并乏。事劣昔時。手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若兵連禍結。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陸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人。

疽方今郡縣尚不能禁况此魏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氏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苟無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校冠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名臣奏疏

卷之三

三

楊賜蔡邕災異對

漢靈帝光和元年

秋七月青虹見王堂殿庭中上以災異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天子見恠則修德諸侯見恠則修政大夫見恠則修職士庶人見恠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繁游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彌蔡邕對曰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諛諛驕溢門吏霍玉依阻為奸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陳琳諫召外兵

漢靈帝中平六年

中軍校尉袁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擇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取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名臣奏疏

卷之三

三

荀悅申鑒

漢獻帝建安九年

時政在曹氏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松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圖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諸葛亮隆中計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劉備見諸葛於隆中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守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賢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治蜀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若法正謂亮曰

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則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斯而著矣

○楊顯論相體 漢昭烈帝章武元年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顯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三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諸葛亮前出師表 漢後帝建興三年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夫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除爵
減奪不宜異同若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啟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
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頹頹也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高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
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
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中咨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受任于敗軍之
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附不效以
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用
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計

酌損益進退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巨計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
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宜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自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主建興六年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故託臣以討賊臣受命
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今賊寇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時也且高
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
乘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皆暮年
已喪趙雲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
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得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當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
勞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
之歎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唯利
者事也未可逞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鄧艾屯田議

漢後帝延熹四年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
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前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
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
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孟開河
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定五百萬斛以為軍
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
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四

明太史王錫爵擇

傳玄論士風

晉世祖泰始元年

晉初置諫官以傳玄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
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
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懾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
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有敢言晉主嘉納
其言

杜預論考課

晉世祖泰始四年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
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
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繁偽魏氏考課
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
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
就簡便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
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可考所統其有
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論上下
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賀邵奏飲諫

晉世祖太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與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譽者譽日損而禍至今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也

○羊祜伐吳疏

晉世祖咸寧二年

期運雖天所授功業必因人而成謀之雖多決之欲獨蜀之為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今淮夷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國於征伐經歷感哀不可長久也晉運濟納之讓者豈不可祐嘆曰天下未如意事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杜預水灾疏

晉世祖咸寧四年

勅哀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决滙令饒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貢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聽之民賴其利

○傅咸議省員吏

晉世祖咸寧五年

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省最以為省者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議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微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陶璜山濤諫罷州郡兵

晉世祖泰康元年

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軍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嘉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郭欽徙戎論

晉世祖泰康二年

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愆愧殺害長吏漸為民患慕容容涉歸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於疆嶺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

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馮翊大原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

傅咸論奢侈 晉世祖太康三年

時王愷石崇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灾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劉毅罷中正除九品疏 晉世祖泰康五年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異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訟訟使受枉不獲上聞

四也采譽於臺府納賤於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矣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之而終不能改也

劉實崇讓論 晉世祖泰康十年

帝為太子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傳實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關則擇為人所讓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嫌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劉頌封建親賢疏 晉世祖泰康十年

時封宗室數人劉頌上疏曰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難甚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反漢循

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逸而好勞誠以政體然也

○裴頠崇有論 晉惠帝元康七年

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慶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江統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

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爭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

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蔽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散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難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暴而在於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族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戴邈立太學疏 晉元帝建武元年

立太學十有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以實

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歸之為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紀瞻上尊號議 晉元帝太興元年

愍帝凶聞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

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

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

○范甯罪王何論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范甯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

甯曰王何茂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

縉紳之徒翻然改輒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

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

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

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何承天禦戎四策 南宋文帝裕元嘉二十三年

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

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縱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

徐不可也因陳備禦之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

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群虜三曰募犒車牛以

裁糧械參合勾連以衛其眾四曰計丁課使隨所便

子蘇利鐵官以充民近師遠屯費重怨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道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

○高允諫魏太子 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曰畜養雞犬至酷販市屨與

民爭利謗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富有四海乃與販夫販

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魏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私

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

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願殿下邪佞親忠良

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廢至而

謗議除矣

○周朗日食上疏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

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日宣常視身

未時親是櫛幸寶笥著衣也且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

已購晚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寔先

官聞可不慎與

○甄琛議罷蓋池之禁 魏主正始三年

甄琛議罷蓋池之禁 魏主正始三年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天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郵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施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元總尚書邢巒奏曰琛之乞巒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關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後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結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處

薛琚論銓選

魏明帝神龜二年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為尚書亮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綬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雖未盡美什取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力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鈐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琚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

孫伏伽納諫疏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唐王省表大悅

李素立寬刑疏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秦主世民止遷都疏

唐高祖武德七年

秋七月突厥入寇或諫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秦王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百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手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

○張蘊古太寶箴 唐高祖武德九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虜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古勿謂我之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被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薙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

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揆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色括治躰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詎敢告前疑

杜濬魏徵雅樂議 唐太宗貞觀二年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

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
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
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
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
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
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
聲音也

○魏徵兼聽偏信對 唐太宗貞觀三年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十四

徧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
能蔽也秦二世徧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徧信
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徧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
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
以上通也上曰善

○群臣區處突厥部落議 唐太宗貞觀四年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
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
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
悉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寘之

河北分立酋長鎮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
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
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
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
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犴設
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留之
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
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
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
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十五

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
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
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
六州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即將布列朝廷五品
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魏徵論教化 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初即位帝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
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
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黃帝征蚩尤顛頊誅九黎湯放桀武伐紂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率用徵言

蕭魏李頌封建議 唐太宗貞觀五年

上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魏徵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欵李百萬曰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故戰相殘害民尤深若守令之迭居也類師古以為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是扶京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俸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名臣奏議

卷之四

二

○張玄素修洛陽宮諫 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書曰洛陽未有先幸之期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如舊觀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後廢夷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湯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集紂對曰若此後不息

亦同歸於亂耳上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雖有事至洛陽雖露處亦無傷也

○李太亮賑西突厥議 唐太宗貞觀四年

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魏徵封禪議 唐太宗貞觀六年

名臣奏議

卷之四

十一

群臣請封禪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耶德未厚耶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年穀未登瑞符未至耶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延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遂寢

○馬周論時政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大雨穀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宮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上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

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思緒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絕三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報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况去第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屬幽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克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疆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其幸。

○十思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親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諛邪則思正已行賞罰則思因喜而備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親賢遠奸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魏徵上疏以為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遵信用之節憂不治不然危忘之期未可保也

○十志寧馬周襲封議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
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
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
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
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
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茅土疇其戶邑必有財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
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
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
地以封功臣古今通議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

名臣奏疏 卷之四
而公薄之朕豈強使名臣奏疏 卷之四土邪乃詔傳之

○十漸疏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
漸不克終遂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
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
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神萬分一
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
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垂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
陛下居常議論遠異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
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

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
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
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
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
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襲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
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
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
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
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

名臣奏疏 卷之四
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
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
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
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
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
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

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
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
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恃功業之大
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

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正陛下保育禩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既有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恬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孽萌。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使萬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

世知君臣之義。復賜徵黃金十斤。厩馬十疋。

劉洎讜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明。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逞。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疑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答之。

薛謙光選舉疏 唐中宗嗣聖七年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

朱敬則緩刑疏 唐中宗嗣聖九年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

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狄仁傑勸還廬陵王議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姪姑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五

蘇安恒勸復廬陵王疏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謝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

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必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辛替否建言官疏 唐中宗景龍二年

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吏部銓選歲數萬人在拾遺幸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丁長相保矣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五

姚崇十事疏 唐玄宗開元元年

上每咨崇以天下事崇滾滾不竭上曰卿宜相朕崇乃先設事以聖帝意因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先行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乎比來任使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途不與政可乎咸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

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帝上皇造金僊王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闢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宋璟復貞觀奏事政 唐玄宗開元五年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則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僂伏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李萼擊魏郡策 唐肅宗至德元年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言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

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郭從謹致亂疏

唐肅宗至德元年

帝出幸蜀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請開言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臣等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景為御史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亦悔其過

楊瑄舉孝廉疏

唐代宗廣德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六

禮部侍郎楊瑄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論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其意厚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其廉取行實有稱者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并之於府任各官二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

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類真卿論諫官先白宰相疏

唐代宗大曆元年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銷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李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高郢止崇佛疏

唐代宗大曆二年

魚朝恩作章敬寺進士高郢上疏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狗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犬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

沈既濟選舉議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沈既濟上選舉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廉潔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

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郡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馬，其六品以下或僚左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劉宴擇人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宴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向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多士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名臣奏疏 卷之四

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劉宴理財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宴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劉宴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

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劉宴權鹽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宴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宴主之。宴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貴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因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價復貴於海鹽。

○劉宴轉漕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先是運關東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宴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置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入，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

○劉宴造船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晏於揚子置一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口所用膏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陸贄論兩河用兵 唐德宗建中四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十一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

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馬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廢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陛下之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關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即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懲京師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者珥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陸贄資理興邦疏 唐德宗建中四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十一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郵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

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祿氛旋復官闕而已

○陸贄兩情九弊疏 唐德宗建中四年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嚮日致禍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其略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卑矣而反為尊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四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下效上施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故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誦問是以聖賢唯以改過為難而不以無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

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曰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過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陸贄勸下罪己詔 唐德宗興元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五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累賦車籍竭遠
 近騷然行費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遷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
 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
 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
 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
 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
 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
 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協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
 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架竹木茶漆權鹽之類悉宜停
 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李抱真入朝王武俊田悅李納
 等皆去王號

○陸贄勸推誠疏 唐德宗興元元年

贄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
 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
 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阮之其
 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詔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
 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
 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王嚴肅雄猜而荆軻奮

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後輸其誠豈不以虛懷待
 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不親入曰陛下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其誠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
 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求百辟有任
 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
 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
 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
 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李必議復府兵 唐德宗貞元二年

為上歷敘府兵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

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
 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
 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
 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
 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后氏以來承平日
 久府兵侵墮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尉手足以避其
 後又牛僂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賣
 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畫則苦役夜繫地牢利
 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
 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

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
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
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
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
平有日矣

李泌因事納忠疏 唐德貞元三年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
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
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

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
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則天下永無事矣

陸贄請長官舉屬吏 唐德宗貞元八年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
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
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
精注者則天欲收人心遠周不次然而課既嚴進退皆

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
詔不行

陸贄歲運和糴議 唐德貞元八年

贄言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
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
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
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
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
而蓄用貨泉

杜黃裳任賢對 唐憲宗元和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三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廢政或端拱無為互有
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
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
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
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
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
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
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
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

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李絳政事疏 唐憲宗元和二年

上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李絳論河北淮西事體 唐憲宗元和四年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

名臣奏疏

卷之二

四十一

人不從則興師討之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濟魏博田委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時吳少誠病甚李絳上言曰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冀其歸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

○權德輿寬猛對 唐憲宗元和四年

上問輿為政寬猛何先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叛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條魏博事宜 唐憲宗元和七年

魏博田季安卒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言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四十一

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四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行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宜一

與之恩源亦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郵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李愬論平淮蔡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李愬既平淮蔡，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

則賊亦無不鼓舞存之以分其兵，風雲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韓愈諫佛骨疏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上留佛骨於京師，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臻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四

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諸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李德裕獻丹宸六歲 唐敬宗寶曆元年

上遊幸無常晚比群小大臣罕得進見李德裕獻丹宸六歲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杜牧罪言 唐文宗太和七年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傑驚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

名臣奏議

卷之四

四

不得尺寸之用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敢異圖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兵衛乎

戰論 唐文宗太和七年

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支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

名臣奏議

卷之四

四

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大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實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夫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無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

李德裕論朋黨

唐文宗開成五年

李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任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論澤潞事體 唐武宗會昌三年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積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積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且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李德裕面諭三鎮 唐武宗會昌四年

河北三鎮遣使至京師裕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反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王式論兵 唐懿宗咸通元年

李元賊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

之式擒來甫諸將請曰其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人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聞聞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孟昭圖遠宦官疏

唐僖宗中和元年

上日夕與宦官議天下事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四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上不報

韓偓除宦官疏

唐昭宗天復元年

崔胤欲盡除宦官上召韓偓問之對曰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惡則懲則咸自安矣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

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襲吉論富強

唐昭宗天復二年

汴兵圍晉陽李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李襲吉對曰富國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羨寡伯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

王朴平江策

周世宗柴顯德二年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四

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才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

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謀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

名臣奏疏

卷之四

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後自高平之賊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三然納之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五

明太史王錫爵擇

王昭素治世養身對

宋太祖開寶三年

昭素有學行帝召見便殿命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對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溫叟過明德門對

宋太祖開寶四年

劉溫叟重厚方正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

張齊賢條陳十事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一曰下并汾二曰富民三曰封建四曰敦孝五曰舉賢六曰太學七曰藉田八曰選良吏九曰懲奸十曰謹刑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

悅故一榜盡賜及第

張齊賢諫取內閣疏 太平興國五年

畧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勇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本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未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田錫上軍國朝廷議 太平興國六年

錫為左拾遺好言時務既居諫職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安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合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輊言勅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廣御進言令材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闕苑廣御進言令

無本廳即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吏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藏皆嚴於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式今宜少晦以避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姚坦假山諷 太平興國八年

益王帝第五子元傑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田錫應詔直言 宋太宗雍熙元年

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致理誰敢不謂之致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

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事又言聽用
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
諫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
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
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田錫開寶寺塔疏 宋太宗端拱二年

塔藏舍利也疏云衆謂金碧燦煌臣以為金碧燦煌

田錫上不雨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

自秋徂冬不雨錫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
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人之失而規過未能君宰不悅

石臣奏疏 卷之五

○錢若水竭誠報國對 唐太宗淳化四年

帝謂士之學古入官紆青拖紫足為榮矣豈得不竭誠
報國乎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
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呂蒙正上元直言 宋太宗至道元年

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
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
朕躬覽廢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
三聖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於繁盛

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
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朱台符對直言疏略 宋真宗咸平二年

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
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
將相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
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妄費
百端動作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憲耻未甚立法堙畫
一之條吏無測慮之實背理傷道非為公家忠計不可
一二舉也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何亮安邊書 宋真宗咸平四年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
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
地通判亦與軍何亮復上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
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
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
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為
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
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
一夏賊集點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

忠也請築薄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輔臣咸以靈州為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

陳恕錢穀對 宋真宗咸平六年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加之

李沆憂勤議 宋真宗景德元年

時西北用兵或至盱食然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孫奭諫封禪疏 宋真宗祥符四年

初帝將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

奸臣以先帝嘗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胡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慶國慶辭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群臣爭奏祥瑞奭又言方今野雞山嵐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志而不能從

孫沆直言 宋仁宗景祐二年

名臣奏疏 卷之五

沆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允在縉紳盡懷誠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沆未知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有朝廷之禘失徒備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和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被庭之幽曠以求錫善之慶抑官寺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永州

夏竦經畧夏州十策 宋仁宗寶元元年

一教習狹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諭
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而增減
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以代東兵七
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
聽聞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以
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范仲淹論邊事 宋仁宗康定元年

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閑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
入乘閑中之虛東沮潼閑隔而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
枕矣為今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閑內使無
名臣奏疏 卷之五
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閑中稍實不能深入
二三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計臣恐
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
可知也

蔡襄增置諫官疏 宋仁宗慶曆元年

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
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歐陽脩王素余靖三人忠
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
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
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寔

○歐陽脩進用黨論 宋仁宗慶曆元年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然小
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貨財同
利時暫相黨引以為朋儕也及見利則爭先或利害反
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不然所守者道義
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備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退小人之偽
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蔡襄論進賢退邪 宋仁宗慶曆元年

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呼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
能閑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
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
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
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
和扁難責效矣

○趙師民罷宗政殿說書疏 宋仁宗慶曆四年

帝自元昊及罷進講宗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曰帝王
治國之品度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
臣等不復得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也

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

宋祁上科學議 宋仁宗慶曆四年

教不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求以
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
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
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
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
專於記誦矣

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

為權宜戰守為末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
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請

京師以備之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全靖言

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

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用

孫抃手疏論時弊 宋仁宗皇祐五年

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

以能託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

政事諒者所謂才無乃是乎若然臣不能也

社行遺疏 宋仁宗嘉祐二年

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

以安人心

變文體 宋仁宗嘉祐二年

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溢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
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
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及歐
陽修知貢舉遂痛加裁抑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僥薄之
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韓琦請建皇嗣疏 宋仁宗嘉祐三年

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范鎮雖解

言職請之益切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

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

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

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

手帝不答

劉敞諫日食用牲於社疏 宋仁宗嘉祐四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帝避殿不受朝知

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

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群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

禮從諸侯之制。行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王安石萬言書 宋仁宗嘉祐五年

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置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司馬光三劄 宋仁宗嘉祐六年

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之元。沈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

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尤有怨嗟。意者群臣不肯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有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

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使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官不

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之元。沈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

其三論棟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

五規 宋仁宗嘉祐六年

一曰保業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贖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志不知一旦

名臣奏疏 卷之五

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

孔子彖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其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

三曰遠謀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兩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也

四曰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五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司馬光請建儲嗣疏 宋仁宗嘉祐六年

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取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韓琦請太后還政 宋英宗治平元年

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請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即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水也

聲命鸞儀司撤簾簾即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水也

群臣濮王典禮議

宋英宗治平二年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頃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規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眾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先手藁為案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一

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眾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乎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

官大國護國襄國僊遊茲封太夫人放之古今為宜稱

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一

○司馬光直言災異疏

宋英宗治平二年

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眾日有異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權陛下於

衆人中升爲天子。惟以后數宮主託陛下。而梓宮在猶已失。太后歡心。長宮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呂誨論尊漢王禮 宋英宗治平三年

太后手詔尊漢王禮爲漢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誘於人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詰待罪。

論節用 宋神宗熙寧元年

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

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素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久。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遂不復辭。

當弼治道對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母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

邵雍論氣候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憮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蘇轍論免役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立免役法詔劉彛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無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戶又將役之邪不聽

呂誨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竝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授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安石十事初托

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避承重任而不辭二也請坐講自尊三也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己專權七也奏對不知敬畏爭論遂致譴譴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計司乃欲額外增負十也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

蘇轍論行均輸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賈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范純仁論行均輸法疏

宋神宗熙寧二年

純仁言臣常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稽克生靈歛怨生禍

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意合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蘇轍諫行青苗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

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入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所轄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隱度麥粟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三

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私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筭必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晏之功可立矣也

富弼論君子小人 宋神宗熙寧二年

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琦請罷青苗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三

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勤而上戶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有督責同保均信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司馬光論守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帝御通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舊法不變更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行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馬光論青苗法弊

宋神宗熙寧三年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四

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顧則與不顧則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

○司馬光求解樞密副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

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孫覺條奏誤認周官泉府之妄

宋神宗熙寧三年

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與國服為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麗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家宰賦九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程顥論新法之非

宋神宗熙寧三年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求僥倖。小有事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蘇軾三言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過。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

事之... 帝練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蘇軾新法不便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軾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 臣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持者人心也... 自古及今未有和湯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 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素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 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 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 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故升遐... 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 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 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 臺諫所言當隨天下公議今者勿論沸騰怨讟交至公... 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 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尾臣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

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

呂陶對賢良方正策 宋仁宗熙寧三年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大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 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 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 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

范鎮乞致仕疏 宋神宗熙寧三年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 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三宜

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 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詔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 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拊據其過執政不悅孔文... 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 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進殘民之術又表謝... 容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為... 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 遠而名益重矣鎮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王拱辰諫立保甲法 宋神宗熙寧三年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咎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司馬光四不如疏 宋神宗熙寧四年

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八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哀攻之者謂之讒愚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愚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即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呂誨引疾喻政疏 宋神宗熙寧四年

誨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非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安後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難行

步非祗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

○劉摯劾王安石疏 宋仁宗熙寧四年

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念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興矣又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精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十九

一物得其安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汴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屠日而官自擄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僇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

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
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
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文彥博論變舊典失

宋神宗熙寧六年

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
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
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及市場司
立至果實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周利於市
緝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
物議所非者乎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宋神宗熙寧七年

鄭俠上流民圖

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歛苛
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暄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
衣竝城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爲圖
奏疏詣閣門不納遂假稱容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
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
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不給之狀
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
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千萬里之外陛下觀臣

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
復觀圖長吁歎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
府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場司農發常平倉青苗免後
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謹呼相賀

韓琦條陳邊策七事疏

宋神宗熙寧七年

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見形生
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
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勅保甲四也築河北
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
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三一

強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
新制日下更改無常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
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
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者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
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

王安國特召對

宋神宗熙寧八年

初安國仕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
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王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
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耳安國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之間然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最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王安禮言星變疏

宋神宗熙寧八年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司馬光論去五者弊法

宋神宗熙寧九年

光自洛貽書吳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

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矣今不治遂為痼疾矣

呂公著論寬刑疏

宋神宗元豐九年

公著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物於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于緜百福于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

富弼奏疏

卷之五

富弼休兵息民疏

宋神宗元豐六年

弼遺表曰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勳風去年承樂之後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呂公著答太后遣使迎問對

宋神宗元豐八年

公著言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
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
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
之宜不難矣乃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
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司馬光奏罷保甲法

宋神宗元豐八年

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
家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民甚多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
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藉鄉村之民

名臣奏議

卷之五

三四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
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
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為名聚之
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
幾盡廢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奏十科舉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
於彼雖身獲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
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預器役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
惟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

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
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嚴可備著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
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
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
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
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
舉之罪

司馬光奏罷明法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名臣奏議

卷之五

三五

光言取士之法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
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
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
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為士者
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令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
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蘇軾論役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

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
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
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

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是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程頤親賢疏 宋哲宗元祐元年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三十一

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明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智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成養聖德。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宋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誅，而士行自美矣。

○韓維四思對 宋哲宗元祐元年

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臨哀。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時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後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三十二

○程頤修定學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頤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草安置呂惠卿制 宋哲宗元祐元年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窮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奸兵喜殺。其教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

輸之政自同商賈乎寔之禍不及鷄豚苟可盡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馬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程頤請就崇政廷和殿講讀 宋哲宗元祐二年

頤上疏曰臣近言通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廷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皆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倖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三八

○常安民孤棟巨石喻 宋哲宗元祐三年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必笑惟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

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士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流萬世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一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棟石之木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撻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忿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三九

○范純仁極言朋黨之禍 宋哲宗元祐三年

純仁言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袁博公者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固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升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亡朋黨之禍。

○范祖禹諫權罷經筵疏 宋哲宗元祐四年

會夏暑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不察繫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
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
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
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蘇轍諫調停疏 宋哲宗元祐五年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曰大防劉摯惠之欲
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
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
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繫之則難
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
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
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
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
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范祖禹諫防離間疏 宋哲宗元祐八年

時太皇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
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言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
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
子小人進退消息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
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權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

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
言曰太皇不當改元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離間之
言不可聽也陛下初位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
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也既改
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
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
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愚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
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
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視政事小人乘間伺
隙正在此時不可不謹防之此等院上誤先帝今又將
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弄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
將見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
草疏入不報

○范純仁論先朝行青苗法害 宋哲宗元祐八年

純仁趨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何如純仁對曰先帝
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
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
之終不免擾民也

○范純仁詆群小排宣仁時事疏 宋哲宗元祐八年

時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

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稍放而行以
誠薄俗

○大防論祖宗家法 宋哲宗元祐八年

帝御通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
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
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
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五

官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
與入輦本朝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
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
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
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
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范純仁諫中出用大臣 宋哲宗紹聖元年

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
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不仁者
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常安民論蔡京疏 宋哲宗紹聖二年

安民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
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
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元祐非先帝法必擠
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
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
測而安民獨言未見信也

○許將論本朝治道 宋哲宗紹聖四年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
誅戮黨人帝以為問將對曰二代固有過但祖宗以來
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
也帝深然之

名臣奏疏

卷之五

五

范純仁清心寡欲疏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
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
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
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

○范純禮論元祐諸臣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范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
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矣推行之或有失

嘗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

陳朝老論何執中疏 宋徽宗大觀三年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

名臣奏疏 卷之五 四十四

所能起手執中當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蒼負山多見其不勝也

曹輔諫帝微行疏 宋徽宗宣和元年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屋陌郊洞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而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則為腹心之憂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當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違也藏禍心雖神靈再譖然亦

損威傷重之况有臣子不忍言者乎可不戒哉

宋昭上書諫伐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

童貫帥師伐遼使人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得計可乎救災恤憐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朝散即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

楊時救時策 宋徽宗宣和五年

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典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之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

李綱上時事疏 宋徽宗宣和七年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
絃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
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
付托之意時議金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
以尺寸與人

陳東請誅六賊書 宋徽宗宣和七年

大學生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
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聚怨於
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

本已法疏 卷之五 四六

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
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
謝天下帝嘉納之

楊時奏罷王安石配享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
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
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落之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
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

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
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以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
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王安石配享

崔鵬極論闕失疏 宋欽宗靖康元年

鵬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
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
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姦
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
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
之說取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

本已法疏 卷之五 四七

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
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
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
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起復而用之
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
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
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
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破壞京

姦邪之計大類玉莽而必黨之衆則又過之顧斬之以謝天下

○何真論三鎮 宋欽宗靖康元年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中山太原河澗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真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真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李綱請堅壁拒金議 宋欽宗靖康元年

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激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

名臣奏疏卷之五終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六

明太史王錫爵擇 後學唐克仁彙

○元祐皇后論中外制畧 宋高宗建炎元年

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象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李綱任賢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哲故用心則足以准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顯陛下以為法

○李綱上十事疏 唐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固辭相位不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請

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備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豫為之備三曰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

名臣奏議

卷之六

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政本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

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官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

名臣奏議

卷之六

○經制兩河議

宋高宗建炎元年

以李綱兼御宮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請康之禁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如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脩軍政變

士風裕邦財惠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
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
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備然後可以問罪金
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
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
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
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瀋四州其
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宗者
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
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兵必獲
其危急臣恐眾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
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
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
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
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投敵之心又可資其
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
善其言

宗澤論和議疏 宋高宗建炎元年

澤在滎陽聞黃柏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

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
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
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水河
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
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
矣帝覽其言而壯之

岳飛論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

張所以岳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
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
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
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投所大喜
○議南幸 宋高宗建炎元年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
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
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
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
謂綱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

中興之主起於此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
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
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
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
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
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
以取財貨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驛乃還汴都
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
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六

得也况常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
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

宗澤請車駕還京師疏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遣子頴詣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
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
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
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地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
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
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領守護京城李
綱願車駕還關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

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
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故
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義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
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王將
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

宗澤請渡河疏 宋高宗建炎二年

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
濟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
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
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有應者不啻百萬願陛
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可立
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二

趙子砥論和議用兵 宋高宗建炎二年

子砥自燕山逃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
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
昔契丹主議和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
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
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汪若海附宣撫川陝議 宋高宗建炎二年

初張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

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趙鼎請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財。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

張守六思 宋高宗建炎三年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處羣臣之居，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揀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下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林勳本政書 宋高宗建炎三年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

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兵，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婦則布六尺，麻二兩，其外不得橫征也。

胡寅上七策疏 宋高宗建炎三年

黃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弟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

名臣奏疏 卷之六

立太子，不復謁親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略，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趙鼎經營大業計 宋高宗建炎三年

趙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淅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於此

劉子羽議守川蜀 宋高宗建炎四年

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叅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鑿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陝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名臣奏疏 卷之六 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

張九成對直言無隱策 宋高宗紹興元年

九成對策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諛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涼不得省感時遇物懷悅於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

之車乎

○婁寅亮乞選太祖後疏 宋高宗紹興元年

寅亮上疏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太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樹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宗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之望疏奏帝讀之感嘆

胡安國上時政論 宋高宗紹興二年

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立心所以決事也

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趙鼎堅帝任用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殲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更，權聽明之下矣。伏望閣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李綱戰守和利害疏 宋高宗紹興四年

趙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為可喜，而以讐仇未報為可憤。弗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於敵國為可耻。弗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備士氣未振尚使疆敵得以潛逃為可虞。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六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

僥倖非制勝之術。①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太備，守備痛

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而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為今之議，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備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今當以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木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十三

雖屯重兵以臨之，今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且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以成。然後可以議戰攻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今籌慮未復，舊都莫如權宜於建康，味蟬控引

二湖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甯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又曰陛下臨御逾九年憂動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是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

名臣奏策 卷之六

十四

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戕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於治兵退避之於進禦其效崇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失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雒陽則河北河東

漢失矣自雒陽退而至江州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

敵時南牧將...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刑政治軍旅選將帥備車馬脩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乘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弗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黨之深知我必報其指意為何如而我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此不遠千里而求之也...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士氣而...非特如此於吾自治

名臣奏策 卷之六

十五

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弗復遣議和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備倉廩實府庫充器用脩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

胡寅諫罷何薜如金疏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上疏言女真乃陛下等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子...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然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虜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侮。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示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

岳飛畫平楊公策

宋高宗紹興五年

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玉四廂以玉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功。飛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今日之內，當得諸將之飛且攻，且招畫平之果，今日而捷書至潭州。

張浚嘆曰：岳侯神筭也。

陳公輔論時禍

宋高宗紹興六年

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公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義，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張浚保淮南之議

宋高宗紹興六年

劉麟進逼合肥，帝慮張俊、劉光世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上。浚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弗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

非卿識高遠慮何以及此

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 宋高宗紹興七年

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張浚乞賜罷黜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浚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吊禍變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十八

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力使敵無悔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視事

岳飛論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

先是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擄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去漢清終畧而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岳飛論置淮西軍帥議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鄺璠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絕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七

胡安國論禁陳頤之學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程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順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任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行武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

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貶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岳飛復進恢復疏

宋高宗紹興七年

飛至鎮上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先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宋高宗紹興八年

張守請留建康疏

時帝以婁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古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勩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胡銓上高宗封事

宋高宗紹興八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為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等也

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敗虜倖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忘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宋高宗紹興八年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囑陛下哉而盡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開闢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

北而臣虜况今國勢彌張諸將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
 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
 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
 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屬
 之陛下有奇貨之資檢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名臣奏議 卷之六

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及
 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懷已自
 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投臣餘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
 已而令臺諫投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
 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
 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
 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
 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
 事下堂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
 請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
 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
 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
 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
 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信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耶

○李綱詳奏和金得失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綱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
 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署國號而曰
 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曲
 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
 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
 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
 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
 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愆其一則大事去矣
 全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
 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車入覲
 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股削土
 或使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棄反為兵端以

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

○張浚論和議之非 宋高宗紹興九年

初直學士院婁昭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心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潛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授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其於此者願

名臣奏疏 卷之六

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

朱弁使金還見便殿對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

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

○張浚論時事疏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

先是浚因慧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太夫人許氏年高為念許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既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

名臣奏疏 卷之六

○朱熹上封事 宋高宗紹興三十三年

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備豫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又曰今日一計不過備政事撥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人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

亦在朝廷而心

○張栻省察天理對 宋高宗紹興三十三年

召浚子栻赴行在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脩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朱熹上封事 宋孝宗隆興元年

上初即位既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廿六

彼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

○張浚辯和議之失 宋孝宗隆興元年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浚在道聞之乃上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真寔沒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

○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

○胡銓諫止金國通問疏 宋孝宗隆興二年

銓言虜不可和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無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矣

劉珙辯漢高帝悅學重儒對 宋孝宗乾道三年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廿七

珙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網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網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不干變萬化而在

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陳俊卿諫騎射 宋孝宗乾道五年

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以逡巡震懼於千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劉珙辭荆襄宣撫使劄 宋孝宗乾道七年

五月初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起之衰經付以樞筦懇辭未允重膺委寄昇以荆襄軍威之任豈非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田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行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机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

謂大計恢復是也陛下卑宮室而非飲食未明求衣日

旰而食嘗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竄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張虛聲求實禍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備已也求賢也恤民也用將也養兵也備已為本以求賢為先以恤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備行而王化復行此內備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蒸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

於前而治效之遠於千里之外其矣人主備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已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已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諂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已之恤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

各臣奏疏

卷之六

三

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桑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若猶未也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和佞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恤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取版曹之所驅推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有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遺使窮悴生理蕭條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

未見其人臣恐恤民之實未盡也案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拮据豐已股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膏粱子弟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夫鷓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才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釀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收疽之恩

各臣奏疏

卷之六

三

今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讐軍籍有關則扯搜市人投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更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不顧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望其闕如虓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邊廩少餘積內政未備何以外攘又况民窮兵怨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關誕設之說力排誣罔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

根許以待動。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楊甲廷對策 宋孝宗淳熙二年

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

朱熹應詔直言疏 宋孝宗淳熙六年

名臣奏疏 卷之六
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冗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廩後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剝以償債。負總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惟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

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因必盡及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于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剝削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者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派移漂蕩之患矣。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張栻辨伏節死義辦事之臣對 宋孝宗淳熙七年

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和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朱熹極言政事疏 宋孝宗淳熙七年

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客。諍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惑惑陛下。

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黃治聽言擇言疏

宋孝宗淳熙十年

治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又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三

朱熹正心誠意對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願自今以往必自一念之頃而察之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關果人欲邪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

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意矣

朱熹投匭進封事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三

舍器用財賄與夫宦者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當自王忤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反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選官僚之選說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

時使邪佞妄之輩得參劾於其間所謂請罪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實效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立師傳賓客之官云春坊使使庶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差用剛明公一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弱或至庸極陋者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名臣奏疏卷之六

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剖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近世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

自屢乞文戶之入窠名之必可其於歲終羨餘之入窠名之內帑願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

劉光祖奏弛道學之禁 宋光宗紹熙元年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議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談道學

之說而實未親朋黨之分逮臣後來則朋黨已成而忠
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
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
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鑒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
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
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
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
惚無措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三

朱熹奏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
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
權則惟大聖大賢惟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
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
紹丕圖而卿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
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
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
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諉者亦

名臣奏疏

卷之六

三

朱熹極言四事

宋光宗紹熙五年

熹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備葺舊日東宮為
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
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
姓當饑餓流離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忿切
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
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
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

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執移易甚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以遠之圖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名臣奏疏 卷之六
楊宏中等伏闕上書 宋寧宗慶元元年

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余執等六人伏闕上書言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手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

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
宋寧宗嘉泰五年

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巳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母以恭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吉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名臣奏疏 卷之六
真德秀言濟王之寃 宋理宗寶慶元年

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石柱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即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摘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見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

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弊所以慶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善

真德秀乞收人心疏 宋理宗寶慶元年

其畧曰太平與國中秦野事作太師王溥等儀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誓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一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熏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鄰城之民攜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

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當以耆艾衰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衰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真德秀奏三劄 宋理宗端平元年

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淫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名臣奏劄 卷之六 三 可害敬其可石我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掎刻停邊閩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廷閣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

醫受青美親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
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
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

○魏了翁上封事

宋理宗端平元年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
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熱然孤立試思當事變
患未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太
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六
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
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
機而付之二三遺臣聽其自為而畧不加之意乎又言
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
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

孟珙奏守襄陽疏

宋理宗嘉熙三年

孟珙復襄陽襄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
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
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
非甲兵十萬不足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
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馬

趙葵論用人疏

宋理宗淳祐二年

蔡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
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
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
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先
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

徐元杰論起復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眾及以父
喪去位詔起復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
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
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
理誰實無之真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懇懇納
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

○太學生王愷伯等論史嵩之疏

宋理宗淳祐四年

元杰既去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四十人具書曰嵩之
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
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
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
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
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國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
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

歎則高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且高之為計亦奸矣
 歎則高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高之之為計亦奸矣
 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
 復未卒突馬先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
 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
 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高之當五內分裂之
 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
 也祖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夫自
 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若以
 名臣奏疏 卷之六 四六
 法繩之雖置之獄鐵猶不足謝天地况復置之具瞻之
 位乎

○太學生作捲堂文 宋理宗淳祐四年

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
 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
 何負於國遠羅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
 以如天帳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
 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
 時母語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社範上五事 宋理宗淳祐四年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請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母
 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閣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
 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
 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
 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官
 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
 求監策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
 以安人心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宋理宗開慶元年

潛入對言今鄧州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
 臣險士設為虛謀遂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
 鑄管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秦來等群
 小導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
 臺臣甘為搏拏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罷管州軍

○陳著論買公田之害 宋理宗景定元年

著作即陳著復上書曰似道居外關則志在欺君處端
 揆則務于濟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濟民則必
 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

平者臣見民不穩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

宋度宗咸淳三年

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陛下苟能漸之靡之待以歲月篤信謹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領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員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三曰為君難以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防欺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任賢益戒禹曰任賢不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去邪得民心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明年下詔減租後慈愛如此再其民心得而

應也順天道六者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
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元主嘉納之



順治二年御史廖攀龍題茶馬雖仍舊制整頓實出新圖

懇乞詳稽往例參酌時宜以便料理疏

疏曰切照陝西巡茶一差兼轄蜀楚中茶地方夙稱繁

難未易勝任臣以庸才謬膺

簡命敢云道遠獨勞不竭盡心力圖報

君恩於萬一但念今日茶馬大與昔殊昔於產茶地方召

商中茶以易番馬今蜀楚未通雖漸次終歸底定而

目下民逃商絕安得存茶無茶安得有馬即陝西地

方亦自產茶而為數不多或往年積有舊茶自寇亂

以來非被賊焚劫則經變價借充兵餉恐亦久屬烏

有且苑馬寺及七監等官未設諸務何所責成况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

卷一

詔諭未頒金牌勘合亦未更換新番人何所信從然則

年額茶馬一萬一千八百八匹尚屬子虛前數年猶

且解未及額在今日必不能按數考成可知矣至於

明季加增解京茶馬一千七百三十四匹脚力無資解

戶賠累苦不能堪尤當昭豁免省直加派錢糧之例

稟

賜蠲除以蘇重困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茶馬一差事事未備事事創始比別差因利乘

便者不同請先

勅吏部急選苑馬七監等官先赴該地方分頭料理更

勅戶兵二部速稽典制換給金牌勘合通諭西番俾知道

奉

新朝法度併傳諭該督撫速察往年積貯舊茶借支若干

現在若干如有存剩不得再借別用臣庶幾得竭焉

力以効馳驅不致倉卒臨事束手無措耳此在陝西

地方應行事宜若夫蜀楚中茶地方應俟路通召商

另行整理今未敢預揣也緣奉有作速前去料理不

得稽遲之

旨為此先述情形具

題尚有未盡事務容臣察確補續

上聞謹題請

旨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

卷一

奉

聖旨產茶地方多入版圖這所奏選補寺監等官并應頒

詔諭金牌勘合着察明往例酌議履行其新增馬匹

察明蠲免未盡事宜廖攀龍入境後詳察具奏不必

預揣該部知道

順治二年御史廖攀龍題遵

旨察明蠲免新增馬匹以暢

皇仁以信

明旨疏

疏曰臣前題茶馬雖仍舊制整頓實出新圖一疏奉有

新增馬匹察明蠲免之

奉

聖旨該部察議具奏

順治二年御史廖攀龍題恭報舊貯茶篋數目仰祈

聖鑒既

疏曰臣自入境具疏

上聞後力疾奔馳於十月十七日抵鞏昌遵照

勅諭內專理撥行所屬各道首查現貯先年存剩茶篋數

目錄地方遠隔往返動經月餘至十一月內據洮岷

道副使桂繼學冊報洮州司順治元年十二月終止

現在存貯朽腐不堪舊累黃茶七千九百九十九篋半堪

用黑黃茶七百六十九篋零七斤遠年陳腐泥爛湖

歷明茶馬奏議

清四

舊貯一

巴山黃茶五千五百七十七截又零碎茶一萬三千

三百截又零二千五百斤又報岷州分貯現在黑黃

茶八百九十篋半零二斤遠年爛損半截破頭舊黑

黃茶一千八百八十六篋半零十八斤遠年朽腐半

截破頭湖巴山黃茶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五篋零二

百斤又零六千一百截順治二年正月起至今止並

無運到新茶無憑開中又據臨鞏道右叅議真揚名

冊報河州司順治二年九月終止現在貯庫黑黃茶

二百四十八篋又報甘肅州司現在蘭州庫貯黑黃茶

二千三百九十九篋半遠年泥爛不堪陳茶六十六

百零七篋又三千四百六十八截又據西寧道副使

旨又奉

勅內一款有前朝新增一千七百餘匹酌量具奏豁免以

駐解戶之

諭該臣既到任受事察看有得茶馬舊額一萬一千八十八

匹原以備邊初無解京之例自崇禎三年始議洮河

西莊增解一千五百匹苑寺增解五百匹行糧草料

約費萬金接括茶課馬價為朋地畝及增設新餉等

銀尚苦料費不敷加以中途倒斃行退回不堪發換

之馬搭配起解而解戶之賠累極矣崇禎九年議量

免苑寺二百七十四匹止解一千七百三十四匹但年年

拖欠虛有增解之名竟無足額之實今

歷明茶馬奏議

清三

續九一

聖上明見萬里恩及遐荒不獨謂草創伊始無馬可解無

費可措新增馬匹自應全蠲即後來時平路通茶裕

馬蕃亦宜仍照舊額專留為三邊重地之用不宜如

明季增馬解京究無濟於軍需徒貽苦累於窮邊也

臣捧誦

明綸仰體

皇上德意謹察明舊額新增始末具

題伏乞

聖鑒將前朝增解馬匹永行蠲免以信前

旨恭候

勅下臣衙門遵奉施行

蔣三旋冊報西寧司庫歲如洗並無庫貯陳茶亦無
運到新茶又據莊浪道會事邊大順冊報莊浪司順
治二年九月終止現在司貯遂生舊欄對飾起黃
茶九萬七千三百七十一篋會貯對飾起黃茶三
千七百三十一篋連篋碎截茶二千八百五十截無
篋碎塊茶四千八百二十斤又據甘州道會事羅燦
冊報順治二年十一月終止從蘭州庫分發甘州中
馬餘剩茶九千五百二十九篋又據涼州道會事蘇
名世呈報順治二年十一月終止從蘭州庫分發涼
州中馬餘剩茶一百五十七篋半又據肅州道會事
宋之傑呈報肅州並無庫貯陳茶亦無運到新茶各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五 舊貯二

等情到臣理合報
聞外該臣看得蜀楚道阻商旅累屣中茶尚需久待合無
一面簡覈現在黑黃舊茶分別高下先行招番易馬
暫施羈縻之術易得馬匹不論多寡先給衝要缺馬
管伍以助騎征一面多方設法招商報引漸次為開
中新茶計就目前得為之事殫意修舉以資目前或
於草創伊始倉廩既空番寇蠢動邊腹不寧之時不
無小補矣
奉
聖旨知道了見貯舊茶即着招番易馬仍特易過馬匹數
目照舊奏奪戶兵二部知道

歷朝茶馬奏議

順治二年御史廖奉龍題茶報中完馬匹數目仰祈
聖鑒疏

疏曰臣自抵任事事詳加綜核首查舊貯茶篋數目次
查舊中完馬匹數目據臨鞏道右叅議夏揚名呈報
河州司中完茶馬七十三匹撥發臨洮范總兵給軍
騎征訖又據西寧道副使蔣三捷呈報中完茶馬一
百二十五匹給西寧各營騎征訖又據莊浪道會事
邊大順呈報中完茶馬二百五十二匹給莊浪各營
堡騎征訖又據兆岷道副使桂繼攀呈報現在窩馬
一匹順治二年未奉明示開中無憑造報又據甘州
道會事羅燦涼州道會事蘇名世肅州道會事宋之
歷朝茶馬奏議 清六 舊中一

傑各呈報自順治元年至今未奉明示開中並無中
完馬匹各等情到臣理合報
聞外該臣看得馬出於番必番有餘馬而後招中不窮若
私販公行番人貪圖價值每截良驥以希重利番駝
駕以易官茶大妨招中近如隴右道盤獲犯人張紀
秀等安定縣盤獲犯人郭如岱等私馬共四十一匹
除將各犯按律徒配私馬移送督臣孟喬芳轉發臨
兆總兵范蘇給軍騎征外此猶小民無知犯禁臣得
以按法處治至若私販而訖之公務如莊浪道盤獲
委官哈應科買馬一百四十三匹執有鳳翔董總兵
引票臨鞏道盤獲馬英才買馬二十八匹執有西寧

治恭將引票查俱無印信又無寶銀若干兩往其處
買馬若干匹被但以為護身符所過地方莫敢誰
何豈自知為本馬之巨靈哉合無自今伊始但有邊
鎮缺馬務令題奉

欽依或呈准兵部給有印單明註某衙門差官齎銀若干
兩前往某處易買戰馬若干匹赴臣衙門掛號方准
收買倘於定數之外有附餘夾帶者盡行入官仍按
律究擬庶儆公私販之徒不敢輕犯而招中有賴矣
謹因恭報馬數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勅部嚴加申飭各邊鎮衙門一體遵行
奉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

舊中二

聖旨這市充馬匹數目知道了奸徒私販自備照例嚴禁
以後邊鎮缺馬須有兵部印單明註衙門姓名銀馬
數目及易買地方赴該巡視御史驗明掛號方准市
買違禁夾帶的依法究治私馬入官着通行嚴飭該
部知道

順治二年御史參奏龍題恭報苑監軍馬牧地數目仰乞
聖鑒疏

疏曰臣到任後即敕行苑馬寺查明牧地并現在
孳息馬駒數目隨據署寺事分巡關西道僉事石岳
冊報開城監原額牧軍二千二百六十三丁今現在
止二百七十八丁原額牧地二萬六千四百七十頃

四十三畝零今現種熟地止三百六十三頃六十二

畝並無現在種馬廄監原額牧軍一千零三十一

丁今現在止五百四十六丁原額牧地二萬五千八

百八十頃五十三畝零今現種熟地一千二百二十

三頃八十二畝零現在種馬二匹并無孳息黑水監

原額牧軍一千二百一十四丁今現在止一百一十

二丁原額牧地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九十六畝

零今現種熟地一百一十七頃並無現在種馬安定

監原額牧軍二千二百九十三丁今現在止九百一

十五丁原額牧地五萬二千六百四頃五十二畝零

今現種熟地五千七百六十六頃九十五畝零現在

歷朝茶馬奏議

清八

地馬一

種馬五十一匹新駒八匹清平監原額牧軍二千九

百七十二丁今現在止三百四十八丁原額牧地一

萬七千八百一十頃三十一畝零今現種熟地一百

七十一頃三十四畝五分現在種馬一匹駒一匹萬

安監原額牧軍五千四百八十一丁今現在止八十

一丁原額牧地二萬九千八百一十頃四十一畝零

今現種熟地四十三頃八十畝并無現在種馬武安

監原額牧軍八百八十二丁今現在并應勾補軍止

三百九十一丁原額牧地二千九百五十七頃四十三

畝零今現種熟地三百五十六頃一十五畝五分現

在種馬六十二匹新駒二匹等情到臣該臣看得苑監乃

牧馬孳息之所關係最鉅必宜有專責軍無逃亡而後問牧政之修舉今據該寺冊報各監無官無印牧軍逃亡牧地荒蕪合七監現在種馬并駒不過七十匹如此光景而欲望雲錦成效何日之有伏乞皇上勅下吏禮二部急選七監監正錄事麟給印信速催到任招集牧軍開墾牧地漸次發給種馬按年課駒行之教載庶幾生息日蕃青額可復耳外據會寧縣盤獲犯人王國掌等私販馬一十七匹臣驗係盜贖贖此騾馬堪以孳息隨發安足監給軍牧查照例課駒用作騾牝三十之先死謹因恭報苑監軍馬牧地數目而并及之

歷朝茶馬奏議

清九

卷五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順治三年御史康奉龍題牧軍逃亡過半仰乞

聖明勅部酌定軍制速議補伍以裨馬政疏

疏曰臣前稽覈苑馬寺七監軍馬牧地數目見軍逃地

荒整理無入馬政廢弛業經具疏

上聞今據署苑馬寺事分巡關西道僉事石岳呈稱七監

牧丁值荒殘之餘有死兵死荒者有徒而走險者有

逃回原籍者向因寺監缺官莫可稽考今

清朝御字首重馬政牧軍逃亡不可不問也相應填單通

行各處原籍勾補等因到臣竊照七監原額牧軍總

計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六丁除逃亡外見今止存二千六百七十丁寥寥幾軍欲令修奉牧事豈可得乎該寺請行清勾誠為目前急務但祖軍裁革久

奉

明旨今若行原籍勾補則恐違

旨若不行勾補又恐曠廢牧政伏乞

勅下該部確議牧軍逃亡應否清勾或另設填補以實監

圍酌妥覆請行臣遵奉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

卷五

順治三年御史康奉龍題恭報續發私馬充贖兼買馬作種以資目前生息疏

疏曰臣自按歷茶司督行各道招番易馬之後即赴苑

馬地方點印七監見在牧馬據萬安開城黑水三監

回稱並無見養牧馬清平監僅見養二匹武安監除

寇槍五匹外見養三匹廣寧監原養羈馬二匹失傷

無存安定監見養五十九匹寥寥數馬養不成監治

矣前據會寧縣監獲犯人王國掌等私馬一十七匹

隨發安定監孽牧已經具疏

題明嗣據臨重道拿獲犯人吳清等私馬三十四匹蘭州

監收官拿獲犯人房二私馬五匹俱就近發安定監
孛故又據固原州拿獲犯人王貴私馬五匹發廣寧
監孛故合計私馬與各監見養牧馬共一百二十一
匹查照毛藍逐一點驗印烙訖又據苑馬寺呈稱七
監種馬無幾安望孛生各監牧地熟荒不一其應徵
糧銀據先解到者有五百七十三兩三錢計可買種
馬六十三匹請乞詳允發賣等情臣隨批允委官前
赴西寧易買完日發監作種以實鹿圍事關牧政理
合報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一

初補一

順治二年御史廖學龍題茶稅舊貯有限撫鎮借用多端
懇乞

聖明嚴勅補還以清積欠疏

疏曰竊照茶稅為中馬之需別項不得借支巡茶御史
為專司茶馬之官別衙門不得干預由來舊矣今據
甘州道臣羅廣冊報奉撫鎮明文動支茶一萬二千
一百八十四篋始而無故賞番八次繼而官給供應
官與各衛教兩雜差軍丁八月分工食繼又支放正
標奇兵等營并旗鼓軍丁各餉及門下書役門厨工

食臣閱冊至此不勝駭異曰撫鎮軍餉工食各有正
項奈何嗣以茶稅抵充即隨批行該道着令作速補
還報院推延日久竟不回覆嗣接撫臣黃圖安疏稱
內稱乞動莊浪庫茶五萬篋易馬充伍不知莊浪止
存舊爛茶十萬一千一百餘篋前西番大古什娘子
及乞慶黃台吉等索要原欠茶篋臣恐曠邊蒙且示

新朝恩信已將莊茶一千七百六十二篋撥發西寧道給
散各番以了前局又莊浪道用茶二千二百五十三
篋中馬六十四匹又西寧道用莊茶一千五百一十四
篋中馬四十四匹尚剩茶九萬五千五百七十餘篋莊
浪每年例應中馬五百五十四匹准取給於此若甘肅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一

初補二

撫鎮既將甘庫茶篋借支一空今又欲動莊茶五萬
篋是拜欲空莊庫也目下川湖路阻商運不前新茶
既不可得舊茶又將歸於盡招中無資恐邊疆多事
七道俱困不得甘鎮為可慮也伏乞

皇上嚴勅甘肅撫鎮諸臣先將借用過茶一萬二千一百
八十四篋作速補還甘庫一面易馬充伍如果不足
方動蘭州庫茶奏教免日

奏銷度借欠清楚而茶法馬政均有預矣至於前任署
事同知關鎮泰呈蒙前撫理茶馬劉御史批准前署
道康同知查議招中隨有前任泰將杜希茂請動莊
茶中過馬二百五十二匹俵給各營取有領狀在卷

臣到任之初據在浪道臣邊大順冊報已經具疏
題明夫給馬既何領狀又有該道報冊豈曰無據且事
雖屬已往然有臣專司按覈從頭清查倘有影射朦
蔽臣即指實參劾此固無煩撫臣代為過計也
奉

聖旨該部議覆欽此欽遵看得本院專用中馬別項原難
借支今甘肅以軍需工食動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
餘篋庫貯有限格中何資所當

勅令該撫鎮撫數補還者也至於前任參將杜希茂動支
莊本中過馬二百五十四匹亦應應本馬臺臣清查以
杜影射三年三月初四日題本月初五日奉

歷朝茶馬奏議 卷一三 借月一
聖旨是這借支茶篋者作速補還

順治三年御史廖攀龍題再報甘鎮借用茶篋數目仰候
聖裁疏

疏曰本年三月十六日准甘肅撫臣黃圖安手本為給
放援兵茶篋事據分巡道呈據屯兵官呈據茶馬司
開報本院道憲崇放過頭運官兵趙廷復等茶七百
五十八篋二運官兵李春芳等八百四十七篋三運
官兵侯應科等五百九十篋三項共支茶二千一百
九十五篋等情到院為照本院支動須會明本院然
後可行第軍門調兵緊若星火其鎮糧餉不接支稿
無資各軍堆門討餉養成大變本院無茶商及總鎮

歷朝茶馬奏議

該道將茶篋酌量給散軍丁起發東棧行兵權齊一
時然眉實不得已為之也除一面咨部外相應移知
等因同日又准撫臣黃圖安手本為稽查見在茶馬
事據道廳呈據茶馬司回稱卷查軍司經放茶篋俱
奉前撫鎮明文因軍士鼓譟動給准作月餉急救燃
眉並撫賞番爨等項共支過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篋續奉撫鎮賞番爨又用茶四十篋今蒙行催賂補特
迫各軍則枵腹露肘之象且不敢開敢云迫于懇乞
轉達茶院開銷等情到院為照前院與總鎮動過茶
篋如許或因三軍半餉事出勢迫既給在軍安忍追
之即昨本院起發行兵給茶一事實恐誤援剿大事

歷朝茶馬奏議 卷一四 借月二
不得不權時救急除咨明戶兵二部外擬合移會請
准開銷等因到臣該臣有得茶篋專備中馬別項不
得借支前因甘肅撫鎮諸臣借用多端業經具疏請
旨矣今撫臣黃圖安因總督孟喬芳調兵東援急如星火
而糧餉不給安稿無資又將茶篋給軍共二千一百
九十五篋雖云權齊一時之急然此例一開將處處
效尤茶法馬政終難備舉矣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俯將甘鎮前後借過茶篋行令作何補還
以資目前招中或念調撥緊急糧餉無措權准開銷
後不為例覆請
明旨行臣等遵奉施行

六四五

奉

聖旨該部議奏

順治三年御史廖榮龍題莊浪放茶充餉懇

勅照例補還以昭畫一之法疏

疏曰竊惟茶篋專用中馬別項不得借支前其肅撫鎮

借放茶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四篋該臣具

題奉有違借支茶篋着作速補還之

旨正在遵行今又准甘肅撫臣黃圖安疏稿內稱自順治

二年正月止三年正月止二次共借放過甘州庫茶

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九篋外又據莊浪道僉事邊大

順呈報莊浪營軍困苦已極討茶度命隨放過莊茶

歷明本馬奏議

清十五

補還

五千四百二十九篋等情到臣臣駭且感念寇亂以

來川湖路阻商運雖前臣雖多方中引計新茶到日

尚在三五年之後目下所持以羈縻番心充實營底

者各司庫空既無可望惟有莊浪放萬篋陳茶足賴

耳今該道效尤撫鎮不由臣衙門批免徑將茶篋放

給兵餉此端一開彼軍何厭之有不至盡空莊庫不

休而番變又需茶孔急無以應其求勢必忿激狂逞

將為河西之害恐不止如饑軍鼓譟而已且

國家開辦之初法令方行遽爾壞亂况可久乎臣既奉

茶差權不歸一旁出多門非所以肅政體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合無仍遵前

旨勅令照數補還嗣後再不許借端擅動庶不失

朝廷修奉茶馬至計而裕

國安邊猶可徐圖矣

順治三年御史廖榮龍題莊浪放茶充餉無用莊浪庫茶

給放有據仰乞

聖明勅部議諭以清積累疏

疏曰臣入奏之初牌行各道嚴查五司見貯先年餘剩

茶篋數目已經據實開報

歷明本馬奏議

清十六

議審一

上聞及臣巡歷所至親詣茶司館閱見此司北庫封鎖年

久啓而視之則草莽叢塞鳥獸駭散茶塊為土木瓦

礫堆積亂壓臣問其故據署洮州監牧事高檢稟稱

此項茶篋經先朝崇禎五年監視茶馬大監李奇懋

盤過遠年陳腐泥爛湖巴山黃茶五千五百七十七

截又碎茶一萬三千三百截又零二千五百斤久成

土糞置為棄物是以庫門封鎖不開內房一在倒塌

從前各官交代冊有虛數庫無實茶未奉

題銷不敢擅除至於舊黑茶一千八百三十六篋舊黃

茶五千二百六十三篋半日久篋斤輕少亦皆朽腐

番人擅燒不堪招中等情又據莊浪道呈稱親詣茶

司眼同監收官閣傳茶司官李榮貴倒庫秤盤將積塊每六斤攪合成篋共見在茶九萬九千九百七十五篋比前報冊內數自少茶二千四百三十篋據監收官稟稱去歲三月內蒙

英王劄委安官參將劉光祖稟放給管軍管番等用彼時署廳經歷曹益茶司官霍登裕未報開銷見有安官劉光祖標發領票存案呈乞照驗等情到臣該臣看得能司陳茶自崇禎五年盤過已屬不堪後庫房倒塌愈久愈壞毋怪手盡成灰糞也冊上徒載虛數終無裨於招中若不開除年復一年貽累後人何所底極至舊黑黃茶二項共七千九百九十九篋半雖稱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七

謝啓二

腐爛姑且存庫俟新茶至日搭配中馬未為不可其莊浪盤出短少茶二千四百三十篋稱係

英王劄委安官劉光祖給放領票驗明確據所當一併開銷臣繕疏聞又據臨鞏道參議夏揚名呈據河州總理韓羅漢呈稱崇禎十四五六年中過馬四百四十二匹共該黑黃茶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篋久欠未給各番河索討懇願番情照教給還等情到道呈詳到臣臣念眾番向化輸誠中納倘舊欠不償拂情啓蒙有失

新朝柔遠之意隨批允暫還一半將蘭司陳茶動支六千四百八十二篋給償前欠以示鼓舞外伏乞

歷朝茶馬奏議

勅下該部酌議或令洗司腐木久成灰糞准令開銷毋存虛數其在莊浪安官動過茶篋與蘭司債過舊欠茶篋各照數豁除以便銷等展出入明而積累清有應自此斬絕矣

順治二年御史廖攀龍題寺卿關係牧政懇乞

聖明速行選補以飭罔務疏

疏日臣奉

簡命督理馬政有茶易之馬有孳生之馬茶易之馬產自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八

選補一

番族督令西莊臨鞏等道撫調招中草牧之馬蓄於七監督行苑馬寺稽查生息必經理得人斯牧事無廢自明季視牧養為末務日苑寺為閒局每遇員缺非屬左遷無地之遠廬即屬物望素輕所托宿既已厭其官而意氣消沮安望服其官而展布獻為人復一人年復一年馬政遂致大壞極故而不可修舉所由來也臣入境受事即思洗從前之批謬期異日之庶蕃然相與共事者恃有寺卿耳今懸望日久而銓補無聞則七監何人統轄追馬何人俵給瘦損何人點驗牧地影占何人根究牧軍疾苦何人撫恤課駒之賠補馬價之追徵何人查催地既遠遼事復殷繁

六四七

縱有署官終非實授難以責成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即將陝西苑馬寺正卿員缺或於就近地

方擇有才望者推補前來勅限任事勿因循舊套仍

以管議方慮者違等勅旨並旨以請遷待之其勢自

輕今以推擢求之其勢自重有一番破格擢用自有

一番振刷景象又何患汗溝間不復觀雲錦之成辟

哉事關職掌用是不避煩瑣具疏

上請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吏部知道

歷明茶馬奏議

清九

奏無一

順治三年御史廖攀龍題寺卿久缺未補權議就近兼攝

以舉馬政疏

疏曰臣初抵任見苑寺無官收政曠廢一面具疏請

勅銓補一面委分巡關西道石岳署督寺事該道殫心料

理如牧地之開墾逃軍之招撫種馬之孳息事事整

頓雖亦漸有頭緒然終屬代庖未免存五日京兆之

意臣思寺卿一缺自明季以來人皆視為落井之官

一聞推補即托老疾引退竟不赴任以致衙舍倒塌

人役逃散名存卿貳實類投閑今

聖明御宇之初首重馬政何斬寺卿一官而需待多日銓

補無聞或亦灼知此官入展即推選一人勅令前來

而棲身無宅舍服役無常之日給無公費政事埋埋

倉粟與喫抑何以勸之於事盡職也臣再四籌畫無

如就近兼攝一著猶可且成益七監皆密邇平涼而

分巡關西道與苑馬寺衙門又俱駐劄平涼合無將

分巡關西道帶苑馬寺卿職銜

勅令就近兼攝則衙宇人役及公費等項無煩設處而官

有專責事無廢墜猶愈必委署料理得以代庖卸擔

耳若曰寺卿品級原尊追官不得帶銜則俟三陝川

湖盡平茶裕馬蕃之日無妨仍舊推補今為目前權

宜之計或未必無當也謹會同督臣孟喬芳撫臣雷

興按臣趙燏合詞具

歷明茶馬奏議

清十

奏無二

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照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順治三年御史廖攀龍題茶報私茶變價銀兩仰候

聖裁疏

疏曰竊照微臣督理茶馬凡可上裨

國計下絕弊端者無不悉心料理加意剔釐乃有趨利

若鶩試法如餉如輩昌府推官高第盤獲私茶犯人

牛養其其人者養為叛帥賈珍標下守備當珍未
叛之先給養以無印令牌內稱隨帶茶貨前往西寧
河州易買戰馬臣查先朝會典內一款川陝地方通
接番境守把關隘冒役不許放過段正布絹私茶等
項出境違者處死今養養手執偽牌帶散茶二千八
百一十六斤通番販馬違

禁無忌臣隨批行分守隴右道劉世傑按律勘擬徒配發
落外但此項茶斤將欲發司招中查舊規俱用黑黃
篋茶從無用散茶中馬之例不敢變亂成法隨批議
變價得銀五百七十九兩六錢貯隴西縣庫因思往
例中馬兒日必須撫賞番族所費不貲又念七監牧

歷朝本馬奏議 清二十一

私茶一

馬群空亭生無種合無將前項銀兩准令茶法項下
作賞番及易買種馬支用或以叛賊蜂屯軍興房午
錢糧缺乏脫中煩呼准令權作兵餉支用少濟目下
燃眉之急後不為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議覆請

旨行臣衙門遵奉施行臣無任翹企待

命之至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順治三年御史廖奉龍題盤獲徇私販私

聖明嚴勅處分疏

歷朝茶馬奏議

既曰竊照私茶馬販功礙招中該臣前
題素有好徒私販自當照例嚴禁違禁夾帶的依法究
治私馬入官者通行嚴飭之

旨業經遵行在案今據岷道副使桂繼舉呈據岷州撫
民同知李日芳呈稱本年四月十九日午時在岷州
東關盤獲徇私馬得明等共二十六人係哈密國人
執有漢中關南道理刑廳齊總領李崇將令票路引
四張供稱前在明朝曾與中國貿易今於順治二年
七月內帶本國土產馬一百一十六匹前至漢中發
賣馬歸四營給以所捨獲散茶八十五馱背每馱背
輕重不等共五千二百四十四斤向鎮將道廳討有

歷朝本馬奏議 清二十二

私販一

路引回國行至岷州盤獲等情到臣該臣查得會典
一款陝西產茶地方通接西番關隘處所看撥官軍
巡守如有將私茶出境即令解赴官治罪又一款凡
番僧夾帶好人并私茶違禁等物許沿途官司盤檢
茶貨入官伴送夾帶人送官問罪若番僧所到之處
各該衙門嚴密收買茶貨及私受輸送者聽憑按御
史察究今馬得明等係其肅嘉哈密關外哈密國遠弄
輒敢擅入內地帶私馬一百一十六匹躍馬橫戈賣
夜馳走地方官兵莫敢誰何及至漢中該鎮將道廳
不惟不能按法嚴禁且縱令發售各將捨獲散茶買
易復給以引票護送私茶出境當

六四九

新朝行法之初即有違

禁犯法之事除臣一面行令兆喉道將私茶併庫獨尋賜

番外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合無將馬得明等照例究處私茶入官再
勅甘肅道將不許縱放細尋夾帶私馬擅入內地漢中道
將廳官不許縱容細尋與販私茶出境違者重處庶
法紀嚴明奸販自絕亦馬可漸次脩舉矣

順治三年御史原奉龍題酌議廉費以資地方急用疏

歷朝本馬奏議

清二十三

廉費一

疏曰竊惟無事而食臣子之所不安有常職而食

朝廷之所不靳臣巡視茶馬地方遼闊所屬道府苑監

鎮衛文移繁劇并費

奏中引及賞賚賞犒士恤孤紙紅薪水吏書門廚廩

稿等費視按差更倍歲不下數千金徃例皆取給於

茶課站價賄餽等項今川漢寇踞茶課無望而站價

不解賄餽不取則公費全無矣試舉一端言之如臣

抵境後按歷鞫昌招商中引用過該府縣紙紅薪水

等項所費不貲及申詳請價給行無所抵補一屬如

此各屬可知至書吏門廚隨巡廩食衣價分文無給

終宴且貧事事束手何以重風紀崇體統也查各省

按差俱有額設公費如陝西按差取給於布政司宗
祿項下臣等與按差事例相同而公費絕無似非畫
一之規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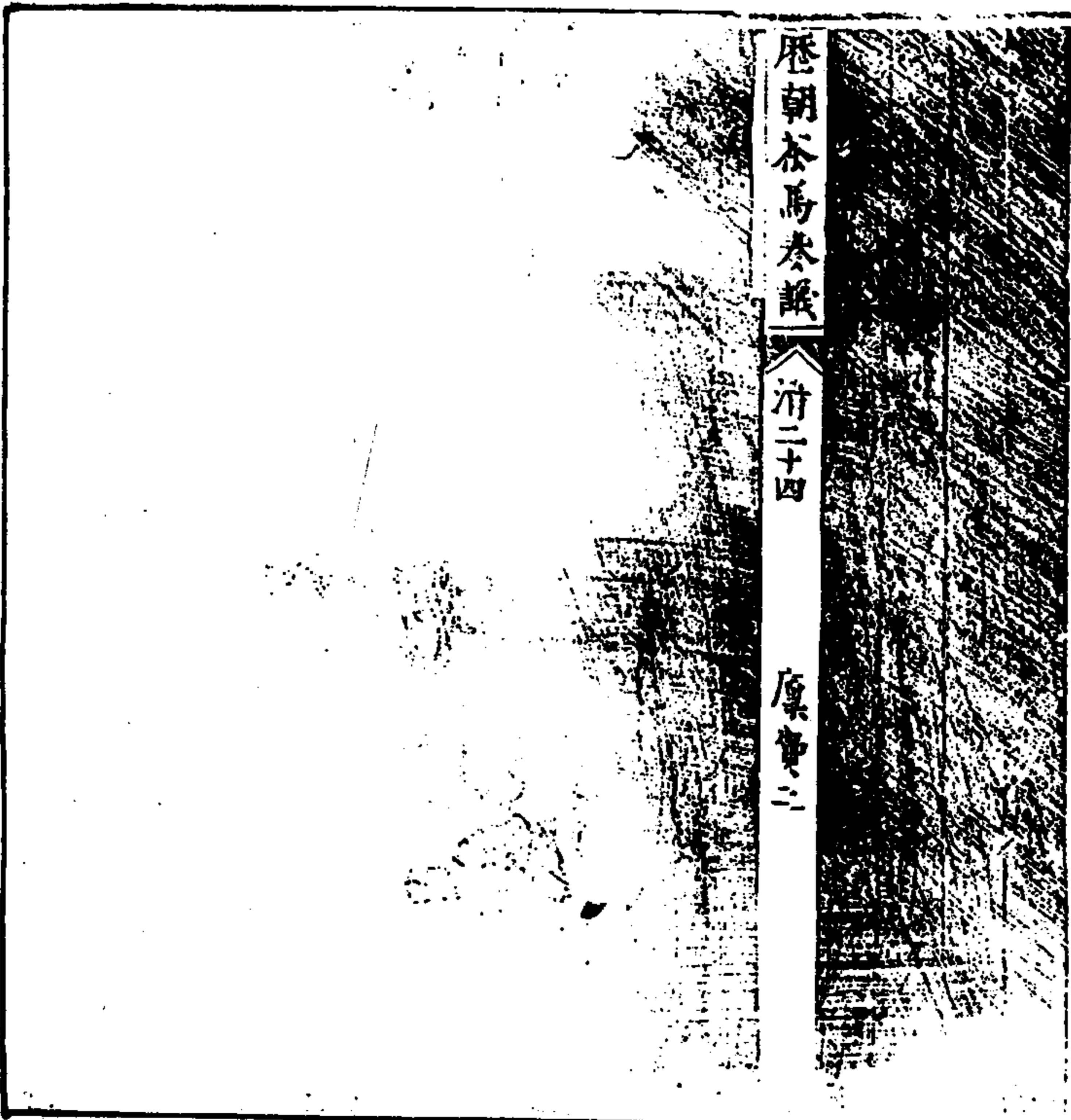
勅部議覆酌示定額或照按差事例應動何項銀兩每年
額設三千金以備地方急用庶為永便臣從衙門缺
費起見非為一己之私仰冀

聖明垂鑒施行

歷朝本馬奏議

清二十四

廉費二



廣西道監察御史史詒謹

題為請明職掌以便遵守事竊惟法期書諸無弊事貴

經久可行茶馬一差舊只御史戶部新增二員良有

深意前御史鄭京與李顯春連章互訐事之顛末在

聖明洞鑒中矣今奉

旨撤回荷

皇上不以臣為不才

命往更替臣謂合衷共事自無水火但恐職掌未明嫌疑

或起謹先撮其大要一請明之戶部與都察院不全

衙門職銜何以分列是宜請明者一也又臣一人而

捧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

勅甲三人共行一事萬一似前掣肘有悞

國事罪將誰歸是宜請明者二也又御史奉差不得多

帶人役人役繁多必滋弊實是宜請明者三也又臣

與增差三員若各一衙門駐劄兼書吏厨役人多難

容若各一衙門往來商議事多繁冗萬一事有機密

書役泄漏干係匪輕是宜請明者四也又巡歷各屬

三員全往地方何以供應夫馬何以應給是宜請明

者五也又戶部差官無復

命之例臣衙門十月已滿即應造冊復

命是宜請明者六也又

欽定經費冊內載公費一千二百餘兩吏役工食一半心

紅紙劄一半奉地影被三員日費何出或增差二員

戶部給發糧單以為常式自無庸議是宜請明者七

也前此未及請明遂成齟齬臣若不逐一

上陳恐蹈前轍且事關邊境萬有參差臣身不足惜係於

國家大也臣謹列其大要仰候

聖裁至地方事宜到日另疏具

題不敢預揣清陳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順治肆年朔月

日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禎謹

題為恭報微臣入境受事日期以祈

聖鑒事臣備員常吉散授堂班旋奉右巡視茶馬之

命恭蒙

皇上臨軒親遣

聖顏開霽

天語叮嚀敢不殫竭頂踵以仰

隆恩于萬一自九月初一日

陛辭兼程就道于十月初八日入關與前差臣吳達交

代受事并即將

欽頒勅諭謄黃刊刻分發各道轉發欽遵矣伏念茶馬關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

受事一

係軍

國重務凡所以招徠商賈禁戢私販臣自不遺餘力第

前此私販或無引買茶或私銀市馬潯暖兩地尚可

防閑近者傳聞有等奸棍假充滿州及標將名色大

隊公行竟將私茶攔出換馬地方顧畏莫敢誰何夫

以茶中馬歲額相沿原屬制御西番不獨僅資邊計

此中賞罰予奪頗有撥權若私販之徒但知營利違

恤

國體萬一致起釁端豈將誰屬臣竊慮三三惟有白簡入

旨以飛

朝廷之命矣敢因恭報入境而先及之為此具本謹

題請

百順治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院議奏

吏部題覆准都察院咨稱茶馬之設原以西域番彝非

茶不能為生故以茶易馬若私販公行則于法有礙而

遠人有誣視之心矣此關係甚重應嚴飭備邊臣共

遵約束如有故犯聽茶臣糾劾重治等因各履前來相

應照議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嚴飭施行奉

聖旨是著嚴申飭行兵部知道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

受事二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圖南謹

題為茶法已經極弊地方積習難變仰祈

天鑒嚴飭責成以清茶路以絕盜源事臣自入境報

聞飲水受事查舊額茶商九千餘名兵發之餘僅存一百

零六名入少費微茶本不枯極弊一也舊有川湖課

茶歲行辨看今茶商不通攬集漢中一府額多茶少

茶價及轉運一切腳價十倍往往時極弊二也舊時五

司恒有存剩茶篋換新搭積可供塗抹今茶商筋力

已盡茶司掃地無餘冊籍空存無憑招中極弊三也

茶篋既少開中不時兼之西番種類繁多無賞恩威

全未備舉市巷賈心恣睢偃蹇招之不至極弊四也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

卷六二

更有大夥私販非倚管將則託東人市茶易馬公然

四出有司既縮無措土豪復相率勾連私販既行

官商益帶極弊五也有此極重難返之勢臣焦心戮

力晝夜靡寧求所以補救之七莫先嚴禁私販按關

列守巡二道駐劄漢興為茶商走集要地臨鞏兆岷

莊浪西寧四道轄丑茶司中馬為官茶歸宿要地此

慶首宜按本塞源而茶馬出沒必經之地則守巡關

西隴西隴石固原端遠六道暨守巡關內潼關商洛

四道皆有分任巡緝之責倘有奸商為故套呼應不靈

臣

勅書開載各邊道里遠濶皆宜詳

核使官商通行私

販屏跡則私販一節已廣

聖慮臣願

天語嚴飭責成道臣于各地方有司將願實實督察臣卑

車直指綜核其間倘仍前打法各坐所由則官商積

壅之弊可祛也若茶艱司置全在川湖之茶不通臣

思湖裏久已底定龍保見隸版籍加意清查載在

專勅今湖裏私販充斥而官課不餉一應文移泉如充耳

道府州縣通在夢中西川軍興未已不同湖商臣謂

但使茶路有一線之通即是地方無一日之警是清

茶路即所以靖地方况西來私販半由通巴官課廢

而私販行法紀安在臣于守巡二湖商荆有三道及

歷朝茶馬奏議

清四

卷六二

川北守巡安綿三道咸已行文而曉然八年以來未

經脩復而一朝草昧非

天語申重責成臣雖有敢類枯槁無言具濟至招商撫番係

臣專職當悉心措置安當陸續結

聞九此皆以勉循職掌俯竭愚忱伏乞

皇上嚴飭責成三省道臣廓清茶路守絕盜源其丁地方

茶法非小補也為此具本謹題

旨順治九年正月初五日上

聖旨該部知道

戶部題覆看有中茶易馬必先嚴禁私販今據茶司姜
疏稱茶艱司置全由私販充斥以致官課不餉議者成

三省道臣按屬履查題請前來令無如議請

勅各該督撫接履飭該道督率各該地方有司將願加意

巡緝務使茶路廓清倘有仍前倚託將東人私販等

弊指名密奏以憑究治至于招商撫番應行事宜仍

勅該茶馬御史酌量舉行可也奉

聖旨是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用謹

題為川馬招中已畢敬申屬番事宜仰祈

聖鑒以大一統柔遠人事臣入境後接堂劄奉

聖朝茶馬奏議

清五 屬番一

旨給馬千匹以資入川臣以恢復急需刻不容緩星夜催

趙轉運招中復移會督臣暨借原給回鑰馬一百匹

奏足部額交平西王委官督辦另具呈報節惟是

馬匹招中之時節據開報所以遷就于諸番者蓋靡

不至因思開

國之初弘綱巨目必求所以至當不易者斯足播固天

下而不可動河西延袤三十里東至榆林西至兩川

悉與番隣我

朝因仍往制以茶易馬以制其命仰伏

皇上威靈番人荷內然而即所招中志雖偃蹇僅爾羈縻

相為互市蓋彼自謂原與邊人兩平交易初無統攝

云爾前茶臣康攀龍以

詔諭未頒金牌勘合尚未早故換新為請隨經部覆奉有

依議行之

旨欽遵在案臣謹按金牌之制自先朝正統十四年事例

不行誠不必用至

詔諭勘合部議所引會典三款特見行律例覆查先朝洪

武十年六月有諭西番罕東畢里詔賜西番國師詔

一以示大位之正合與更始一以緣效順之義罷以

覲名此為

詔諭又番人族多難制部給勘合令其管束本族番人納

馬當差如先朝嘉靖二十八年御史劉崧奏請者此

聖朝茶馬奏議

清六

屬番二

為勘合

皇上制平字內立法定制必深圖入大以緩服要荒頃河

州弘化頭慶二寺喇嘛大國師禪師赴京進

貢該換

勅印隨經

題請換給是

皇上于遠人備極柔能宜給于喇嘛而新于諸番乎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備查西北屬番典例尋舊有官職番族酌

給

詔諭勘合節行督撫衙門就彼各處以昭更始仍照住例

不必令其赴京在

朝廷不過費方尺文告之符而數千里番番其款

王會見今用兵西川黎門碣雅與番連接番族順軌

先聲有不痛而服况收川要略世職土官并司一例

招而為用臣身在地方一面備行各道詳查納馬番

族新舊頭自俟新引中後親巡捕賞獨是

國家大一統之義全在

廟堂程名較實敢不悉心籌度以祈經久伏乞

聖鑒揀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順治九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

禮部題覆得番人雖有頒給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七 屬番三

勅諭勘合舊例但河西邊外番族甚多從明季至今誰存

誰亡誰順誰逆臣部無由而知應請

勅下該督撫按詳查番人歸順者若干族明朝係何官職

給回勅諭勘合何年免其赴京就彼襲職逐一明白具

奏臣部再照督撫按所奏詳察酌議具奏者也奉

聖旨依議行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爾謹

題為蜀省文移初至謹酌茶法備舉之宜恭請

聖裁事臣自驅車歷漢途次接四川龍安府知府劉夢熊

文冊到臣及抵漢中復接署茶法道事叙馬道趙顯

宗分進川北道劉通保寧府知府柯臣各文冊到臣

內據分進川北道賧文蒙臣憲牌行保寧府備查茶

課據該府回稱查得賦役全書開載巴州原額茶課

銀四百四十二兩八錢三分九釐通江縣原額茶課

銀一千一百六十七兩五錢四分七釐二毫二絲南

江縣原額茶課銀七十兩七錢五分四釐八毫四絲

廣元縣原額茶課銀一十九兩八錢七分自經變亂

歷朝茶馬奏議 清八 茶法一

未奉開徵臣查會典四川茶課除存本省衙門支用

及督番外其折色內實解陝西迤茶衙門易馬銀一

千五百九十六兩五錢三分係保寧府屬巴州通江

廣元南江四州縣解納雖較數微有贏縮然未經議

課業八年於茲矣

皇上恩詔弘敷率土普被蜀中川北一帶人民甫離湯火

一切徵輸伏經題免則前此茶課久在蠲免之列無

容復督辰下軍興德德飛輓暑陽比見蜀撫臣李國

英有按例題請急需兵餉一疏部覆盛催晉餉投濟

是方議協解於他省權宜緩急臣自不必於本省復

不知茶法為何事况保寧久隸版圖已通私販屢屢見告官課廢而私茶行尤非法也合請

皇上勅下該撫按臣備查保寧合于州縣園戶茶園實在

若干自順治九年始酌定釐額分數會同臣衙門題

定餘俟大定後限年漸次脩復舊制此百世之利也

至私販一節臣前具茶法已經極弊一疏業經部覆

責成三省道臣按屬嚴查奉有

俞旨臣覆查會典嘉靖十四年題准四川夔州東鄉保寧

利江一帶近陝西通茶地方不論軍衛有司凡事于

茶法者悉聽陝西通茶御史管理各該分道兵備等

官務嚴禁私茶按季將提提人犯數目開報查考俱

應朝茶馬奏議 清九 茶法二

聽本官舉劾久廢之後并應

題明重為申飭者也為此具本體題請

旨順治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議奏

戶部題覆看得四川保寧府屬州縣既入版圖自當查

照舊例舉行臣部查會典保屬茶課原額共一千七百

零一兩有奇既經茶馬御史以歸服地方酌量起課為

請似應允從仍應

勅下該撫按備查保寧府屬州縣茶園茶戶實在各若干

照舊例起課者也奉

聖旨是

遺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爾謹

題為微臣遺歷漢南茶商萬分艱苦謹述先今附茶通

例仰祈

聖鑒事臣先題報茶商僅存一百六名比經而行散引老

羸疲瘵強年又欲告銷臣再四勸勉慰諭九力可補

救俱不憚拮据圖之二月後茶芽盛長臣恐或有延

緩致誤招中節車車親歷漢南催趨絕巖懸岨更無

公館可以棲止因念商人自漢興至晉昌登山涉水

艱險益甚脚資轉運十倍往時放會與茶課一欵招

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

斤蒸曬一筥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

應朝茶馬奏議 清十 茶商一

費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筥中引八十筥下引六十

筥名曰酬勞自先朝都御史楊一清督理茶法後每

大引一道共官商茶九百三十筥連筥俱以十一斤

為準外有商人附茶六十筥以為脚資其引目俱臣

衙門刊發通行

本朝定鼎之初亦仍舊例順治五年戶部改鑄銅板部引

原題首列會典迨七年給發部引牽引照茶百斤內

未註何附茶字樣想當日以引目通行各省官商對

分之例惟在陝西不便異同載入故于疏末有曰中

間或有昔所已行今宜變通昔所未行今宜增入者

行茶馬御史與督撫按查議妥確奏請定奪是部議

原有需於覆奏也且明初舊例茶商徵引三年到司
猶行給賞迄十年始批違限十年以上照例開擬降
慶五年議准近年各商假以附茶為由任意夾帶恣
情短販今後招商三年免究四年開罪仍抽附茶一
半入官五年開罪附茶蓋數入官不准再報六年以
上即係老引照例開遣免例十年後猶五年為期甚
寬商人既有茶商優恤復可展轉經營故其力有餘
自經兵燹人引多亡茶皆變厥年米權宜補救比併
銷引為限既近商若更深順治七年茶臣願給部引
于附茶一項因係本商酌管例照舊通行然在商
人以附茶未經載入部引難免散辦不終日之懼即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一 茶商二

在臣衙門未經

題明亦非典章畫一之規况商人萬里遙趨止圖微利
故當時表其名曰酬勞與之以利而復厚之以名良
有深意以今接昔於附茶一項應照洪武間例准給
或仍照近例明註若干准給務酌定經制俾知法守
從此轉運照權招徠漸廣是藉商節所以裕
國也伏乞

勅部覆議施行奉法甚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順治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戶部速議具奏

戶部題覆有得招商中茶悉照明季舊例舉行臣部于

歷朝茶馬奏議

順治五年題准鑄造銅板印刷部引通行已久查附茶
一項恐奸商滋弊未經載入今據茶臣姜以地方初
定商若更倍按例題請似應允從伏乞
勅下茶馬御史查照舊例行茶地方道里遠近分別舉行
若也奉

聖旨是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圖南謹

題為地庫馬價錢糧通查全無畫一謹據到司直陳仰

祈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二 地庫一

勅部嚴行稽覈以襄

國家實用事竊照錢糧項款俱關維正陝西西安左等
一十九衛鳳翔等守禦千戶所亦屯地一項除納
料粒外徵銀一錢名為地庫馬價隨地糧帶徵備官
單買馬之用內漢中衛屯糧一石徵馬價銀一分六
釐四毫九絲寧夏衛屯糧一石徵馬價銀一分八釐
八毫汚縣所屯糧一石徵馬價銀一分七釐二毫七
絲二忽若肅州衛各城堡倉及莊浪衛屯糧一石
帶徵本色馬糧五升此皆故明舊例行之二百餘年
蓋邊疆營伍買馬奏給及中給茶馬喂養料草皆臣
衙門批定勘實動支故臣衙門每歲巡歷清查差聞

六五七

報部臣于本年二月內因事關錢糧節經詳查去後
據關南等道陸續轉報文冊有開未經分徵者有開
搶劫無存者有開拋荒者有開總領票催并荒截奏
者有開拖欠核

敷者有開修理城垣喂養驛馬願作俸薪月糧馬乾運略
脚價者甚至有開支給科舉盤纏與夫總領上任製
辦執事備造衙門者尚有徑不回報者道冊與廳冊
互異者臣欲再行候齊覈定而日復一日相率搭延
始終成一不能清楚之局緣我

朝定鼎相軍悉除屯地照民地起科經徵各官于地
馬糧因循觀望其是屯地仍屬各丁承種前部議甚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三 屯地二

明乃此覈則以彼支為護身彼徵又借此為藉口
舊新互扯影射相仍比見戶部題覆延撫衛所官役
俸薪工食支給本衛均堆銀兩謂豈有以協濟軍餉
之銀動支以抵經費之理令其開墾屯地使經費有
藉奉

旨允行仰見司農高目持籌衛所各官節不能開墾荒屯
豈有額在實徵徑無着落及任意支領之事臣不知
歷年藩司于此項作如何抵銷也臣謂錢糧自有一
定額設萬無虛懸臣衙門地畝馬價錢糧與太僕寺
歲奉事同一體若如此肩越混淆將來何所究竟臣
據關南隴西臨鞏洗岷延榆莊瀋肅州見冊道到地

成馬價項下除漢私河三衛所各有園地外每歲共
計銀糧四千五十餘石兩雷州見貯馬糧五百五十
五石七斗零雖為數未全然銖兩無容侵冒若令之
全陝衛所地畝馬價為數更多查順治五年以前秦
中軍興撥撰文卷多遺今若徹底窮追為勝無已業
經

皇仁肆赦外合無自順治六年起請
勅部行督撫及臣衙門將各該衛所地畝馬價逐年清出
已徵若干未完若干除荒及圈占若干開銷若干有
無侵漁捏報隱匿等弊察舉嚴經徵職名備造清冊達
部此後于地畝一項明白分別某道屬某項地畝若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四 屯地三

于撥定喂養茶馬歲額賞番及添給馬價外某項改
充兵餉臣衙門復
命冊內即行分別開造其有侵欺照例坐以監守自盜并
贓論罪如此則出納既允責成自易而錢糧消滴庶
歸實用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順治九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着嚴防察數該部知道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圖爾謹

題為馬政關係邊防經理俱宜詳慎謹推考本末恭請

勅定以重刑計事臣自去年十月入境於二十九日准原

任提督臣李思忠手本為稽查馬政錢糧事內開准

兵部劄據呈前事蒙批該管缺馬其本處存茶馬一

差專司馬政宜應就彼取單等因具呈督臣查本標

三營缺額馬一百一十三匹見積椿廠銀二千一百

八十七兩一錢五分相應支取買馬等因到臣隨已

給單備買五月二十二日據延綏鎮臣哈喇庫手本

為請示動支朋銀購買戰馬並內開本鎮孤山定邊

兩協及延安管經制各該額馬三百匹今止自備馬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五

馬政一

數十匹耳隨呈督臣動支朋銀五千兩購買復查藩

司開數止三千兩備問差官遊擊趙業隆據稱藩司

所派銀兩不敷因移會延綏撫臣轉行柵司動支鎮

庫朋銀二千兩湊買兩標協路戰馬三百三十三匹

隨亦給單備買先是分守駐防等官呈請買補營馬

或二三十匹或四五十匹不等然該營果否缺額果

否買補臣實猶有未詳欲禁則以騎操所需款給別

虞借名涵討又每年關廟茶馬有各營竟向茶司討

取茶司竟自給款始行具報者臣差司馬政不敢苟

且塞責總鯁虞之比見

新例通行賠補之法分別年限別扣至為周密陝西三邊

歷朝茶馬奏議

重地馬政所關年年開中給領日漸月增尤必參考

詳明以為可大可久之計臣因按臣衙門職掌事宜

為明朝所已行而歿弊者分為四款上

請如果臣言不繆伏乞

勅部查議覆定施行

一故明陝西設行太僕寺於平涼甘州兩處分地進歷

專查營馬瘦損倒失之弊擬議降罰追賠冊報臣衙

門彙冊報部萬曆三十年巡茶御史黃陞題裁甘州

行太僕寺衙門而以莊浪馬政歸之西寧甘涼肅馬

政歸之三邊萬曆三十三年巡茶御史史學遷題裁

平涼及東西兩路行太僕寺衙門而以固原一鎮馬

歷朝茶馬奏議

清一六

馬政二

政歸之固原靖魯臨鞏岷岷隴右關內關南關西河

西潼關各道延綏一鎮馬政歸之榆林神木靖邊各

道寧夏一鎮馬政照先例周弘翰題准歸之寧

夏河東河西二道各無理項戶部違

旨會議事內一款各處駐防馬匹倒斃恐各營開報不實

嚴行督撫鎮道衙司按月稽查臣按分道點驗舊例

頗詳借名賣實應并臨鞏鞏與二鎮營馬俱令各道

就近實行點驗有無虧損倒失等弊年終造冊報督

撫及臣衙門清冊達部絲聯繩員以覈軍實

一五茶司歲易番馬除奉

旨給發外皆供邊鎮營路騎征然多寡有無給領不查

六五九

舊例開中之時各邊鎮造冊分列總制原額見在并
缺額需續數目每年開限三月以裏齊赴臣衙門驗
撥願馬官軍限八月以裏到彼交兌載在會典今應
照見在歲中馬額行令各邊鎮遵照舊例先期造冊
開報督撫及臣衙門酌量邊腹衝緩派定額數按期
給發毋致偏枯以一軍制

一舊例各鎮每年遵照會典齊備赴臣衙門通融派撥
外仍於願馬之時先期約日將缺馬軍丁造冊委官
照例給口糧料草徑至派定各茶司將茶馬親自認
領毛監即開註各應領軍丁名下如馬小不堪即於
中馬該道廳將廢更採領後不許藉口瘦損以滋紛
塵明茶馬卷一 清一七 馬政三

撥今宜仍照舊例開坐軍丁缺馬姓名關領撥發各
有責成不致虛冒參差以實軍伍

一舊例椿朋肉贖地畝馬價銀兩除進寧二鎮照常本
慶遠倉收放其西安等處解發附近府州縣倉庫寄
收俱取實收并將季循環文簿分別已未完數目報
臣衙門俟出巡日盤查如遇官軍倒死馬匹必須呈
報臣衙門批行該處守地通勘報是實方准支願買
補今地畝馬價一項臣徹底通查除另疏具

題外其椿朋肉贖銀兩各邊鎮或解藩司或貯餉司亦
無容再為更張今應將以後倒死追賠已未完數目
仍按季報督撫及臣衙門過申請買初營馬查照有

無元欠應否動支取給年終造冊達部查驗使錢糧
銖兩不亂以重軍資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順治九年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着飭行該部知道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圖南謹

題為酌議開墾牧地之法以裨牧政事查七監草場
荒熟地原額共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六十一頃六十
二畝四分九釐三毫順治三年先差御史康攀龍有
恭報苑監一疏備列原額內開見種熟地開城監二

歷朝茶馬卷一

清一八

牧地一

百六十三頃六十二畝廣寧監一千二百二十三頃
八十二畝零黑水監一百一十七頃安定監二千四
百一十六頃一十四畝九分清平監一百七十一頃
三十四畝五分萬安監四十三頃八十畝武安監三
百五十六頃一十五畝五分七監熟地數目止此耳
按七監牧地熟地贖軍荒地牧馬凡群內騾馬每馬
給地三頃一十六畝山坡川地各半內隨馬納糧地
一頃徵銀六錢群內兒馬群外兒騾馬每匹給地一
頃五十八畝其不願馬熟地每頃亦徵銀六錢備買
種馬願地與馬相依欲廣墾牧必盡地力臣於今春
二月間廣示招墾并嚴勘查勘願法當積弛若僅言清

地而不知地之所以清徒滋煩擾乃為條分區畫挈
願提綱就近督委履驗清丈據固原州知州郭之培
冊報廣寧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墾地見種熟地通共
一千二百九十五頃一十一畝內除八年半徵地三
頃三十九畝每頃徵銀三錢又除九年新墾地三十
一頃六分俟十年半徵開城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出
墾地見種熟地通共四百八十六頃八十五畝八分
內除八年半徵地一十八頃五十二畝每頃徵銀三
錢又除九年新墾地一百四頃九十一畝二分俟十
年半徵里水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出墾地見種熟地
通共二百六十七頃八十五畝內除八年半徵地二

歷朝茶馬奏議 清十九 牧地二

十四頃一十八畝每頃徵銀三錢又除九年新墾地
四十頃五十畝俟十年半徵又據平涼府馬政同知
徐國章冊報武安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出墾地見種
熟地通共四百三十九頃二十八畝五分九釐內除
八年半徵地一十頃一十三畝四分每頃徵銀三錢
又除九年新墾地一頃四十四畝五分五釐俟十年
半徵清平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出墾地見種熟地通
共三百九十頃二十五畝八分四釐一絲內除八年
半徵地一十頃四十三畝六分八釐每頃徵銀三錢
又除九年新墾地四十九頃四十三畝六分九釐三
毫二絲俟十年半徵萬安監數年開墾及新丈出墾

歷朝茶馬奏議

地見種熟地通共一百二十頃八十畝內除八年半
徵地一十二頃三十二畝每頃徵銀三錢又除九年
新墾地二十二頃二十五畝俟十年半徵安定監數
年開墾及新丈出墾地見種熟地通共二千六百八
十八頃九十八畝四分內除八年半徵地五十四頃
一十畝八分每頃徵銀三錢又除九年新墾地一百
三十五頃六畝一分俟十年半徵以上自三年報後
計丈出新墾地共一千一十八頃六畝五分九釐四
毫二絲而見在牧馬除舊管及臣所盤獲私馬祭監
并苑寺詳請買補種馬奉收清數另冊具報外就今
所丈出熟地以牧馬配給羣內計之可養馬三百餘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十 牧地三

匹羣外計之可養馬六百餘匹以每頃徵銀六錢計
之歲增額徵銀六百一十兩八錢三分零然臣過安
定會寧靜寧平涼一帶墟里無人蒿萊滿眼牧軍耕
牧隱見於窮巖深穴間蓋七監地脉山高土寒水沙
瘠固不堪作縣故區為牧馬地場按故明萬曆五年
舊額熟地亦共五萬五千三百一十餘頃今計熟地
不及什一頃戶部遵
旨會議事內一款各省宜荒地勸諭開墾即以開墾之多
寡定有司之勤惰分別勸懲苑監地畝事同一體以
後果有實心招撫開墾數多者三年之內確有成效
苑監官員一體紀叙優陞其有開茸無能立行率治

六六一

至於墾地耕牛播種籽粒恐流移窮牧不能力辦或
量動本監地畝銀兩借指以為補助按年還官并責
令寺卿馬政同知實心舉行若有侵擾治以重罪如
此則既有勸懲以督所司而又通其有無以恤窮牧
牧地既墾即牧馬不期蕃而自蕃矣伏乞

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南謹

題為酌議變通收軍之法以實監圍事竊照七監收軍

舊額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六丁給願馬匹驟駒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十一

收軍一

本朝定鼎一應祖軍奉

旨裁革

皇仁浩蕩率土瞻依然收軍在者仍然供役同於漕軍正
以收有牧地猶漕有屯地馬匹非土人不畜猶漕運
非長年不知也顧逃亡死徙自順治三年冊報見存
止二千六百七十丁矣臣為此焦心曾遍示七監招
撫逃亡凡科派牧軍及雜差擾收諸陋弊臣所可禁
者俱嚴行痛革外內有告戶丁津貼及乞清本軍兩
種情詞既不致刻敝偏聽而又不得不委曲准理因
查祖軍一項內外諸臣條奏覆議非一如祖軍編改
屯丁屯地仍歸各丁承種照舊徵輸則是積仍舊也

如因田起墾地方成例已久未便紛更則是墾仍舊
也又如酌議倉選之法清查倉餘退給缺軍贍還原
地及班軍管軍以致各衙門吏書官承黃快屯丁俱
令倉選則是軍仍舊也臣於五月間道出漢南因收
軍紛紛陳告行署關前道右叅議軍應徵將漢南漢
寧河三衛所屯軍詳酌漢河二處屯丁多有戶絕且
屯地有為平西王固山額貝圖去者止就見在屯丁
照原議幫貼收丁內權酌三分幫一茲臣道出平涼
收軍成羣控額哭聲震天大抵仍是津貼清句二種
耳臣以尅日復

命駁不准行然馬匹待人而食若不從長區處酌議變通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十二

收軍二

則即目下臣所招回逃收見在三千八百五十七丁
亦不能久為羈縻蓋凡人樂為民不樂為軍且樂為
營伍之軍不樂為監牧之軍以營伍尚有立功成名
之望監牧若累終身更貽子孫以永遠也臣為收軍
非軍仍責以軍未免周折查馬政條例故明弘治十
七年楊一清題增收軍照永樂年間察克思軍事例
比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法司問擬人犯有例該
邊衛永遠克軍者俱發陝西解州發牧今似宜照此
例於前項問擬軍犯摘發各監願地牧馬按馬計地
約已足額即行具奏停止則一轉移間而軍既有地
馬復有人人馬相得寧收復克斯監圍經久之計也

至於日下收軍宜代牧應清者或照臣三分帶一之議或照部覆

新例查還本衙原給地糧責令安心耕牧其或有遠方流民依棲既久願住畜牧者仍照舊例定編為養馬軍人坐給草場地上斯則目前既可安土向後額有軍人雖變通而仍寓不變之法若七監醫獸一項役雖最微而關係牧馬最切其工食亦有限經營裁草相應酌復統祈
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十一

湖茶一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圖南謹

題為酌趙湖茶并行邊茶以裕茶法事照得茶法中馬故明舊有川茶漢茶湖茶川茶自隆慶三年題改折價臣前有蜀省文移一疏業經議行彼中撫按酌議開徵漢茶自萬曆十四年題改折價所有茶園茶課見在催徵冊報展下見行每歲招商散引前往漢南及湖蕩收茶轉運官商對分以供招中耳願漢南州縣產茶有限且層巖積嶺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漢江於襄陽接買臣衙門棟引給票照驗比以湖蕩水販店戶將茶斤貪圖價值專賣別省無引私販官商商引無從收買臣隨行文申飭據下荆南道副使

歷朝茶馬奏議

蘇宗晉且報遵依并請給冊盤驗臣查故明舊例湖

茶通行各商招畢隨將引單彙簿行湖廣總督府轉發新化縣候各商執對收買該府先具依准繳查新化縣照引註定斤數多餘書數抽稅該府仍委府佐一員監收接管嚴加盤驗如何假冒茶戶不行一體究處崇禎十五年題開長沙府安化縣茶地方有司不許擅抽私稅阻撓病商谷在案今湖南茶法未能通行陝商統聚襄陽散買在商人不無遷延短販諸弊即臣今歲躬至興安叮嚀催督幸得及時轉運然衙門相隔動越數千里湖蕩督催盤驗自不容已除漢中董昌向刑官於湖茶照常盤驗外其襄陽收茶

歷朝茶馬奏議

清二十四

湖茶二

處所應知道臣所請給官商引單號簿一冊於該府執對盤驗稽覈實有依歸此所謂湖茶宜趨也至內地茶法故明嘉靖十五年御史劉良知議酌西鳳等八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外官茶價銀呈臣衙門計美或備軍儲迄萬曆十三年計小引茶西安行六萬斤漢中鳳翔行二萬斤今西漢二府尚行小商共對分官茶各交司中馬若止寧等處道里遠茶法久已絕聖吳臣於本年嚴崇私販率獲軍夏私開茶店犯人劉成甫等一百府示招商隨據述綏鎮標道擊趙業隆具呈議行茶法臣隨批發榆林神木酌會報項

六六三

據榆林兵備道副使陳培積呈據延安府城堡同知
楊呈彩詳議行茶緣由擬照舊小引例引茶百斤量
入官茶三十斤額定每斤折價一錢三分報交進銀
官庫所過關津一體盤驗計榆延二處可行茶二十
萬斤等因臣以正在報

命督行中止然原詳具在其中斟酌損益果遂通行則由
榆延以至甌夏俱可漸舉既以便民又復裕

國此所謂邊茶宜行也蓋瀘湖茶則商運速通邊茶則
茶路廣斯實於目前茶法有裨伏乞

聖鑒勅部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歷朝茶馬奏議

卷二一五

巡視陝西茶馬監察御史臣姜國南謹

題為招中已行請酌馬數以程歲額寧臣惟慮經後世
者必精目下之政招商運茶調番中馬誠所謂運不
涸之倉以壯無形之險也顧茶商持步小輕微之本
非若巨商賈財之世其業番族本水草薦居之性非
若文罔賦稅之極其規必使商有餘財而後營存餘
騎亦必司有餘積而後番有餘慕事雖一端斯實治
平不易之規也查金牌調番酬茶納馬始於破明洪
武每三年一遣廷臣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
宣德正統間金牌制廢每年易馬不過數百匹至千
匹而止弘治中郝御史楊一清開運商茶通計三歲

中馬幾還舊額故馬政規模斷自弘治十八年為定
嗣後歲月開增至崇禎末年五司中馬計額一萬一
千八十八匹然年年拖欠如御史徐一掄十五年仲
冬之差方中十二年例馬竭澤焚林徒滋口實
本朝開創順治三年御史康攀龍有茶馬雖仍舊制一疏
奉有新增馬匹察明蠲免之

旨前後接差報中多寡不等茲茶商一百六名臣已經疏
明撫賞五司土官喇嘛番族宣布

朝廷恩威臣亦躬行脩舉計臣入境給川馬及陸續給
發過馬匹歲見已三千餘匹俱另有清冊彙報外然
於歲額不可不酌也此制立法必本於中事有盡

歷朝茶馬奏議

卷二一六

一始知遵守茶馬之役歲額無多然網維三省周連
六鎮凡河西番帳之外即為蒙古此中控制實有機
衡假使馬歲增而茶不缺臣猶謂邊防利官宜日講
求今商人僅十之一官商對分歲行銷引川湖開戒
運路倍艱秦中雖號小虞然只此殘商宜以深仁回
結若不必留餘地誰復出力輸將况番族治長亦不
等若歲添馬額勉強取盈勢必以延贏克數更或朋
比蒙古牽馬招推甚而盜竊其馬報中是以有用之
茶博無用之馬且伏開無端之隱憂也臣欲使不病
商不擾番俾司有餘茶皆有餘騎經久不易於今差
期確酌之復通計

本朝差內中馬數目折衷最顯明定每歲應中茶馬若干
令商人知所運番族知所納即上下官司亦知所守
休養漸深其於

國家猶外府也第因時制宜章程法度非
廟謨不定伏乞

聖鑒勅部議復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歷朝茶馬奏議

注用十二

歷朝茶馬奏議

巡視陝西茶馬試監察御史臣三 謹

題爲申嚴茶禁以固邊防事臣遵行臨鞏披覽地圖沿

邊一帶俱屬番右稍北則爲蒙古部落俱以得茶爲

性命貨馬爲生涯我

國家脩行舊典而遺賞員許其招中使番人知

聖天子明見萬里特賜生全所差御史一歲一更不使久

與交接沿邊文武嚴禁私通於緩邊茶壘之中寓杜

漸防微之慮爲法至深是也夫番人非茶無以爲生

非馬無以得茶非

欽差御史無以信馬雖有號禁不得不就戎索故數年

來招之使來麾之使去趨承惟謹以事權一而法令

歷朝茶馬奏議

茶禁一

行耳明李茶法大壞邊將土豪內販私茶外換私馬

防推決裂官引不行番人得茶之路既廣中國調遣

之令煩輒稍啗奸牙勾引教唆浸致多事前事之失

後事之鑒也臣自受事以來各營缺馬竭力招中分

別給發此外凡遇領持發銀市馬稱係軍需者臣查

核的確或移文該道或給回司准其購買若有載

茶易馬求粟求文一槩拒絕以

國家控馭各番止有此者儻凡人可以貨茶凡茶可以

得馬無論

朝廷之機權不尊而交通起釁結納生隙爲患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除臣鐵面冰心一切不行外伏祈

六六五

天語再加飭明使大小臣工恪為遵守但有違抗臣違奉
勢要敢犯私茶私馬禁例者輒行指實舉劾之

勅旨簡從事庶曾伍安邊兩有賴也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奉

聖旨私茶私馬禁例甚嚴着申飭行該部知道

巡視陝西茶馬試監察御史臣王 謹

題為酌定附茶仰祈

聖斷事陝西茶法商出費官給引買茶運司官商各分其
半引外許有攜帶名曰附茶酌其釐運之費率行已

久我

臣等因部引未絕開載前茶臣等

附茶一

兩請戶部具撥 據舊例近例

物臣查照舊例行茶地方道路遠近分別舉行奉有

俞旨臣查各典茶課一條每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

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錠下引附茶一百錠中引

八十錠下引六十錠計每茶一千斤准附茶一百四

十斤前茶臣所云舊例者此也又查楊一清條定大

引一道官商茶九百三十錠運使俱以十一斤為準

外帶附茶六十錠計每茶一千斤准附茶六十七斤

零前茶臣所云近例者此也舊例始自洪武時當開

創路梗商榷故多給脚價以示鼓舞近例始於弘治

時值承平商多路坦故少給脚價以示節裁我

國家締造之初殘商無幾若不寬其初力誰肯履危蹈

險捐率急公部覆令臣查照舊例早已奉旨此也但

分別遠近則有可商論買茶之地襄陽遠而西鄉紫

陽近商皆樂趨襄陽以茶多價賤且有舟楫可通漢

中也論納茶之地西寧遠而甘莊河能近商皆樂趨

西寧以地廣人稠商茶易於售賣也若以遠近定多

寡事理恐有未協合無照會典舊例每茶千斤既准

附茶一百四十斤既熙洽之後仍照近例舉行裁減

庶為裕

國運商久長之至計事關經制未敢輕疎謹酌定

臣等因部引未絕開載前茶臣等

附茶二

上請伏祈 聖斷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部

題為酌定附茶仰祈

聖斷事陝西司茶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巡視陝西茶馬
試監察御史王道新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年五月二十
日題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茶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的茶一項而茶臣姜圖爾接例
題

請定制該臣部覆令查照舊例行茶地方道里遠近分別
舉行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御史王道新疏稱以遠近定附茶多寡

恐各商趨利販賣一任所向地方難以通行議照舊例
每茶千斤崇准附茶一百四十斤俟商茶充裕再行裁
減等因復

請前來相應

狗下該管茶馬官照例舉行倘有好商借名影射夾帶等
弊仍嚴查治罪可也順治十年閏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依議行

